

· 戰攻反西滇軍征遠 ·

江怒戰

者記報蕩掃

著徵世潘



版出司公限有份股具文書圖江文

報 告 文 學

戰 怒 江

每冊實價國幣三百五十元

著 者 潘 世 徵

發 行 人 蕭 希 耕

出 版 者 文江圖書文具公司

上海福州路二九四號

製 版 者 昆明華豐印刷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雲南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上海初版

序

言

李誠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是三國時代諸葛武侯，在滇西地區，削平南蠻，七擒七縱之一段歷史奇蹟，此次我中華健兒——遠征軍——適于斯地，推毀日寇，獲得輝煌戰果，還我錦繡河山，雖今古戰役，規模大小不同，然戰爭意義重大，較之諸葛武侯之平蠻，不啻有天淵之別。

本報唯一使命，就是以筆桿配合槍桿，共負掃蕩敵寇之責，當反攻戰發動之日，本報採訪副主任潘世徵君，隨軍工作，而潘君本大無畏之精神，從槍林彈雨中，踏着鬥士血跡，描寫戰鬥經過之詳情，陣地之工事，構築之概況，戰略戰術之運用，戰鬥將士斬將奪旗之英勇，敵偽荼毒地方，麻醉民衆之罪惡，無不繪影繪聲，愈妙愈肖，稿件已陸續在本報發表，茲集而付梓，命之曰「戰怒江」，吾知此書之出世，必不蹶而走矣。雖不能說與諸葛「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名句，同垂不朽，但是役爲吾國民族戰爭，與世界正義戰爭光榮之一頁，其價值可想而知，余喜潘君之不負使命，而慶其書之有成就，特綴數語，以弁其首。

民國三十四年元月李誠毅序於昆明掃蕩報社

費孝通序

後方彌漫着黃梅時節腐爛的氣息，霧茵在空中播散，太陽被多少層雲霧隔開了地面。這時望了息的人們若聽說春天轉瞬就到，怎能相信？可是一兩聲響雷，一兩顆嫩芽，那怕接着沒有鮮紅的迎春花開遍，沒有飛鳥的頌讚。

我的確這樣相信，儘管物價在狂飛，比鬼還醜惡的東西在肆威作福。能抗戰七年的人民決不會長久容許道德無底的墮落，讓錢和勢來作生殺的標準。這是不可能的！我這樣相信，因為我每次在最消極，甚至快要失望的時候，總是見到一些事，聽到一些消息，使我又振作起來。

七年來，我靠了教書的機會，每天都不能不和青年們相接觸。我又常常聽見有人說現在的青年們已經變了質，比別人腐化得更快，一點小小的引誘就可以使他們出賣朋友，出賣人。更有不少人指責戰時在學校裏領獎金過日子的大學生，說他們沒有權利享這種超於國家利害的特殊生活。我聽了這些話，又回到教室裏，望着幾百隻張大了的眼睛，我心裏發抖。他們不是同樣的口吻在責問我們這些負着教育責任的人，試問我們曾告訴他們怎樣去為團體為人羣的幸福，貢獻他們的身心麼？若是他們中間果真有比別人腐化得更快的，豈不就是表示着他們失望後的反動麼？每天在教室裏頂着我的那幾百隻眼睛充分的告訴了我，假若我們能指出一條青年人應當走的路，能使他們相信，這條路上走去有我們民族，我們國家光明

的前途，——讓我再退一步說，我們長成了的人不去設法蒙蔽，不去阻擋，不怕青年人去選擇他們自己認為應走的路，我充分相信這時的青年一定會做出很多不能使我們那些成年人相信的事，其實，這日子已經不遠了，他們比我們對這世界興趣應當濃厚得多。你想，只講年紀，他們必然要比我們多活若干年。若是大家要做奴隸，他們的刑期也必然比我們長，我們可以容忍的，用「反正我快死了」的理由來容忍的事，在青年人是不能容忍的。在他們不能容忍時，他們的力量也就出現了。這種力量出現時，在那些還沒有準備埋到土裏去的人看來，或聽到也就會增長他們對於這世界的信心，使他們相信，現在烏烟瘴氣的局局是不會永久的，罪惡和善良會有最後的審判。

我認識世徵已經快要七年。那時他是我班上幾十個學生中的一個。他是一個很普通的學生，一樣的張大了眼睛望着我，一樣的領貸金過日子。他的卷子也並不能使教員特別挑出來做全班的榜樣。我對他也和其他學生一樣，盡我做教員的責任，給他一些例應得到的鼓勵。一兩年後，我們比較熟識之後，他常來和我談話。我想起他不過是個面孔容易紅的孩子，說起話來很長，很帶感情。時常有很多夢，有些夢在我聽來是「天方夜譚」式的。他也是時常會使我心悅的人。他可以連續不斷的提出不少做教員應當回答而我却偏偏回答不出的問題來。因之，有時他走了之後，引起我極不舒服的自疚。

有一次他特地到鄉下來找我，帶了一份已經油印好的滇西旅行計劃。他要我給他批評。

我心又慌了，我對他這片心自照是贊許，甚至有一些羨慕。可是這一個年紀輕輕，單槍匹馬想完成這個計劃，似乎是不太可能，有一點太近似於夢而不近事實的企圖。於是我自以為很委婉的說了很多話，意思是勸他不必冒這個險。

他聽了却反問我不少話：「沒有別人去做這事，自然只有讓我這種小學生出馬了！」。你說這一帶地方在軍事，在國防，在文化，在科學上，重要不重要？我們現在的知識夠不夠？」——你說我沒有準備好，不會有好收穫，可是準備好的人在那裏呢？——我怎能忘記他這些話？這些話不是十多年前我自己的口氣？我怎能在這批青年面前不低頭自慚；十多年過去了，我自己被人問着這些話時，還是一句回答都找不出來！我不願意在他面前自述一個沒有充分準備好的冒險的結果。這種故事對青年人是無聞的，我的傷心是我們國家還需要青年人去冒險，去犧牲。我勸他去，心裏不忍；勸他不去，嘴上說不出，我應當自己去！——我自己去滇緬邊境的計劃却落了空。世徵也沒有去成，我們再見面時，大家却沒有提這些事，因為他總是有些新的夢來告訴我，不怕沒有話說。

我離開昆明有一年多，中間接到過世徵附在別人給我信後的幾行字，很簡單，記得好像是他所辦的中南報已停刊的話。我心裏想這個年輕人正是我自己的印板：想這個悲那個，起勁一陣，失敗一陣。怕的是他和我一般永遠得不到失敗的教訓，落得人家說一聲「至死不諫」的定論。可是我並沒有寫回信給他，我委實不知道對這種人應該說什麼話才是。

回到昆明，我鬱積得厲害。一年不見，一切事都愈來愈使人痛心，從自己經營了多年，爲它費了多少心血的小事業，一直到國家大事，無處不令人心寒，連我的孩子也因營養不良，疾病不斷；過分疲乏的朋友們，除了相對嘆息外，似乎已沒有半點可以令人振作的好事。我就在這種失望的心境中病了一月。病後進城，一天偶而在校外短牆上看報，見到一篇滇西戰場的通信。通信下面寫我熟悉的名字。「世徵這孩子的夢做成了！」我帶着一點妒意對自己說。

我在國外聽別人的報告，在報上看見別人的文章，似乎有一個印像就是我們的軍隊已不能再有效的上戰場了。我和在國外，甚至國內的朋友一般，沒有事實可以拿出來辯駁。河南的潰敗，湘桂路的猛撤，一一的助證了這可怕的印像。最使我驚愕的就是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後方人民甚至政府當局，多多少少在表現對於原有軍隊缺乏信心，這種心理是絕不應有的。我們固然應當承認事實，討究年內軍事失敗的原因，以最誠懇，最虛心的態度接受批評，並且以最大努力來改善現有作戰的部隊，使其發揮效力。斷不可缺乏自信心，而把我們的希望放在尚未形成的新軍身上。在這時，確立我們自信心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確立我們自信心的方法也並過於盡量把我們軍隊作戰的實錄發表出來，以改變國內外的視聽。

我看了世徵的戰地報告，使我又得了振作的信念。我從他簡短的報告中，知道離開我不過一千公里的叢山峻嶺中，就有無數同胞在那裏和敵人拚命，一寸河山一滴血的在恢復我們的國土。我們的士兵是不怕死的，若是他們潰退，顯然並不是他們不能打，一定是有別的原

因。我們帶領士兵的長官們是能身先士卒，視死如歸的，若是他們棄土降敵，顯然並不是他們甘心事賊，他一定有別的原因。在滇西的戰役中至少可以使我們相信，若是我們能給我們的士兵和軍官一個死而無憾的環境，我們幾百萬軍隊都會發揮驚人的力量的。當我讀到前方將士稱滇緬公路作「南京大馬路」時，我毛髮悚然。前方將士用肉血去換來的國際路線是否又要成爲荒淫的通衢？試問，你若是個士兵對於將要把自己性命去爭取的對象沒有信念，你能否視死如歸，死了能否無憾？人是不怕死的，可是死得要有理由。別人的尊榮富貴決不是自己犧牲性命的理由。人是可以被欺騙的，可是要騙人家的性命確不容易，等人家發現了騙局之後，更不易要人的性命。軍事上的勝敗並不全是前方的事，決定的因素在後方！

生活在麻醉了的後方的人很容易失去人性。可是人性不會毀滅的，除非是鬼不是人。讀到世微描寫死馬的一段文字，我感覺到作者在這種偉大的場合下，人性自然的流露。在生活的休戚中體會到了個人以外生命的存在。他開始嘗到了愛，連馬都不復是作人工具的傢伙。這種感情繫雜着生死相共的士兵，使他們忘記一己的利益而爲伙伴爭取安全。這就是士氣。後方的人和前線這樣疏遠，他們把人當成了畜牲，怎能望他們還有人性，他們沒有死，已經快成鬼了！

我從世微的通信中，懷念着前線。光明並不太遠，只有幾百公里的阻隔。我感謝世微，他把前線光明帶到了這腐爛氣息籠罩着的後方。

前天朝上，我從雲大宿舍裏出來，迎面來了一位穿着褐黃色制服的青年。他伸出手和我拉，細看是世徵。「你——像個軍人了」。我一時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可是都說不出來。「你回來了！」立刻我還要去，等到滇西完全勝利了才回來，」

同時，他送了一份剪貼好的通信給我，說要我寫篇序。我又感覺一陣心慌。世徵是一個普通的學生，可是他離了學校，做出這樣非常的成績。我憑什麼能在他冒了槍彈穿胸的險，把前總的情緒帶回後方的這本書前寫序呢？除了慚愧外，我有什麼話？

他和我說：「我寫的時候，眼淚忍不住的流下來。」我相信這真摯的青年人。我讀的時候，心裏一陣陣的奮慨，因為我眼前，除了這些紙上的記載外，見到的全是無恥。我盼望雷響，同時我在祈禱，讓那幾顆嫩芽，保留到春天。

費孝通，十一月十四日於古城

目錄

李誠序

費孝通序

目錄

第一輯

一、滇緬公路進行曲

到西站去看看——行進途中說舊話——加寬復路搶修——沿路食宿問題——下關設市的必要

二、滇西戰場的倉庫——保山

保山城並不蕭條——田賦兵從全省第一——發動民力改善軍運——訪僑領梁金山

三、關山重重去大塘

從老營街到瓦房——出發向汶上街——猛古渡——上高黎貢山去——大松坡指揮所——到北齊公房去——冷水溝標子巡禮——回到蠻雲街——怒江西岸的瘴區——抵達大塘子

四、淪陷期間的騰衝

戰前騰衝鳥瞰——縣府四遷經過——中印公路的根基——游擊區內的縣政困難——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輯

五、隨衛長官怒江觀戰記

走盡了滇緬公路——羊角峯上觀察所——步砲聯合進攻的一幕——砲兵指揮曲——消滅敵松山砲兵——「步砲協同」的午餐——踏上歸途

六、在最前線指揮的霍將軍

最初的印象——前方指揮所中——治軍的精神——半生革命史

七、火線國中弔騰衝

向騰城進發——到圍指揮所——去考哨坡前線——坡上敵堡壘巡禮——遠眺騰衝城——抵達大盈江畔——小憩踏平天下——走上歸途

第三輯

八、一寸河山一滴血

進兵高黎貢山——強渡怒江成功——灰坡小橫溝的大戰——圍攻大塘子到克復南齊公房——北齊公房戰役經過——霍總司令攻勢新計劃

九、血戰來鳳山

國旗昇上來鳳山頂——在機槍掃射下觀戰——山頂堡壘中的戰利品——進入來鳳寺——向騰城前進

十、鐵城頑寇就戮記

發出攻城作戰令——騰衝城頭觀戰記——首次圍攻戰——斷牆下的巷戰——兩度的進攻——投降的感想——敵空軍送禮——勝利進行曲——身先士卒的將領們——光榮的未來

第四輯

十一、西線無名英雄羣像

英勇的救護兵——困苦的運輸兵和駝馬——艱苦奮鬥的二位女護士——火線上的醫生——戰地翻譯官——參謀業務人員——通訊兵伙伕及雜兵——修路的小工和民伕——公路上的司機們

十二、西線上的盟軍

哀悼一位陣亡的盟軍——盟軍工作的性質——個別訪問了幾位盟友來推測想知道的疑問——享受一頓美軍晚餐——一些觀感

十三、單子斌團長之死

十四、敵隨軍杖調查

附輯

十五、國門血戰史

追擊到碗町外圍的時候——左右兩翼的進展——拱樑樑子肉搏戰——總攻迎龍的一日——憑吊迎龍山——山頂歷險記——從大吉山到大黑山——統帥聲威下碗町——勝利的昇旗典禮——光榮的預兆

第一輯

滇緬公路進行曲

昆明大西門外的西站，這個滇緬公路的起點，記者像在昆明市區中的人們一樣，雖然近在咫尺，却是輕不易去一次。五月二十日這一整天，為了要搭車西行，一早就到站上等待，約莫在站上守候了五個鐘頭，使記者的心田裏，自然的想喚呼出這樣一句話來：

「精沉溺在紙醉金迷下的昆明人士們，到西站去看看！」

到 西 站 去 看 看

看什麼呢？

當日滇緬公路全綫通車的時候，要是一位做生意的人們，他是必定熟稔這個區域的。擁擠的行人和車輛，使這兒熱鬧得不可開交，東多的機關和繁瑣的手續，更使你頭昏眼漲，這些手續，他們足足三年不辦交待了，健忘的人們，也會漸漸的忘了。可是，現在，又可以去看一下了。滇緬公路又在開始活躍了，一切還像以往一樣嗎？

記者曾聽到許多「跑過仰光」的朋友們，爲了重跑仰光而希望早日打開滇緬路，許多苦於生活壓迫的人，爲求得路打開後，物價減低一些而希望早日重開滇緬路，——即使沒有關係的人。他曾經受到宣傳和憧憬而希望滇緬公路的重行開通，今日，在滇緬公路開通的前夕，滇緬公路起點的西站上，你不應該去看嗎？

實在到西站去看，可以看出一個特點來，許多接到出發命令的官兵們，他們急迫的交涉着車輛，希望馬上到這部隊中間去報到，趕上同時出發，以便第一次戰鬥中，立刻有他的戰績。他們參加殺敵情緒的高漲，使記者恍惚離開昆明數百里以外去了。

現在西站上每天經過的商車，已逐漸增多，來往約在二百輛左右，其中短途的比較多一些，單車的數量愈多，但是每日不同，無法統計，也不必統計，總之在這兒，可見到這一條大動脈是在逐漸活躍起來些。

行進途中說舊話

這條西南大動脈，記者在昆六年，却是第一次長途跋涉，此次得運輸局葛澧局長及王親長健存的幫助，很快的得到車輛後，一路順利前進，經過土官村征收站，才知道最近幾個月來，滇緬公路工務局，自龔繼成局長以下，全部動員趕做修路工作。

據記者所知，這條路遠在民國初年，滇省當局已有修築的計劃，只因人力財力的不足，直到民國二十四年，京滇公路完成以後，此路才開始建築，昆明至下間段，完成通車。抗戰

開始後政府鑒於滇緬交通的重要，乃決定繼續修築下關至畹町一段，並且限定三個月通車。從下關向西，要經過橫斷山脈中四個大山嶺，蒼山，大雪山，怒山，高黎貢山。要經過三條大江漾濞江瀾滄江和怒江，工程的艱鉅，國內外任何一條公路，沒法超過他的。時間又這樣迫促，正是一個大難題。但是還有比抗戰建國更難的事嗎？於是在龍主席領導之下，全綫同時動工，每天發動民工，達數萬人至數十萬人之多，日夜趕修，自民國二十六年底，到二十七年七月，即全綫完成通車，計長一千零六十餘公里。

從昆明至保山，全長六百六十八公里，這一段行程，小坡不算，大坡共有七個，第一個是級山坡，高二千一百四十公尺，第二個是天子廟坡，高二千六百一十一公尺，第三個是定西嶺，高二千三百四十公尺，第四個是楊梅嶺，是蒼山山頂，高二千四百〇一公尺。第五個是鐵絲窩，高二千五百三十五公尺，第六個是麥莊丫口，是大雪山的山頂，高二千四百八十五公尺，由此下一個一千公尺的大坡到功果橋上瀾滄江，爬上第七個怒江的山頂舊寨，不久就到了保山，在這一個曲綫行程中間，記者沿路頗注意覆車的問題，因為這種駭人聽聞的故事，以儘是時常傳入耳中，可是走完了全路，沒有見到一輛新翻的車。直到下鐵絲窩山頂，在一個小站上休息時，才聽到後面到的車輛報告，有一輛運豆的車，翻到山下去。二十日晚以來，沿路連日有雨，二十八日始止，路滑難行，記者在保山聽說有數車傾覆，但為數不多，大多是司機不留心。

加寬、復路、搶修

翻車較少的原因，是滇緬公路在最近一年之內，已實行加寬的工作，這是工務局方面的第一件工作。去年下半年開始，公路就開始加寬，這路自下關以西，簡直全部建築在峭壁上，所以這次工務局積極加寬路面，許多陡坡和彎角，有的已加寬到十公尺左右，大部份全在七公尺左右，行車的安全，自可增加保障，關於這部份工程，除工務局在努力之外，也有美國工程隊在協助，他們把開山機來開鑿石頭，開寬路面，最近繼續在漾濞一帶工作。

第二步工作是復路工作，自從民國卅一年五月初，敵人佔領騰龍以來，六百九十八公里以西到怒江邊的路面。已澈底破壞，現在為了配合軍事的進展，已動員工程人員百餘人，連班工人數百人，實行復路的工作。自四月二十六日起，開始修理，一個月之間，已修理到了×百×十多公里。離開惠通橋，只剩下四公里。

修造的工作，也是同樣的開展，在怒江沿岸有兩座有名的大橋，惠通橋在敵人炮火監視之下，我們是在積極的充實材料，着手修復僅是時間問題。從保山通到騰衝的惠仁橋，則已在橋渡工程處主持之下，大事動工修理，記者發出這信的時候，是已可能通行無阻了。

第三步工作是搶修工作，工務局方面對這件事，已組織了搶修隊二大隊，另二隊也正在組織中，他們已經有了一切準備，只待軍隊推進，立刻隨軍修理，軍隊進到那裏，公路修到那裏，以便向深山推進的軍隊，補給糧彈。

沿路的食宿問題

公路行進，食宿問題極重要，據說從前沿路的旅店很多，但這些旅店已隨滇緬公路黃金時代的過去而闔門大吉，從昆明西站起到保山城為止，食的地方，尚有少數餐室可以應付，但是住的問題，實在嚴重。沿路上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第一服務區在祿豐，楚雄，下莊，（將遷雲南驛），下關及永平有幾個服務所，可以招待一部分有關人士而外，要想得一個可以住的旅舍，愈往西走愈成問題，各服務所，因為經費不足，在現在軍運緊急，商運未通的時候，要求自給自足，以至於發展新運業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新運服務所初辦的時候，目的是為「交通員工服務」，使滇緬公路運輸局的工人們，在一天長途駕駛之後，晚上可以得一頓飽餐，一夜安睡，現在，住的問題，因為設備未全，已不再供給，每天每司機供給食物二餐，其他如理髮，沐浴，娛樂等問題，如少數地方有中山室供應以外，也在無形停頓中。

記者在路上，知道第一服務區主任張曾蔭兄，為了擴展沿路服務工作，最近正在與遠征軍有關當局商洽中，準備大站設所，小站設服務站，各所站有的地點很大。如下關等，大有發展可能，希望早日實現，積極充實，否則一旦滇緬公路打開，大量人員經過，以往的雜亂現象，又將重現的。

下關設市的必要

滇緬公路上經過的市鎮縣城很多，要算保山和下關兩地最熱鬧，關於保山的情形，記者將以專文記載，關於下關，記者願在這兒把舊事重提一下。

記得以往下關設市的呼聲很高，到滇西淪陷後就不提了，這兒是一個滇西著名的地域，尤其以風著名，蒼山啞口和洱海凹地的大風對流，把下關吹成了一個聞名的風區，一年四季的呼嘯（除非下雨時才停止），頗使人有飄然之感。

在大風下面的下關，因為是滇西交通中心，數百年來就成為滇西的一個經濟重心，自從滇緬公路修成以後，有十三個銀行設分行支行和辦事處，在雲南全省，除了昆明市而外，記者不曾聽到有另外一個縣份的銀行數量，能及得上下關的。

再從社會一般方面來說，現今人口的總數，尚有十萬人左右，有一條四五里長的市街，有五百戶以上的商店，每天能夠銷售三百份以上的日報，至今還有一家戲院子，場場客滿，汽車在這兒經過及宿夜的，不下百輛，這一切的情形都比一個小縣份要強得多。

見到這些，記者第一句就向一個朋友詢問：「這兒的最高行政機關是什麼？」朋友的回答，「是二個鎮公所，分別屬於大理鳳儀兩縣。」記者以為在滇緬公路未打通以前，應該迅速着手下關設市的工作，俾成為現代的市區，將來可以配合上作為交通中心，並求得更大的發展。

（五月二十六日）

西綫的大倉庫——保山

保山城並不蕭條

記者在遠征軍長官部停留了一整天後，繼續向西前進，因為沒有便車，化一小時以上的光景，換乘了四次汽車，才到達僅相距十一公里的保山城，記者這兒特別提出『換四次汽車』的原因，可以見到的前綫車輛的多，也可以見到運輸的忙。

保山自從三十一年五月四日及五日兩天被敵機大轟炸及大火以來，已足足二年，這二年之內，從東門到西門這一條熱鬧的市街上，大部份房屋皆已修復，此外，只要穿入任何一條小街道，立刻使你發生觸目傷心之感，因為滿街的斷垣殘壁，在在皆是，保山全城的精華，已在敵軍匪盜行為之下，被毀一空了。這二年來，又在最前綫，所以城內老百姓，十分之八九搬下鄉去。

但是，現在的保山城，並不蕭條，這是可以向後方民衆告慰的，保山城在雲南第六行政專員李國清及保山縣長孟立人氏主持之下，在被炸的一方焦土上面，正在建設着一個復興的城市，雖然敵機隨時有光臨的可能性，但領空主權還在我國空軍的手中，保山白天和晚上，一樣熱鬧。記者到臨的這幾天，剛好×軍特黨部在為前方將士及常德難胞公演募捐，晚市

一直要到一、二點鐘才完畢。

田賦兵役全省第一

李專員向記者稱：「保山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氣候溫和，文化最古，人民儉樸敦厚。這幾句話沒有宣傳的成份在內，因為記者在進入保山縣城之前曾先後偶然到達過保山縣的二個區域，一個是有二保的小村，一個是鎮，在這兩個地方，已見到悠長的街道，櫛比的房屋，這二點，看得出這兒每個小區域內人口衆密的現象，同時也就是物產富庶的表現。」

去年全省普遍歉收，保山也不能例外，可是保山縣征實征購的情形，却極良好。征實數字，到本年三月底為止，已征收到穀三萬五千七百〇五、九一公石，佔全數百分之八十，征購規定四萬五千擔，現在已征購到了五萬零四百九十三、一六六公擔的米，超過了五千四百擔以上，從這個數字上，保山物產的豐富更可證實。

『田賦佔全省第一』而外，『兵役亦佔全省第一』。自抗戰以來，已出兵九千八百人。至於人口數字，最近調查爲男十三萬二千六百十六人，女十三萬四千二百九十二人，共有四萬六千四百二十五戶，全縣分爲十九鎮，十六鄉，三百二十保，三千五百五十一甲，其中有二個鄉鎮在怒江的西岸，前年發生大瘟疫的時候，保山一縣，死亡五萬人以上。

保山的面積，佔全省第八位，爲五萬平方華里，其中山地佔百分之九十四，水田佔百分之六，除了城區壩（即永昌壩）爲南北長二十公里，東西廣約十公里的大平壩而外，其他施

甸壩，蒲縹壩等均極大，施甸南北約十公里，東西三、四公里，亦為一山園中的大壩。在這些壩子中間，今年小春又逢豐收，最近又逢適時雨量，稻秧開始分插，秋收可期，正是天助，我反攻的大好時日。

發動民力改善軍運

除了大量出產米谷而外，保山縣境內，有若干山谷之中，因氣候炎熱，可以出產甘蔗，也能生長木棉，李專員最近幾年已實行試種木棉，使這種雲南省的特產，在滇南試種已成功的時日，在滇西也開花結果，共同來解決滇產棉花不足的恐慌，保山草棉也略有出產，但數量不多。

學校教育在保山，現在有省立中學一所，縣中二所，及中正中學一所，三十六所中心小學，二百五十餘所國民學校。土著民族，在縣境內約佔十分之一，現在積極使他們受教育，改善他們的生活，提高他們的水準，俾能使他們成為良好的國民。

關於禁烟的問題，李專員說：『在保山境內』烟毒已經絕跡。但是，對他第六區轄區以內，他說：『怒江西岸，那廣大的騰龍區域，受敵人佔領已二年，等待他日攻克以後，將來何禁絕，這個問題是頗值得注意的。』

最近保山的中心工作，是在發動民力，協助軍隊運輸，這一個月之內，總數已發動了三萬餘人，李專員對記者說：『在國防最前線的保山縣，這次戰時經驗，告訴我國防公路及

無道太重要了。』所以李專員對開發公路一件事，將作為他今後行政上的中心之一。

訪僑領梁金山

他說：『國家養我，兒子是國家的！』

記者在保山，曾去訪僑領梁金山，梁先生在昆時，已和記者數度會面，這次造府拜訪，却見獨資捐造惠通橋的梁先生，家庭中間是那樣簡單樸素，記者問他有幾位公子，他說：『男女共有九個，但是，生了兒子是國家的，我只有一个女兒在身畔。』他指着記者和同去的姚梓繁秘書時開玩笑說：『你們兩位的老人家，誰能靠着你們呢？』記者反問他一句說：『那末將來誰養梁先生呢？』梁先生答說：『國家養我』。『國家用了你的兒子，也就是你的兒子來養你。』大家在笑聲中結束了這場笑話。最近梁先生已上呈文給衛長官，希望能在政克緬甸時，盡一些力量，衛長官已表示萬分歡迎。

（五月廿九日）

關山重重去大塘

從怒山到高黎貢山紀行

五月十一日的晚上，記者和××集團軍總司令霍嵩山將軍通電話，霍將軍告訴記者，連天已攻克南齋公房，他立刻要從怒山中間的一個小村莊，出發向高黎貢山前線去指揮，記者欣聞這個消息，決定隨同霍總司令出發，當晚就整理了行裝，次日一早即備乘長官部的小指揮車，自馬王屯向北駛，僅只一個鐘頭的時候，到達老營街留守處。

從老營街到瓦房

留守處呂處長留記者吃了一頓早餐，他敘述着今天離開滇緬公路，向西北大山中前進之後，一切食物全成了問題，總部的副食品，完全要依靠留守處到保山或板橋鎮購買了送上去的，從老營街到板橋鎮約有十五公里，到保山就得近三十公里，再送上瓦房，又是一個三十公里左右的行程，這六十里的運輸線，真覺不易。

但是，老百姓們對於幫助運輸一事，在留守處善意優待之下，却得盡到了最大努力的，審一次有××××包米，要運上山去。老營街鄉的民衆，動員了數千人，男女老小，幾天之

內，已把糧食全部運上去了。

飯後，爲了趕這三十公里的山道，記者不敢多事停留，九點鐘就騎上了一匹村民的小馬，由五個衛士護送，爬上了怒山的征途。

起初的五六里，翻過了幾重小山，三四個上下之後，就一直向一個大山上爬，動身時下面尚還有些陽光，這時向上，就走入了雲霧之中，不久下起雨來，愈下愈大，我們的路，起初還像一條大路，可是一下雨，成了一條流水的大溝。這時，逐漸的走入了叢林地帶，兩旁遮着不見天日的樹木，泥路盡了，走在樹木之間的一道山溝中間，山洪直向下流，馬蹄走在中間，彎曲上進，有如西南公路上的二十四彎縮形，幸而下面有些石子，不至於太滑，否則真可以一失足成千古恨，轉了約莫八九十個小灣，到了山頂之上，共約走了十五公里。

這條路上，起初五公里路沒有什麼樹木，後來就似走入了大森林中，滿地長滿了羊齒類植物，樹上長着數寸長的青苔，有許多異花野草，美麗可愛，再往上走，到得頂上，樹木又漸疏稀，最高頂上就沒有樹木。

走在頂上的時候，雨漸漸的小了，繼續前進，到將要下山的地方，兩面各有白雲從山口飛過來，到山丫口相接觸，似乎是二條水流相碰頭，白花一直向上衝，正是一種奇觀。記者正待稱賞，大雨却又繼之而來了。

雨中行進，下山約數里，又是叢林，總部派人馬來迎接，就放回了老營街村民的馬匹，換上了軍馬，向瓦房去。這時天又漸晴，最後十餘里間，下雨時候少，陰晴時間多，在雨中

騎馬，上有雨衣，袴子却已溼透，就在陰晴之中，穿在身上露乾。

約五時，到達總部，當晚拜會了霍總司令和劉周兩位參謀長，知道霍總司令明日動身渡河去，今晚仍作行軍準備。

出發向汶上街

這次的目的地是西南方面的大塘子，在去大塘子以前，總司令準備先到北齋公房一帶去指揮，所以繞道往西北走。

霍總司令的血壓高，不適於騎馬，乘坐以藤椅改作造坐轎行進，周副參謀長及記者等騎馬同行，昨天經過的路，是超越怒山的主峯，高約四千餘公尺，今天走的路，是在山頂中間，本地人都說是「走平地」，實在上坡下坡也已經足夠乏人，但和昨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別，無怪鄉人要說走平地了。

這一段路，因為連日大雨，起初有深數尺的水溝，一直上了山坡，才走在所謂平地之上，翻過一個大山丫口，就見到了對面的高黎貢山，黑坳坳的一片山頭，白雲在山腰以上飛飄，時而下雨，時而天晴，我們這兒，今天却一些也沒有下過雨。

僅下午三時許，已經到了汶上街。今天適逢街期，所以略再休息之後，就開始遊街子，這個街是有二百多戶的一個山間大街，是一個漢人，夷人和苗人三種同胞雜處的地方，街子是在村子以外，在街上，除了有些豬肉和羊肉以外，沒有別的蔬菜，山民們都吃一種野菜。

汶上街上有一所中心學校，起初我們見到一方黑板上的教務處佈告，指示學生要去買書，不可以缺課，並找到一位老師，所以將要加緊教學了，佈告中有幾個白字。在傍晚的時候，見到了那位請來的教員，每月薪給米四十磅，約合國幣五千元左右。教員共二人，教學生六十多個人，他在昆明教過學，所以自負很高，談着許多他的高論，不論他的見解如何，記者對他的一片熱心到這叢山之間來做教育工作，無任欽佩，在我們祖國的國防邊疆上，真需要大量的智識份子去服務，但是前來服務的人，實在太少了。

汶上街是兩山之間的一個斜坡，中間有幾條山溪流過，造成了一個複雜的地形，我們住在鎮公所裏面，傍山依水，入晚人靜後，山洪聲「花花」，夏虫聲「節節」。天未下雨，略有星星，倘若交通方便了，這真是一個好地方。

猛古渡

次早在汶上街出發。走下坡路，這個坡真夠人走的，一直下了半天坡，還是在下坡，下了一個平坡，又達到一個陡坡，但還是下坡，直到見到了怒江，達到怒江的旁邊為止。及至見到怒江了，却又上一個山，繞過了三里長的一個峭壁抵達到猛古渡。

二年前，記者旅行滇南竹園壩息宰村的時候，曾會見過的×××軍工兵營湯營長子純，一別數年，想不到會到怒江邊來又見會了，他這次在國軍渡怒江的時候，曾任此段的渡江指揮官，在栗柴壩渡猛古渡和水井渡等三個渡口，把×××師全部的人馬渡到了對江，在這幾

個渡口，民船和橡皮艇的渡河，一個也沒有損傷過。

猛古渡附近的怒江有一百六十公尺寬，水流為每秒鐘四公尺，渡河的辦法，是利用怒江的一個「之」字形的急彎處，船在渡口載上了人，就向上流拉，拉到一百多公尺怒江一個轉彎處，水流太急了，就被衝到了中流，這時，全靠精明的舵手把握着舵，就把船渡到對岸，這樣一條路約在五百公尺以上了。

一個姓陸的老舵手，他已教了許多的徒弟，在舵船上服務，他告訴記者，在這個渡口上，已過了幾代，他的家人，先後死亡，前年老妻死亡，只留下一個小女兒，現在他有病，小女兒也有病。渡船就是他的家，在晚上，縮在露天的船艙中就睡覺了，現在怒江又到水漲的時候，將來有一天，水太大了，這時期的渡口也就休息了。

記者望着他們一老一小，紅了的眼，瘦黃的臉，細瘦的身體，發生無限的難受，他們爲了求生，在這種人跡稀少的煙瘴之區內服務人羣，要使沒有了他們，江裏江外的人就不能夠交通，江外是高黎貢山一帶，那兒有不少的米和糖出產，江內接保山及雲龍兩縣，以食鹽運出爲大宗。近二年來，商運已完全斷絕了。

老舵手知道總司令經過，親自扶病把舵，很安全的渡過了江，上岸的時候，總部駐在蠻雲街的向參謀，前來迎接總司令，他開口第一個報告，是今天早上九點鐘的時候，我軍已把北齋公房克復，獲得步槍十七枝，輕機關槍二枝。

這時，天氣極爲悶熱，與山上的情形完全不啻。幸這兒一夢，敵人在我炮火控制下，不

敢下來佔領，否則久戰於此，酷暑天氣，一定會發生時疫的。

過渡口後即上山去蠻雲街，約五公里即抵達，晚上即在此住宿，全街的房屋，已全部被敵人焚毀，我們居住的是一個大院子，只有斷牆危頂的破屋二三間，此屋為楊土司所有，一個很大的後院之中，有石榴，芒果，橙子，香蕉等樹，現在都已經開花結果，滿樹輪水菓，可惜都尚未成熟，無法享受一頓。

敵人在這兒來曾和我軍發生過遭遇戰，當二年前，初到的時候，殺死了許多擺夷人，從此再也得不到我國夷人的合作，他們都遷屋到了怒江旁邊的草蓬中間去，自從上月敵人驅上山之後，他們已經開始來種水田。

上高黎貢山去

到達蠻雲街的晚上，記者即決定了明天早上到高黎貢山去。參觀剛才克復的北齋公房，這是一條橫貫高黎貢山，由保山北部到騰衝北部的一條大路，只要一直向上，大半天的路程，可以到北齋公房。

當天記者的計劃，若時間上許可的話，第一天上山，住×××師師部，第二天上北齋公房後，即晚趕回到蠻雲，若趕不及第三天仍住師部，次日下山。十五日的早上，依照計劃實行。霍總司令派了魏庚金黃啟洪二位秘書和鄭參謀等伴同記者上山去，一行五人，由馬夫數人，乘馬駝馬各數匹，騎駝着人和行李前進，這時飄着毛毛細雨。

離開居住的地方，向山上前進數里後，原來有一條大路上灰坡，自從最近山洪暴發以來

，這兒成了一個巨大的山洪所經的大流，馬不能經過，我們不得不繞道而行，由馬夫老馬去探路，發見了一個土人，他把我們帶上了一條上山的陡直小路。

幾天來的大雨，已使這條小路成了一條泥濘的道路，花了極大的氣力才走上去，起初遇到如此難行的路，心上覺到很怕，可是誰能料到，這才是開了一個頭呢？一路上走過了許多小叢林，小竹林的區域，見到了我軍最初攻擊時的砲兵陣地。

約莫走了四小時，走了三十里路，全是上坡，遇到了×師的搜索連駐在地，他們有搜兵在一棵大樹上守望，雄糾糾氣昂昂的。一個駐守的排長告訴記者，這裏就是小橫溝所在的前哨。他一面說着，一面帶我們去參觀敵人的防守工事。敵人守在這些憑山崖而築的戰壕之內，可以把山下數十里之間的我軍行動，一目瞭然，我軍向上進，真像方才我們上來時一樣，一些也見不到上面的情況。要在這種情況之下攻擊，是永遠沒有辦法的，所以我軍幾次衝鋒肉搏，吃了一些虧之後，後來先於無路的森林間，開出山道，先攻五十里以上更高的灰城據點，自上而下，才攻克了小橫溝。

小橫溝是這次戰爭中，敵人一個外圍的重要據點，現在那兒只有二幢無頂的泥牆而外，只是荒蕪一片，當日敵人在此，有一大隊以上的人固守，他們都用樹枝架成三角形的柵子，以樹葉為屋頂，沿路遺跡極多。後來我軍把他們一一肅清，剩下最少數的敵人，由叢草的小徑中竄逃到山頂上去，那條路我軍事先不知道，否則繞道切斷他們後路，全部殲滅，不其難事。

小橫溝前面有方平地，是敵人壓平後，作可建立大隊指揮所營連之用，現在却給我改築成爲一方飛機彈藥糧秣投擲場，盟機在此先後投下來的糧彈無數，在此高山深水，怒江水漲兵站補給不易的時候，這個重要的投擲場所，他是助成了我軍攻擊北齋公房一帶敵陣的加速勝利。

就在投擲場的四面，是五月二十一日前後的空前大戰場所在，山上約二百公尺是敵人大砲所在，經我軍轟炸，死亡敵數百人，馬二百餘匹，其他砲打死，肉搏擊死的敵人也有數百人，現在馬都葬在山上，敵屍都葬在山溝裏，一位班長在細雨朦朧之中，把我們帶到埋屍的附近去參觀敵工事，許多埋在工事裏面的敵屍，因泥屑太薄，白骨已經露到了地面上，這些受軍閥利用，遠涉重洋，送到荒蕪人跡的高黎貢山上來送死的孤魂，倘若他靈性未滅，一定會飛回到三島去，向「神明天皇」算賬吧！

大松坡師部指揮所

離開小橫溝山上，約十里到灰坡，這兒也是一個大戰場，經過我軍數路的圍攻，敵人不守，退到小橫溝去，渡河剛一星期的時候，我軍已全部佔領此地，灰坡的攻克，奠定了向下攻克小橫溝，上攻佔北齋公房的基礎，現在灰坡有野戰醫院在此，因爲要趕到師部去，就未曾停留，在此無屋無棚，又下大雨，擔心着天色黑下來，實在也無心在此多事停留哩！

又上了幾個山坡，下一個小丘，迎面樹林中幾十所小竹蓬分立着，這是師部所在地，記者在一所山下的竹蓬中略整行裝之後，即至一所山頂的竹蓬中拜會師長葉將軍，葉師長正在打電話，與副師長劉金奎，楊培生，參謀長楊麗岩幾位指揮前線作戰。

記者等在行程之中的疲勞，由於葉師長們敘述本日早上七八點鐘時，攻克朝陽地東北高地，繼即全部佔領朝陽地的消息時，立刻恢復了過來，參謀長繼即將十一日渡江以來的戰況，對記者略加敘述，×××師軍紀嚴明，作戰英勇，對民衆合作的情況，入滇數年來，記者早已聞名，這次得與全師首長會晤，倍覺高興，記者等今日所經的路，僅只全程四分之一路強，已筋疲力倦，而全師官兵，上山之後即開始反攻，捷音頻傳，真值得在我國於戰史上大書特書的。

師長特為記者等設席歡迎，飯廳是在全山正面最高的一所竹蓬，桌子以竹子編成，不能移動，相當平正美觀，長凳以兩根木叉上架半根木條架成，亦不能移動，因在山頂，高爽清潔，此時雨已息，忽然顯出一角斜陽，遠望可見怒江，記者爬行大半日，遠瞻怒江，却仍在眼底。席上有野菲菜，野行筍，此為山間特產。高黎貢山之頂上，所出產之物，除泥土樹木而外，僅此兩種產品，士兵賴此為菜蔬。在這裏，吃了一頓富有詩意的晚餐。

我們住的地方，就在師長住的附近一所竹蓬裏面，五個人睡那樣大的一個蓬子，是非常舒適安靜，入晚之後，北風怒吼，微雨忽又絲絲下降，蓬之中，燒柴取暖，次晨馬夫來謂，昨晚起初下雨，半夜忽然下起雷來，此地天氣嚴寒，和悶熱的蠻實街相比較，簡直是隔了兩

個季節。

葉師長是雲南講武堂時代的老軍人，後來在軍校高級班第七期，陸大第九期畢業，他是廣東海南島人，今年已經四十二歲，但從面貌上看，是看不出他的年齡是超出四十的，數年以來，葉師長先後在江西剿匪，京滬作戰，保衛武漢外圍，堅守岳麓山砲兵陣地，平時寡語言，但是發出命令來，就是只進不退，這次在高黎貢山上，遇到敵人堅強的木更津部隊，他親自在短距離砲的射程之內，指揮進攻。

劉楊兩位副師長，是他的左右手，劉副師長湖北荊門人，楊副師長湖南常德人。楊參謀長是他的智囊。白天在一起工作，晚上就睡在一個竹蓬中，中間隔着一隻電話機。這隻電話機是最忙的工具有了，簡直從早到晚，從黑夜到黎明，沒有一個休息的機會。當二日前攻打冷水溝丫口，敵人最堅強的工事時候，師部四位最高官長，都在對面數百公尺的山上指揮，那時師部在大松坡，與最前線僅隔十公里不到，當記者十七日下山的時候，橋頭已克復，師長已準備率全師部人馬，翻過高黎貢山，到朝陽地，馬面關去另行建立竹蓬，指揮作戰了。

到北齋公房去

十六日早上，葉師長劉副師長，親自陪同記者等，前往北齋公房一帶去視察，他們在十四號克復北齋公房的當日上午，立刻前往視察過一次了。這天早上，離開師部的時候，天上忽然出過幾分鐘太陽，一會兒又陰蔽不見，向上去，路比昨日格外難走，不久下起雨來，愈

下愈多，真是傾盆大雨，地下的泥濘，已把鞋子糊得像一個泥團。

從大松坡下坡，到茶坡約三公里，這兒有一處供給大松坡等地的食水，也許就因為當日此地有水，是過路旅客的吃茶休息處，因此得名，現在只有許多伙夫，在此挑水到山上去，過了此地，就一直向山上爬行。

劉副師長一面踏在泥濘中前進，一面不斷幽默的說：「南京大馬路」。大家的意見，我們的抗日將士們把血肉去交換勝利，把生命來重開滇緬路，在後方的商民們，又已準備發財肥私，這種人，在現在不想對於戰士們多多出一些力，將來戰爭勝利之後，政府對商貨應嚴格加以統制，這才對得起在荒山上的烈士們。

記者却認為這是一條「西天大馬路」，我們的行進，已在六千餘尺左右雪線以上的高山頂上，走在北風坡上面的時候，寒風像刺刀一樣的來割着面部，自從離開江南，來到內地，六年以來，記者沒有遇到這樣冷的天氣，今天身上穿着絨線背心，皮外套，又套上一件棉軍衣，外面還有一件雨衣，一些不覺到熱氣，愈向西去，天氣愈冷，這是上西天極樂世界的人們的劫數，經過了這個劫數，走出了冷水溝丫口，這一個最高峯之後，才上了西天，從此而下，較平，山坡較低，平壩較大，出產較多，現在我們的將士們，急急乎向西進攻，俾得一個比較安適的區域作戰，誰說，這不是「西天大馬路」？

在北風坡附近，由劉師長的指示，遇到了一位×××團迫擊砲連的班長馬振國君，他在韭菜地曾立了奇功，記者問他如何打的勝仗，他說：「那天吃了飯，我沒有事，就開砲向敵

人射擊，想不到，就把敵人的幾架機關槍和許多鬼子打死了，我沒有立什麼功。」馬班長是河北人，胸軀高大，身體強健，那時，正穿着單薄的衣服，率領着幾個兄弟，在向東去換防

不久的冷水丫口在望了，這是兩個小山頭中的一條必經之路，除此路而外，其他都是高嶺陡峯，沒法過去。這兒，兩邊的山頭，也是很髙，左邊的比右邊的更高，我們向這個髙四五十公尺丫口爬行的時候，兩足都是插在深半尺許的污泥之中，因為這兒完全是一個泥土頂的山，沒有一些石頭。

爬到了口上面，某某某團團長董鐸，第一營營長郭安民兩位，都在等待，此時每一個人都成了一個滿身浸透的人了，全山沒有一個乾人，風從兩邊向丫口吹，「呼呼」的撼人欲倒。營長請記者們入一個丫口的山洞去休息，洞的中間正在燒着柴火取暖，魚烟味使人不能張開眼睛。

營長向師長報告，這個山洞之中，似乎有敵人封閉了東西在裏面，特派人去發掘，這才使記者知道，這個就是敵人所建築的堡壘，這極堅固的工事，槍打不到，砲轟不怕，四面有了敵人，還可以在中間堅守，像這種工事要去攻克他，真是難乎其難的事。

及至冷水溝丫口被我軍以無畏精神，攻克之後，從此這一線上的戰事，一日千里，即日收復北齊公房，次日佔朝陽地，又即晚佔馬面關，復一日又攻克樞頭，完成了全綫約大勝利，冷水溝丫口從此成爲高黎貢山上永垂不虛的聖地，……在這兒，天天有我軍士兵及馬匹經

過時，因體力不支而凍死的，記者親眼看見，一個身體強健的弟兄，因失足落在泥地中，立刻凍得爬不起來，戰死凍死，皆為國而死，我們在此次戰事勝利之後，應該在此造一個紀功碑，來紀念為國犧牲的將士們。

冷水溝標子巡禮

北風在怒嘯，大雨在傾盆而下，滿天是低壓着的雲霧，白茫茫的一片，這個山頭望不見對面附近的山頭。幾十公尺以外的人影，只是一個微淡的影子，寒氣直刺入骨髓之內，使人戰慄寒慄，在大松坡林內，尚還有幾聲耐寒的鳥虫叫聲可聞，此地一切鳥獸皆已絕跡。

郭營長把記者們先帶上一個靠北面的山頭上去，約爬上二十餘公尺，到了山頂，這八有敵人五條平行的戰壕，一條比一條高，最後面的一條，就在最高峯，每一條也有交通壕相連接，這幾道都是護衛堡壘的工事，五道戰壕的前面，還有一個小高地，也是敵人的一個大工事，營長指揮着這個工事的前面說，前面約二三里的地方，就是韭菜地，我軍攻克那兒後，對這個工事圍攻了許多日子，大砲和手榴彈炸平了此地，才把此工事佔領，立刻改築成爲我軍的攻擊工事，與堡壘前敵工事抗拒，約半個月的時候，才一道道地佔領了敵人戰壕，攻入敵堡壘之內。

因爲韭菜地太遠了，沒有去參觀，回到南部去參觀一個六千五百多尺的敵工事。這時，一帶路上，已見倒了許多的敵屍，有的被投擲在竹林中，有的已在腐爛，泥肉血液，混成一

團，在散兵壕的積水中間零碎的浮着一塊塊的頭皮和肉。

我們在這樣一個戰場前進，脚下不分是污泥和腐肉，一脚硬，一脚軟，一步高，一步低，涉過一個水潭，踏過一道戰壕，又上一個小丘，踏進一個凹地，在密密的竹林中前進，不久，走到了一條山脊的上面，兩面是都陡直千丈的峭壁，上面還是長滿着竹子，敵人爲了要從堡壘通到南部高地去，就在竹子中間開了一條半尺闊的路，我們順路前進，由一位連長領路，約走了三里許，都是在竹林和污泥中，拉一把竹根，跨上一步，一跌一滑走入了高地工事上去。

工事的所在地，是一個獨立的山頭，我軍當從無路可通的竹子中間，開闢出幾條小路來，向上進攻，敵人爲了防禦我們的進襲，把竹子刮去上段，只留半尺多長的竹根，上面刮成刀尖形，使我軍穿草鞋的肉足沒法踏上去，這真是「尖刀山」的重演，但敵人不論以何種方式阻止我軍前進，却永遠阻不了我們攻擊的精神，最後終於全部失敗，潰敗下去。

當時，我軍整路圍攻冷口丫口堡壘工事的時候，已攻到了堡壘的上面，敵人還是憑險固守，不肯投降，我某某某團之營長張程甫，身先士卒，躍下堡壘之內，大聲說：「本營長來此，狗敵還不投降，」同時以手榴彈擲入堡壘之內，敵人卒不及防，死亡極衆，但營長亦不幸死於敵機槍彈之下，此頁英勇故事，亦將與冷水溝丫口之名，與世共存。

雨仍在落，風仍在吹，記者的棉衣已全部浸透，那代營長把記者帶到另一個山崗的上面，指着敵人一隻已刮去了肉的手臂說，這是敵人在我們包圍之中，食糧已吃完，即吃敵屍肉

，所剩留下來的。劉副師長告訴記者，他們前日來視察的時候，見到一個敵尸，身上的皮已被剝光，有幾次刀痕傷及骨頭，顯然是敵人剝皮後在吃人肉，因我軍衝到，棄尸而去，敵人之殘忍兇暴，在此更充分的表現出來。

整日參觀堡壘，不覺已是天色將垂暮之時，我們從山頂上回大松坡，路上經過一條大溝，山洪自上流下，相當清潔，我們都顧不了寒冷，把褲子，鞋子，雨衣等，一一洗滌清楚，把血肉污泥的混合物，沖向洪流中間去。

回到變雲街

經過了昨日艱辛的路程，十七日下山到變雲街去的路，已覺到非常的輕鬆，早上，葉師長把一面從日寇陣地中獲得的太陽旗，送給記者作為此行的紀念品。

這次的戰利品極多，機關槍，步槍，子彈，手榴彈，在師部附近堆了一大堆，昨天在山路上，還見到沿路皆有敵人遺棄下來的子彈，在敵屍身上，更搜出了許多文件，有一本是皮面鉛印的「皇軍戰績日記」，上面寫着他是高橋部隊廣瀨部隊的西村隊，佐賀縣佐賀孝久深恩村人，主人叫中尾儀一，另一本是名「岳直一」記的是昭和十七年六月以來的日記賬。聞頭說他離開日本海之日起，準備去登輝大和魂，但是上了海船，就寫上了「滿目荒蕪」等失望的話，日記一直記到六月十三日，我軍攻擊的英勇，是他從沒有見到過的感想。一個高警備隊長松熊死口之後，在身上也搜出了許多的信件來。其他「我軍訓」，「心之糧，感謝便箋」

等信件很多。

不論在每一張敵人的信件上面，不論敲開印上多少鼓勵日寇的話，但用鉛筆或鋼筆書寫的字裏行間，都顯出敵人失望，渺茫的語氣來。

記者在臨行的時候，知道北齋公房西綫的橋頭敵人已被消滅，很想就從此路翻過高黎貢向西下山，但因為要趕上霍總司令，到南齋公房去參觀，只得與葉師長等告別，循來路下山在微雨中下坡，不久雨便停止，經過灰坡，想訪野戰醫院，那知早已向前推進，只剩下二營七連的弟兄，該連自從十三日以來輾轉攻擊敵人，克復冷水溝丫口之後，到此地來防守，全排人馬未曾傷亡的，只有排長以下，班長，副班長，各一人，上等兵四人，記者和排長丁恆先君談話，知道了他們英勇作戰的事蹟，他們眼見弟兄們一個個負傷退下，但是精神旺盛。班長鍾計春是一個獨子，他自動要求加入行伍已多年，他興奮的說，在他手榴彈下，死了許多敵人，一個名陳子友的上等兵，他說：「我打死了好幾個敵人，真高興。」

從小橫溝下山，我們走的是大路，上次上去是小路，下山比較迅速，於是我們一行多人，緩緩而行，經過一個大洪流的時候，在石子上坐着洗身洗腳，整理了一番，這時雖沒有陽光，山下的氣候卻已很熱。

洗畢繼續下山回到蠻雲街，霍總司令已先去大塘子，記者和兵站第一支部交涉，在上次住處，得了一席之地，休息一宵，這天晚上，又過了一個初夏的生活，蚊蟲聲嗡嗡，螢火虫

飛滿了半天，蟬聲雀聲四面傳來，有如江南之夜，當年記者最愛捉螢火虫，放小瓶中，看他閃閃發亮，可是今晚螢火虫飛入無門無窗的屋內，飛到記者的帳子賸糧，記者欣賞了一番，實在沒有力量去捕捉他，也就安然入夢。

怒江西岸的瘴區

怒江兩岸，東岸是轟立着的怒山，山脚一直踏進怒江的底下，西岸是貢山的山麓，却是一片斜傾的平地，從猛古渡以南，向南直到雙虹橋附近，都是平壩一片，這是屬於保山縣屬。怒江西岸的兩個鄉，鍊地鄉的鄉長名楊慶芳，是一個女土司，兼任鄉長，他今年三十多歲，很明白大義，自從敵人來了之後，即東逃西避，與敵人不合作，對我國軍，則自動派人來任游擊，做嚮導，做担架，担任牒報工作，他手下民衆，多為粟粟，男人全能說漢語。記者上大松坡的時候，曾見到寶雲街附近的一位保長，率帶民衆，帶了一匹牛，幾十口袋糯米，向×××師送禮，葉師長堅不受禮，後因感意難却，收了下來，轉送了食鹽給民衆們，滇西的民衆，真是祖國的好子孫，夷漢兩族，更是同胞弟兄。

記者一行離開寶雲街，繞過一個山頭之後，此地屬之上江鄉，上江鄉中平地一望數十里，寬度亦有數里，今天早上動身，夜宿許家寨。這一條路約長八十餘里，全是走在平壩中間，梯田片片，但簡直全部荒蕪，路旁有「街子」很多，可是西牙街，新西牙街，小新街，雙寬街，教頂街等，全部房屋均已被敵焚毀，二年來，敵人只要知道那一所房屋中，曾經有我

國軍住過的，他們臨走的時候，一定把這個村子焚毀了才走。

蠻寬街和許家寨兩個地方，是典型的漢擺夷的村子，這種村寨，漢人平時尚有來此，到了雨季，全都搬走。擺夷人則皆能抵禦瘧疾病，即使悶熱陰雨，仍絕少惡性瘧疾發生。

蠻寬街是在萬頃良田中的一個大寨，全寨樹木林立，高聳天際，村中有屋數十幢，有磚屋一幢，為楊姓所有，楊家在清光緒年間，曾有一人中進士，故門口有『進士第』之大匾一方，為雲貴總督，巡撫及雲南布政司所題贈，楊之後代現任保長，此寨附近良田，大都屬於楊姓所有；每年楊某本人或派人前來收穀子，年收三千多籮，寨中夷民，大都為其佃農。

在蠻寬街，記者曾入叢林中巡視一週，這片林子很大，全部面積，約有二平方里，靠東端為「街子」所在，街子已全部焚毀了，從小路可繞到後面村子中間，沿路為一南國的野林，芭蕉樹，芒果樹，石榴樹比比皆是，中間路一條，許多怪鳥的鳴聲，絡繹自四周傳入耳中，村中有一大廟，頂已毀牆已倒，幾尊佛像亦家劫數，無供無壽，狼狽不堪，另在一所大屋樓上，見有老婦二人居住。大概是婆媳倆，而黃肌瘦，無衣無食，依賴過路軍人，略予施捨，維持生活。

上江鄉鄉長住許家寨，此寨亦在叢林之間，為擺夷人所居住，鄉長姓朱，住全寨中惟一之大屋中，自從敵來以後，朱某即逃亡在外，迄今未歸，彼亦為全寨之惟一大地主，附近擺夷，多為彼家之佃農。

鄉中各保，現在保長主持之下，協助軍隊，極著成效，最近每保組織一隊駝牛隊，由保

長任隊長，每隊準備牛五十四，現已征集者約三十四，協助軍隊運送糧食。從雙寬街附近起，記者見到駝牛隊數隊，正在駝軍需品前進。

十八日的早上，自雙寬街動身，當晚宿在許家寨，次日早起，到一家擺夷人家訪問了番即趕回大塘子去。

抵達大塘子韓龍

從許家寨到大塘子約四十里，從許家寨上山，經敢頂街，就見到了這次在雙虹橋渡江我××軍的血戰場所，唐習山，大尖山，馬蹄山，以及雙虹橋對岸霍總司令在敵砲射程內指揮作戰的下魯村等，均歷歷可數，不久經過唐習山的山峯，走過木春山，這個木春山在大塘子的北面高地，及至我軍攻克此地，不久大塘子也就全部克復，在這兒一帶山溝之內，人尸馬尸，埋葬極多。但仍有少數未及埋葬者，暴尸大地，臭氣衝鼻。

下山，抵達一條水溝之上，溝上有大橋，已被敵人焚斷，附近建立一條竹橋通行，經過大溝之後，一直上山數里，即到大塘子，此地圖係於叢山之間的一個高地，向南可經惠仁橋紅木樹，東迎雙虹橋，北達慶雲鄉地鄉，西上南壽公房，是一個山地的交通中心，自被我攻佔此地以後，就在高家貢山立穩了腳根，今天軍名到此，却只見戰後殘留的一片荒蕪墟。

經過大塘，上山二里即到韓龍，此地比較大塘高爽，四周屬於叢林之中，有屋數間，村中老百姓，則因無居無食，已相率到怒江去逃難了。

(六月二十日寄)

淪陷期間的騰衝

戰前騰衝鳥瞰

騰衝是滇省最西的一個縣份，地處中緬南北兩段未定界的中部，是雲南南西部對外的國際貿易中心。數百年來，為我國西南邊疆重要的商業地區，該縣東界高黎貢山山脊，西至高良工山土司區域，南起龍陵北迄片馬。東西長二百多里，南北三百多里，全縣面積六萬餘平方公里。其中有城壩，龍川壩，明光壩，滇灘壩，古永壩，順江壩等平壩，以城壩為最大，但僅只有保山城壩的一半。全境氣候較寒，所以農產品一年只一度收成，尚足供應本縣需要。全縣行政區域，共六鎮三十一鄉，戰前有四萬餘戶，二十五萬餘人口。教育有中學三所，小學頗能普及，礦產豐富，故有『十六隻象的一條腿』的俗話，所謂『十六隻象』，大概是指緬甸、中緬未定界和騰龍邊區等地，自從緬甸等地，不屬我國版圖以後，十六隻大象之中，我國只有一條腿的區域了，據說在高黎貢山中猛柳附近有鉀礦產品，在蓋西境內，有銀鉛礦，其他煤礦，鐵礦都有蘊藏。作為裝飾品的水晶和玉石，產地多在緬北，却是騰衝商人的一項重要的商品，因售賣玉石而起家的人很多。滇西的民性，溫和而好客，一個流浪的人在騰衝民間，決不會有餓飯的可能，滇省三迤，南東兩區歷來多匪患，獨西部絕少有劫匪發生，

這叢山峻嶺之間的區域，歷年來是絕少兵禍的。

戰地訪問老縣長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日，敵兵自龍陵侵入騰衝，當時駐軍向東撤退時，縣長丘天培亦棄城而逃，一時騰衝成爲無政府狀態。這時，雲南省政府爲了收拾騰衝殘局，特委騰衝耆紳張闓德氏出任縣長，張氏曾歷任各縣縣長及省府祕書，民二十九年因年逾六十，特告老還鄉，閉門讀書，到縣境淪陷時，才逃到保山避難，此次奉到省令之後，即不辭辛勞，回到騰衝縣境內接任，辦理游擊區縣政，先後翻越高黎貢山四次之多，記者年輕力壯，先後翻二次高黎貢山南北兩齋公房，已經對翻越視爲畏途，一心希望早日攻克騰龍，俾於公路行走，張氏現已六十又五，白髮蒼蒼的縣長，能忍苦若此，真令人佩服。

記者在高黎貢山東韓龍寨，曾與張縣長會過一次面，二三日後，江苴克復，記者亦翻山抵達，住大地坡，知道縣府就在數里外孫家寨，特再度訪問，以便知道二年以來的騰衝情況。

張縣長年高德劭，兩年來主持縣政，號召民衆，最初可以管轄的鄉鎮有十七個，後來有十一個，最後只剩得曲石江北岸騰北的一部份地區，自民三十二年十二月以後，即全境淪於敵人了，但在敵人未控制以前，對教育及民政方面，仍積極推行，全部淪陷之後，仍有人員往來辦理，所以民心始終向漢，在游擊區內的學校，共有中心小學八所，及國民學校五十六

所。

縣府四遷的經過

縣長詳細的告訴了記者，足足二年以來，他們在騰衝游擊區內施政的情況，原來的丘縣長潛逃之後，張縣長奉令於三十一年七月二日，在高黎山貢西麓的瓦甸街成立縣政府，這時預×師來駐防，敵人即於七月七日向騰北攻擊。縣府遷到了界頭，這次敵人很快就退了，敵人二年以內，對騰北的戰事，自七七開其端，以後共發動了四次比較大規模的戰事，縣政府也就遷移了四次。

第一次是敵發動五千餘人，舉行『九一八』掃蕩，此次戰役，自九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二十日止，縣政府由界頭到江苴，越南齋公房，經大沙壩渡到達保山，十一月中旬，縣府由保山經汶上，渡猛古渡，越北齋公房至界頭，十二月七日，敵又來，縣政府遷至山腰馬西關，敵退後返界頭。

敵人第二次發動大規模的進攻是三十二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一日，這次敵人調密芝那附近部隊五千餘人來攻打騰北，大舉掃蕩我軍。縣政府隨軍向北齋公房撤退，經過栗柴壩渡到雲龍縣境的漕澗，後來到保山，經大理，到楚雄出席陳長官召開的軍事會議。四月中旬，仍由原路徑先返三元宮，行使縣政。

五月初，我軍××師部隊渡江游擊，敵人乃發動二千餘人攻擊，於五月十四日發動，

至二十一日終止，敵人攻至朝陽地，佔領三元宮，縣府遷至山頂平田辦公，敵人退後，縣府由二十一日回到三元宮，並於月底再遷到龍川江畔的橋頭，六月九日，更向南原界頭辦公。

去年十月十二日，敵人發動了對騰北高黎貢山西麓，最大的一次掃蕩戰，這次出動的敵軍，有一萬五千人以上，番號有五十六師團的一四六及一一四聯隊，除由高黎貢山西順以往之舊路，由騰衝經向陽橋，江苴，瓦甸，界頭，到橋頭，佔領龍川沿江大街而外，另一路由惠仁橋西紅木樹向北，經大塘，敢頂，到響寬街，至栗柴壩渡等地，順高黎貢山東，怒江西岸前進，切斷我軍後路，這一次大掃蕩的結果，我軍×師受後路包圍頗遭損失，日軍此次大掃蕩之後，一直在高黎貢山各丫口重要地建築工事，作永久堅守的計劃，一直到今年五月，我蕩反攻，遭遇慘敗後，方向騰衝撤退。

縣政府在這個時期之內，經北齋公房退到漕澗，今年二月底至大塘，直到四月十六日，又奉令向西推進，二十四日到保山，五月二十三日到汶上，六月十五日到大塘，最近隨軍勝利推進，二十三日經南齋公房來孫家寨，推行縣政。

中印公房的根基

這次發動遠征軍偉大的反攻，目的是在打通中印公路，恢復西南國際交通的路線，所以記者特別以騰衝境內的公路交通情況，向張縣長問詢。據張縣長說，騰衝交通向來相當發達，當滇緬公路未通以前，從雲南去緬甸，這兒是必經之路，後來公路雖未經此地，但仍不失

其經濟上的重要性。

從保山到騰衝，是經過惠仁橋，及龍江橋的一條直徑，此路稱為騰保路，再由騰衝向西南至蓮山設治局至國境邊界上與八莫路相接，稱為騰八路，此兩路合稱為保蓮公路，是省道。其中自保山向西經惠仁橋，自騰衝向東經太平河到蒲滿哨均已完成，中間自惠仁橋經蒲滿哨，尚有四十餘公里待修築。自騰衝向西南經干崖土司地之新城九十多公里，自八莫向東經茅草地亦已完成，自茅草地及新城之間，有六十多公里未動工，其中紅奔河，須造大鐵路橋。

至於萬人注目的中印公路，就是由騰衝向西北經密支那這一條線，我國境內，自騰山經古永至檳榔江上的猴橋，約已完成十分之八，是當日建築的國道。自密支那向東南來，已有公路經大金沙江至昔董，自昔董到猴橋，約有八十公里，就是中英交界的高良工山山脈所在地，這兒一帶的國界是已定界，而自昔董，猴橋等往北，就是中緬北段未定界的所在。英人在密支那經拖角到片馬早有公路修成，這次我軍化巨大的代價把敵人驅走，在葡萄廳一帶未定界內的英軍，已經從這條公路上來佔領了。

至於騰衝的縣道，有北經固東，滇灘至拖角一線，及經固東向東北經小東街，營盤街，茶山河至片馬的一線。另外有經酒店，曲石，江宜，橋頭，大塘的一線，以上三線，有土路無路基，是舊有的官道改成的。

現在中印公路工程處的測量隊，為了加速完成中印公路的通路，已隨年於高黎貢山翻山

來臨，只待我軍攻克衝勝之後，中印公路的完成，當不成問題了。

游擊區內縣政的困難

騰衝縣政府，二年以來，除了對敵人的壓迫感受到困難而外，其他的困難，由於記者的分析，大概可分為幾點：第一點是縣政推行的不易，這種困難的發生，是為虎作倀的漢奸造成的，他們可以到敵人不到的小鄉，到敵人爬不進的山谷中，當地的人們說，敵人有四種，一是真敵人，即日寇，二是冒充日本人，還是穿了日本軍衣，口操華語的韓人或日語翻譯等，都是隨日寇而來，三是本地日本人，凡騰龍等地的人民，為虎作倀為漢奸的，日寇上自「縣長」起，「鎮」「保」「甲」長都要委派，此種偽官，就是本地日本人。四是中國日本人，這種人是游擊時期的散兵游勇，因離開部隊後，作個人游而不擊的生涯。縣政府在這許多敵人的擾亂之下，縣政府的推行，是非常感到棘手。

第二點是施政不見成效，且行序不相聯，這是因為流動性太大的原因，一種施度計劃推行下去，不久就有戰事發生，敵軍掃蕩之後，一切計劃，成為泡影，事業又得從頭開始。

具體一點說，縣政的困難，還有幾點：第三，即人力不足，縣政府內、依法應有三室六科，每科室有負責人員一人，科員辦事員若干人，縣政工作人員，最少有三、四十個人，但現在縣長以下，唯有秘書一人，軍事，建設，糧政，教育科科長各一人，其他只有書記，錄事及政警數人而已。我國縣級政府人員的缺乏，並自不今日始；但到了游擊時代，在吃苦條

件之下，人材格外難得了。

第四點是財政困難、就是沒有錢，縣長告訴記者，這二年來收到的款項，計性屠稅十三萬餘元，前縣長交下公費已收到的十萬元左右，三十年度耕地稅三萬餘元公產款項三萬元不到，二年來其收入三十多萬，二年來的支出，在一百〇八萬元以上，省政府每月有款八千六百八十五元，因需要派人到昆明始可領取，故迄今未曾領到，這些不敷之數，是向商家挪用的。這些款項，將來都得歸還。

但是在這重大困難之下，縣政的推行，仍是在少數人員努力之下，積極推行，其中對保甲組織及牒報禦奸工作，尤其努力，縣政府有一個第四區政務督導員王大綱君，在橋頭附近，領導鄉長及民衆三百餘人。進行掃蕩肅清工作，最後因為敵軍狼狽撤退，敵遺留在高黎山山西麓的很多，結果有敵人八名被包圍，全部被斬下頭來，向我軍報告軍民衆有一名郭應和者被敵擊斃，這一件通俗的民衆殺敵故事，也可以表現出民衆組訓的情況來。

邊區一個大問題

在邊區內，說得近一些，就在梁河設治局內，除了很小的平壩上產米而外，在山上的漢人和山頂上的山頭區域，全是倉瘠之區，以往除種鴉片而外，種出一些包谷，人民都維持不了生命，過去所以種鴉片為必需的生產。

當過去鴉片公賣的時候，（還僅只二三年以前的事）姓龔的土司，常利用鴉片的賣買，

使民衆和設治局對抗，有一次，設治局要民衆交烟三十萬兩，人民交不出，禁禁就唆使民衆起來攻擊設治局，後來禁種了，設治局禁人民再種烟苗，並實行大量剷苗，禁禁又煽動民衆攻擊設治局。

這次記者在前線遇到梁河設治局封局長，封局長於淪陷後，在轄區內提倡種茶及種桐油樹，來代種烟，曾發表告民衆書，提出種茶的利益，來勸導民衆。并開闢了一個荒地來作種茶示範區域，可是未下種之前，敵人先到，計劃就沒有實現，也許那一方開闢出來的廣場，已增加了一塊敵人強迫種鴉片的地區，因為聽說現在淪陷的山地上，已被罌粟花佔領了每個角落。

對於鴉片的問題，記者願在這兒提出兩個意見，第一，對於這次遠征軍收復地區中，所有的鴉片種子及罌粟花，政府當局，當如何派政務督導員，切實往各設治局之鄉鎮內實地視察，嚴加剷除，因為這是今年度滇省最重要的施政中心之一，現在大軍在邊境上，要決心加以剷除，少數不良土司或當地劣紳，是不敢煽動民衆暴動的。

第二，這種區域內，要大量改種茶葉或桐油樹，二、三年內，絕對不易見效，非長期推行不可，在最初二三年之內，不特茶葉桐樹發芽生長，種樹的民衆却不可以停止生活等待所以要下大量本錢下去，如今乘大局初定，政府將輸款賑濟的時候，可以多下一些本錢，即可一舉而完成這個大舉，相信有魄力，有決心的民政當局，一定在記者的膚淺之見以前，早已有具體的計劃了。

（七月五日寄於龍川江畔大地坡）

原书空白页

第二輯

隨衛長官怒江觀戰記

六月四日的清晨，天色特別好，陽光溫和的照耀着小松林中的我國遠征軍長官司令部所在地，除了雀子在松樹上『唧唧』的歌唱着外，大地平靜和幽美真像沒有戰事一樣，一個月以前，同一個地點，差不多的時間，我軍開始渡過雙虹橋，惠仁橋的時候，這兒是能夠聽聞到幾十公里以外傳來的大砲聲，炸彈聲，我機給敵人重創以後，『軋軋』的示威着，向基地安全的飛返的聲音，現在那些聲音已遠去了。

衛長官，今天又像一個月以前一樣，起身得很早，這是滇西開始大規模反攻以後，第二次親赴前線，到敵人大砲射程以內的地方，去親自督戰了，第一度視察後，已有右翼偉大的戰蹟。最近又發動了中路及右翼。

『我們到前面去看開砲打敵人』，在吃早點時，長官簡單的說着這一句話，使同席的周高參，劉主任和記者數人，充滿着希望，尤其是記者，滿腔緊張的情緒，恨不得立刻到江邊

，看我國砲兵的威力。這次反攻以來，我們的砲火壓倒了敵人，助成了右翼攻勢的成功。今天，都是面對着惠通橋正面，敵人兩年以來，花費了重大力量，建築起來的『松山砲兵』陣地，作戰的緊張和激烈，自然是意中的事。

約莫八點鐘的時候，同行的人，分坐着五輛吉普，輕快的車輪聲劃破了大地的沉寂，長官親自駕駛着第一輛吉普，浩浩蕩蕩向怒江火線上前進。

走盡了滇緬公路

記者坐的車由一位請來的美國攝影員柯達德君自己駕駛着，他精巧的技術，使車輛平穩的迅速進行着。

保山平原是怒江山脈中的一個平壩，幾十公里的平路，很快的在眼簾前閃過，吉普就行走在二千二百公尺以上的高山上面，過 施甸平壩的附近山頭之後，走上山頂。怒山北面的主峯已不能再見到，附近的山峯却一個個矗立左右兩旁。在這兒 每一方可以耕種的土地，都是受山民盡量利用，偶有一個幾十方丈的平壩，都成為山民最好的良田，壩子上稀疏的樹木間植着一些棕樹，充滿南國風味。

滇緬公路，自從騰龍被敵人佔領以來，自惠通橋起七百十餘公里，已全部澈底破壞，今天到惠通橋去，車輛就走了被破壞的路基上面，破壞的方法，有的作着橫行的深溝，如作灣曲的或三角形戰壕，也有以炸藥炸成的大坑，路基澈底破壞後我軍在怒江沿岸英勇的抗戰

，二年來，滇西河山，得以保全。

現在已有許多工人在修理了，車上我們能見到，大多數的工人是十五歲左右的兒童，女孩和老人也覺得很多，現正是農忙的時候，壯年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正在農田中間插秧忙。

車輛行進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蹣跚着前進，無法迅速駕駛，使人心急萬分，不久又遇到了一個大山灣，圍為橋樑太狹了，兩頭來的車，阻塞了行進的可能，只能把吉普車一輛駕駛在山凹裏面，讓向對行的幾輛大卡車走了過去，才重新向前進。

不久，走入了江防軍隊的區域，第×軍何軍長，××師王師長等都來歡迎接長官，沿路上每隔幾十步，有我們全副武裝的官兵，胸前掛着手榴彈，雙手握着步槍，一個個睜着大眼，糾糾，氣昂昂，記者驟然看到，精神不覺振奮起來。

山勢漸漸的向下了，那惠通橋已漸漸近了，著名的怒江上的大灣坡快到了，從這兒下去到江而，平下高黎貢山到山麓，兩邊直徑間距離不到十公里，可是這一下一上，就有五十多公里，這“富流”編路通車時司機的一個畏途，在民國五十一年，滇西大撤退時，對山的敵人，把這這個良機，在松山頂上，駕起大砲，把這一連成了一片修羅場。

記者正想看看這一個大山坡的確姿，領導的吉普車帶隊離開了公路，下一個小山坡走入了一條叢林的便道中間，迴繞着前進，這一條便道却是別有風景，全部是縱叢林，山間的水田，以及山峯的斜坡上修築出來的。

約莫走了二三公里，走在一個水田上修出來的便道時，想不到我們一輛汽車的輪子，陷

入了泥濘中間去，陷半個多深，幸而後面來了一輛吉普，把我們的車拉了起來，可是他們又陷了下去，於是我們又反過來拉了牠出來，互相幫忙約莫費了半個鐘頭，前面車輛已開得很遠去了。

到達長安街道，這是靠山中間的一個小村落，惠通橋正面的江防軍××師××團駐在這裏，曾團長已與長官前住了，留下了一個傳達兵來領路，傳達兵坐上我們的車子，繼續前進。

羊角峯上觀察所

吉普開到了便道的盡端，我們就踏上了正在修築的便道前進。

走了一里路，翻過一個山峯，高黎貢山的雄姿，已矗立在對岸與怒江比美，向下望去，已是見得到怒江一角，因為山高，只見灰白色一片，根本聽不到江水的波濤。我們所在的地勢太險要了。

正想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忽然傳來了「轟」的一聲砲聲，接着對面山上，發出一陣爆裂聲，因為面對着記者的正面，還隔着一個山峯，那爆裂聲極其輕微。

接着又是一聲，隨着砲聲後面，傳入了一陣機輪的聲音，從老遠傳來。

『飛機來助戰了吧！』記者正在想，同行的砲兵指揮部李參謀長也脫口說出了，我們都加緊了腳步。

又越過了一個山峯，對面發現一個獨的小山峯，滿山是樹木，週圍不到三公里。

『這就是羊角峯觀察所所在地？』

三脚併作兩步，走入了寬僅一尺的小路上。

曲徑小道，中午太陽熾熱的光芒，已被上面的樹木蔭蔽，向上爬，一陣陣松香的芬芳氣味，向記者們的鼻腔中沖入。

將到頂上，砲兵部指揮官在電話上大聲的指揮聲，最先傳到耳中，記者四天前，在××送別了他，今天在這兒見到，打了一個親密的招呼。

長官坐在一塊大石上，對着面前的高黎貢山，用望遠鏡在觀察，他問明了我們達到的原因，繼續他的工作。

這時，滿山峯都是將士們，這山峯的形勢太好了，有許多的樹木和大石，阻止了敵人的視線，加以砲兵團指揮所建築的一些工事，更使我們能觀察到對方的行動，而對方山上，絕對見不到我們。

指揮用的電話就在長官坐的大石的附近的，一堆大石之間，另一個無線電指揮台就在底下幾十公尺的地方，一位參謀正在大聲的叫，他在對下面營連部指揮。指揮聲，談話聲，行走在松葉上的息息聲……偶或傳來的大砲聲，使全國山峯成功一齣最美麗，崇高的曲子，無以名之名之曰：

『砲兵指揮曲』。

步砲聯合進攻的一幕

長官指着對面山上說：

『消滅敵人山上每一個工事』。

大砲又在怒吼了，「轟」！對面一朵白烟，頃刻傳來了一陣爆裂聲。

也有一格，格，格……」的機聲傳入了。

『我們步兵又在進攻了』。

邵指揮官打完電話，走過來了，他指着長官面前的地圖，拉着記者說：「我指給你看」，這是松山，這是陰登山，二山中間是大啞口，後面是長嶺崗，你看：他指着前面的山說：「那是松山，左邊就是陰登山，我們的隊伍，就在攻打這二座山頭」。

『今天早上，我們還在山脚下面，昨日佔了臘猛，今天早上，就向臘猛衝、沙子鋪，又攻上了竹子坡，敵人的工事，一個個都在砲火下而被破壞，步兵就節節英勇前進，現在已向陰登山進攻了。』

對山的機槍聲又傳到了這邊來。

長官由望遠鏡中發現了對山敵人的鐵絲網，他說：『這東西閃着光，消滅他，好讓我們步兵進攻。』

無線電傳達了命令，發現鐵絲網旁邊的敵槍砲陣地來射擊。

砲×國的胡團長，他的部下正是在攻擊的，他剛接到友軍報告，於是在他命令了：『我們的步兵向陰登山進攻了。注意，各人攻打敵人的據點，當心打着自已人，把所有的據點完全破壞。』

電話中的報告：『據點很多，正在一個個向上打，在破壞他。』

邵指揮官說了：『在崑崙關作戰的時候，敵我步兵相距很近，很難發射，我自己修正了許多彈射點，先從敵人的據點，一些些向外退，這樣，敵人的工事全部被毀，沒有傷到一個自已人。』

我們大砲的吼聲繼續着，朵朵的白烟，有的正在目標上開放，有的打倒了偏斜面的地方。

『打砲是一半技術，一半運氣』。邵指揮官繼續說：『上次在別的戰場上，有一砲打偏了，剛好打死了一個聯隊長』。

『轟』的一聲，在觀察所的山下面爆炸。

忽然有人叫了起來：

『敵砲！敵砲！』

『快發現它在什麼地方』。

記者正在看一個測遠鏡，周高參跳過來：『我來找它』，他旋動測遠鏡在搜索。

沒有到一分鐘，胡團長報告了：「發現了」。

『我們集中打它』。那指揮官的命令。

炮兵指揮曲

在無線電指揮台旁邊，一位參謀不停的在發出呼號：

「喂！喂！Gox, Gox, Gox, 報告，陰登山下面已被我軍佔領。陰登山上面可以打，大啞口可以打，陰登山上面可以打，大啞口可以打，陰登山下面不可打，快消滅敵人陣地，快消滅敵人陣地」。

砲落在陰登山的上面，發着朵朵白煙，差不多全在一個據點上。過了一會兒，又在喊了：

「Gox, Gox, 我向你報告，我向你報告……」

「第一點，向陰登山左邊六十五公尺射擊，向陰登山左邊六十五公尺射擊。……」

「第二點，向陰登山射擊，向陰登山射擊，你有什麼報告，在××點××分報告，你再會」。

羊攝影員來了，「請你們攝一張照，仍用在發電時的姿勢」，於是他們仍以發電時的姿勢攝了一張照相。

不久，時間到了，又開始了指揮：「Gox, Gox……」

「第一點奉兵官命令，貴隊今天無論如何要將陰登山確實佔領，確實，佔領、聽見了沒有，聽見了沒有：確實就是確實確實，聽見了沒有，我聽你的回話」。指揮仍是每一句重複的，接着他聽取了對方的回話，他又喊了：「Gox, Gox對了，對了，ok, ok」。

「第二點、貴團山砲連、無論如何要推進到x x高地，聽見了沒有，我聽你的回話」。

.....

「Gox, Gox。對了。對了，第三點，你們步兵推進到什麼地方，要立刻告訴我，要立刻告訴我」。

.....

「Gox, Gox。對了，回答你第三點，我等你回答」。

又重複的把三點報告了一篇。聽到對方確實完全聽清楚了才結束了這一幕。但是又在幾分鐘以後，另外幾個要點，又在指揮了。

「Gox, Gox, 喂！喂！.....」

.....

消滅松山砲兵

建設了二年的松山砲兵，地點正在惠通橋的西岸山峯上，二年來，敵寇養精蓄銳，準備

作為進攻我滇西的據點，他以為利用優良地勢，東多大炮，從而可以憑險固守，滅盡我怒江的戰士。

那知突然出動的我國遠征，分幾十個渡口，渡江西進，分散了敵人的視線，一部份大炮，不得不向惠仁橋，雙虹橋去救援。

敵人更是夢想不到的，在每一次砲戰發動之後，他的大砲，必為我們更多的，射程更標的各種砲彈圍攻，使他潰退下去。

畢竟在六月二日的拂曉，遠征軍又向惠通橋正面來挑釁了。

他媽的，我神明的子孫，天皇的大炮，不向你們攻打，你們到太歲頭上來動土。他媽的，他媽的，打，打，打，命的打，一天內消滅盡支那砲……。

我們可以把事實來證明，這是敵松山砲兵指揮的咆哮。我們在這一天，僅是試砲而已，卻想不到敵人大發脾氣，這一天發砲的數量，我們發射了一百砲，敵發砲不下四百發。

我們的傷亡是零，敵人的傷亡，明日分曉。

第二天，我們加強了發射的數字，照理，敵人應發射更多了，可是，我們將近射出三百發，敵人却減到了二百發，對我們的損壞，只有五個弟兄受些小傷——昨天敵人頑強的大砲聲呢？

「你們退下去休息休息。」

「不，小傷，沒有關係，我要親眼看見松山砲兵給我打毀，我不去休養。」受傷的弟兄們，有一個臉上給敵人砲彈振起的石子打傷了，他還是在營地中工作。

我們去觀戰的時候，砲兵同志們已二天二夜不得休息了，但是，每一個人的精神是特別的好的。

一位參謀向記者說：

「我們倘若發現陣地之後，立刻把準備着的遠程射山砲、集中攻擊，我們一打，他們必退，今天早上，又來了四門大砲，他們開始發射之後，又給我們大加圍攻，今天上午，敵人已自山下向山頭上退卻了。」

這時，胡團長收到報告，又向邵指揮官報告了：

「轟！」「轟！」………又是一大陣，幾十朵白烟在對面陰登山上一個據點開花，只見我們的進攻，不見敵人的還擊。

「機關槍聲又是拍，拍………」的傳送過來，我們的步兵是隨時等待每一個良機，去消滅敵人的。

「Gox Gox……我們向××射擊，我們向××射擊。………。」

「轟！」「轟！」………

白烟在陰登山和松山上開花。敵人著名的「松山砲兵」呢？

「一步炮協同」的午餐

時間已在下午一時，我們的砲火老是在松山頂上開着白烟花。

長官坐在大石上像一尊佛像，他看着望遠鏡對每一朵白烟研究，不時的說出：「好，好，打在工事上了，消滅他，消滅他。」

砲兵指揮官報告：「長官請下山用飯。」

長官對我們的砲彈不能命中時，評述他的角度。

「佔領陰登山，我們今天要確實佔領陰登山」。

第×軍何軍長報告了：「請長官下山用飯」。

長官評述着我軍進攻的步驟。

有人在旁邊輕聲的說：「不攻下陰登山，長官不想吃飯」。

.....

時間已在二時，砲兵指揮部及第×軍兩方面準備着的幾樣簡單而適胃的菜，送到山頂上面。

邵指揮官說：「這是步砲協同的午餐。」

地下放上了幾張紙，作為桌面，大碗小碗，粗碗細碗，放了二桌，長官開始離開了大石，走到前面野餐。每一桌上圍了十幾個人，有長官部的，有總部的，有軍部的，有來觀的美

國盟友，有砲兵，也有步兵……記者擁在人羣中間，享受了一頓暢快的野餐，同來的那位美國攝影員，還忙着為大家攝拍一張吃飯紀念的照片。

正在吃飯，又來了幾位客人，他們是工兵指揮官，滇緬公路的工程師，美國的一個工程師。他們向長官報告：「他們二輛吉普走錯了路，一直向惠通橋方面的路上進，幾個敵人的砲彈，落在他們汽車的附近」。

「敵也許人是專門向你們射擊的呢？」

敵人能發覺到，自長官以下，這樣一大羣的高級將領們，是在隔江大砲射程之內，安靜的觀戰嗎？

踏上歸途

飯後，大家在休息，準備歸去。

飛機又在頭上「嗡嗡」作聲，一架過去，又來一架。……運輸機，我們的，「三架運輸機」。上面看見的人報告。

長官站起來看：

「在那裏，是投糧的嗎？……」

「今天我機準備來三次。」那指揮官報告。他又轉過身去告訴胡團長，「倘若是他轉回來投糧的，快向陰登山發砲，指示目標」。

飛機向東南前進，沒有轉來。

三時許，開始踏上歸途，我們這一輛車，走在最後面，沿路上，又給修路的女工，和孩子，攝了幾張照，回到長官部，已是晚上八時許。

在最前線指揮的霍將軍

雪線上面全世界最高的高黎貢山戰場的勝利，反攻騰衝縣城的節節進展，是在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將軍指揮下完成的，霍將軍去年秋季，才從湘西奉令入滇，參加遠征軍，抵滇未及十月，即於五月初旬首先發動滇西反攻，強渡怒江成功之後，苦戰於高黎貢山灰坡，小橫溝，大塘子及南北齋公房等據點，每一個戰役，他本人總是親率少數參謀人員，至敵人的敵軍五十六師團近萬人，全部擊潰，殘酷竄逃下山，騰北龍川江明光河兩岸數十平方公里之間，卒告收復。敵撤退之初，仍擬保衛騰衝城外騰斐鳳山，來鳳山，飛鳳山等高地，被各路軍兼程追擊，「七七」抗戰七週紀念日之前夜，我軍已將城垣四周包圍，騰龍騰八兩公路亦已分段為我軍切斷，騰衝光復時期當不在遠。

記者為此文之時，霍將軍親率的總部前方指揮部，在騰衝城相距僅十餘里，攻擊敵軍的大砲聲，隨時由空間時傳來，反攻衝能有今日的勝利，除了他英勇果敢，親赴最前線指揮以外，實不能有絲毫的投機。取巧的可能在內。霍將軍初來滇省，雲南人士對他的認識較淺，記者此次抵滇西戰場後，與他共同生活將近已半年，知道他治軍的精神超特而外，為人處世

，更有許多特點，足為青年的模範，本文特將所知作一介紹。

最初的印象

六月十二日那天，記者一早離開長官部，當日上午九時，即由老營街翻過五千多尺高的怒山主峯，前往瓦房的××集團軍前方總部，在怒山山峯上遇到大雨，衣衫皆溼，傍晚隱連瓦房，正在副官處洗臉整衣時，霍總司令知道記者到了，立刻派侍從副官來找記者去會面。這雖是初見，見到以後，他誠懇，坦白，不拘束的態度，莊嚴而常帶着笑容的面貌，使記者像會到了一個熟悉的朋友一樣；在這一箇初到的地方，一些也不感覺生疏和沉寂。當時他就把高黎貢山的作戰經過，概要的告訴了記者，使對作戰幾個月來的情況，更加明白。

次日早上開始，一直到現在，記者已隨同霍將軍，自怒山山脈中間的地區，渡過怒江，翻過高黎貢山，作了五百餘里的曲折旅行了，這次旅行裏面，他像每一個士兵同志一樣，住一樣的破草屋，吃一樣的野韭菜，走一樣的泥濘深尺許的爛路，一樣的被高黎貢山上終年不斷的風雨吹淋，他是一個重一百八十磅的人，在中國是相當的胖了，所以血壓高，不適宜於高山上的低氣壓，山上的行進，不得不坐以藤椅臨時捆成功的一隻簡單轎子，由四個人抬着爬山，對於這幾個轎夫，他一再的提起他們的辛苦，每到目的地，總先賞些吃的東西他們，在南齋公房的頂上，風雨交加給，水也不易煮熟，在山頂上宿營的一個參謀，把米湯給霍將軍吃，他自己吃了一些，就交給轎夫吃，從這種最小的事上，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對人和慈

未慈愛來，他對部屬，嚴而不苛。大家都很敬重他，佩服他。

前方指揮所中

在前線上霍將軍的指揮所，時常和敵軍的距離相近，就以這次作戰來說，攻大塘子四圍高地的時候，他是在怒江東岸下魯村，那兒的我軍砲兵陣地，向大塘子發砲，可能打到大塘以西的木春山高地面上，敵人的砲亦就在木春山，他們居高臨下，若知還有許多高級將領在下魯村指揮，一定要沒命的大事攻擊了。

當北齋公房正在進攻的時候，他就往北齋公房下面五六十里地的猛古渡渡江過去，當前方指揮部在大塘的時候，聽說南部百里左右的地方，還有不少敵人，他就派了一位參謀去偵察地形，以便必要時派特務營去防禦，最近翻過高黎貢山的時候，敵人還正在向騰衝退却之中，他這一種勇敢精神，除了本人正在發揮以外，他的老部下，各軍師團，營連排，也正在發揮，使得勝利一天比一天更接近。

前方指揮所中，他的工作是没有日夜的，天色黎明時，報捷的電話聲音，就把他從熟睡之中叫醒：「拂曉進攻，X X X團佔領飛鳳山」，他立刻加上一句。「確切佔領了嗎？」他詳細的詢問之後，立刻起來，到周副參謀長子奇那兒去詢問更詳細的報告。上午他是不忘記在公餘閱讀書籍，他的閒談中，可以知道他對於書籍博覽的廣泛，歷史上的人物，曾文正公的家書，以及國內各地的地理知識，他經驗和書本，使他有許多新鮮的談話資料，中

戰場上往往沉靜得鴉雀無聲，他也就在這個時候，忙中抽暇，休息一下，傍晚，他的工作是没有時間可以計算的，隨時會見客人，隨時召見部屬，隨時接到部屬的電話報告，每天晚上，也必和司令長官衛立煌將軍，通一次話，報告戰況，請示要公。

生活在前方，霍將軍是非常愉快的，內心不能說他沒有痛楚，他的家，在湖南鄰縣，最近已在風雨飄搖之中，家族情形如何，沒有法子知道，但是他的愉快，隨着戰爭的勝利，同來臨，最高領袖當他率軍克復高黎貢山的時候，傳令嘉獎他和他的部屬，最近昆明行營龍主任所發動昆明市各界民衆的獻金五百萬元，派社會處陳處長到前方來慰勞，這種光榮，除了作戰的勝利以外，能以別的方法取得嗎？霍將軍的愉快，他有時開口大笑，這是勝利的笑聲，祖國五萬萬同胞，隨着這笑聲而大笑起來。

他只有前進，沒有後退，他具有必勝的信心，他的老部下，對滇西和緬北的戰事，都具有他同樣的信心，騰衝，密支那和八莫，必定在霍將軍的威信感召之下，有會師的一天，中印公路的打通，僅是時間上的問題。

治軍的精神

記者在韓龍前方指揮所中，過了一個端午節，馮墮亭參謀向記者說：「今天倘使是在彌渡，又要舉行盛大的運動會了」。原來霍將軍很提倡運動，在常德，桃源等地駐軍的時候，若逢年過節，沒有戰事，常提倡開運動會等，使官兵得到正當的娛樂，到了彌渡駐節之後，

也曾舉行過一次了，田賽，徑賽，球賽，全體官佐士兵，都要參加，時常一天舉行不完，延長到二三天才得決賽完竣。

霍總司今本人沒有一些嗜好，以往還不忘英雄本色，喝上半斤八兩紹酒，可是到了山國之間，地勢高，氣壓低，喝酒對血壓高的人太不利，這一些「本色」也就免除了，他不善於作無聊的交際，也不能長袖善舞，自己不做生意更嚴禁部下做生意，軍中更不任用私人，閒來禁絕竹戰，這樣一位樸實軍人，他的日常生活，自然是整天在替部下設法了。

在平時，他每天早上天明起身，即率領全部總的官長舉行升旗典禮及早會，繼即與總部各部份主管人員舉行會報，當時即指示各項要解決的問題，上午及下午，是辦公及會客時間，傍晚，或練習拍網球，或練習駕駛指揮車，生活極有規律，對於總部官長的公餘生活，非常注意，曾經常舉行研究會，座談會，討論會，除了軍事而外，對黨義，政治，憲政及時事，都作研究討論，也曾舉行過「中國的命運」研究會，研討領袖的言論，灌輸軍民應有的知識。

他管教訓練的嚴厲並不是現在開始的，當民國十七年在十四師任團長的時候，國民革命軍初到江南，在嘉興舉行大校閱，內務得到全國第一，年前在常德的時候，考核參謀業務，各級官佐，對答如流，又列全國第一，因此，軍事當局特地遣派遠征，由湖南洞庭湖畔，遷到了滇西來，作為攻擊的主力軍。

霍將軍宇嵩山，光緒二十七年，生於湖南省鄰縣的西鄉名叫八合村的一個農村中間，因為家鄉多匪，所以中學畢業以後，闕同學入軍隊的影響，於民國十二年至廣州，次年即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步科攻讀，畢業以後，被派入黨軍砲兵團為見習官，後來就在砲兵營內任排連長及營副之職，北伐以前，曾任連長攻陳逆炯明於惠州，在飛鵝峯指揮砲兵。

北伐開始了，他也像別的軍校同學一樣在領袖指揮下，舉行了光榮，偉大，富有歷史性的誓師典禮，那時在嚴立三師任少校團副，出發到贛州，復入浙江，與孫傳芳戰，民國十五年由杭州首先入蘇州，又入常熟，這時以一連兵力繳敵騎兵兵團全團的戰鬥兵力，民國十六年甯漢分裂，時任中校團副兼營長，參與國民革命成功史上很關重要的龍潭之役，與軍閥苦戰良久，終得勝利。從此長江以南，革命力量，基礎奠定，最後北伐得以完成，這年冬天，父喪回籍，次年南京，任職警備司令部。

國民革命軍安內的時期，霍將軍先後任十四師團長，師長等職，轉戰鄂，湘，豫，贛，皖，浙，粵各省，一直到抗戰軍興，率十四師作戰於嘉定，大場，羅店，青陽港等地，復由廣德入贛至中原，戰於武漢外圍的陽新，武勝關等地，二十七年，已發表五十四軍軍長，至常德後，兼洞庭湖警備司令。次年，任二十集團軍副總司令，這時商震將軍任總司令，二十九年八月代總司令，次年已正式發表總司令的職務，三十二年正月，奉令離湘入黔，七月間

又出發入滇，九月九日，駐節彌渡。

他自從入軍校到今日為止，先後參加北伐，剿匪及抗日，以及其他大小諸戰役，像他別的同學一樣，他們隨領抽寫成了國民革命史，寫成了「中國的命運」。關於他的歷史，記者是在瓊雲的一所沒有門窗的破屋中訪問的，那兒，是一個瘴氣瀰漫的鄉村，那天剛好攻克了北齋公房，朝陽地，馬面關，他的老部下正在高黎貢山的頂上向西麓敵人追擊，我們却在東麓芒葉樹下面，隨時被電話聲阻隔之下，詩意的談着過去的回憶。

在行軍的中間，或在傍晚的天幕下，或在野韭菜的飯後殘席前面，閒談的時候，霍將軍時常談到他以往的有趣味的故事，那些故事，隨時表現出他英勇，前進，不苟且，不馬虎的精神，有機會時，記者再一一為文報導吧。

(七月六日)

火綫圈中弔騰衝

與葉佩高將軍出發視察記

向騰城進發

雨季來臨的滇緬邊境，一個月來難見到一天晴朗，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騰北最前綫護珠寺中參天的古樹林，被像黃豆似的雨點打擊，發出驚人的聲音。這兒，是兼××師司令部所在地，葉師長從高黎貢山光榮進展到此地駐營，團營部已推達到騰衝城牆的脚跟下面。滇西敵人對我遠征大山的圖年雖已望而喪胆，但是他們因為被惡劣的宣傳所夢醉，仍依賴古老的城牆做盾版，極端頑強的抵抗。

「只有以更頑強的攻擊來消滅敵人的頑抗」，這一點，我們的遠征軍，以至於全國部隊，都明瞭了，所以在進攻中，步步為營，把一兩血肉來爭回一寸土地。

向騰衝推進到城跟的部隊，在霍總司令領導之下，今日已到總攻擊的時候，在護珠寺中的葉師，同樣的奉到了這個命令，不要說雨點了，就是下冰雹，下鐵球，還是同樣的要執行，師長葉佩高將軍昨天晚餐時決定了親自到第一綫上去指揮及視察，今天早晨，吃了早餐，立刻出發了。

我們步行前進，同行的有副師長劉金奎，楊培德，參謀長楊麗岩和記者五個人，因為今天的路線上，隨地有敵人發現目標的可能，所以着回前住的衛士不到十個人，他們提着衝鋒槍和盒子砲，在前後保護着，隨時準備必要行動。

從護珠寺下山，不到二里地就到油燈莊，這兒一帶二年來被敵人一再的橫行，可是老百姓知道國軍進展到城郊，且抱着必勝的信心，都回家來了，其中除了本莊的人民而外，大半是城裏疏散下來的小商人，他們被敵人壓迫得太苦痛了，聞到率領大軍前來的師長經過，一個個都在門前來看，看究竟怎樣一個將軍，會把頑強和凶猛的敵人，攻擊得落花流水呢？

從油燈莊原來有一條子的大路到騰衝城去的，這是騰北的騰固公路未通前的古老大道，但是走這路向前，可能騰衝城守衛的敵人發見後，用大砲射擊，進而用機槍掃射，所以在街道中心，走上了坵墟地帶，在山道中彎曲着，上下着前進，這些雖然泥濘載道，高低不平，但是，已經一再翻越高黎貢山的我們，簡直是在平地走一樣。

到團指揮所

砲聲是越來越近了，要使沒有這些山地，我們非得在交通壕中前進不可，現在這一點完全可以不用擔心，記者冒着雨，埋頭注視地下的水塘，在平時走山路時一樣，所不同的，只是砲聲和心的跳躍，隨時發出共鳴而已。

因為今天已走到攻擊的時候了，所以彈藥和給養方面的補結都已經完全分送到每一個戰

門兵的身上去，沿路上除了少數的壯丁，幫助隊部運送糧食後，退回到後面以外，絕少見到運輸兵和伙夫們的來往。

這一條路，敵人在數天前是倉皇狼狽的向城垣撤退的一條小路，他們是永遠想不到我軍會幾天後，在這兒這樣坦然的在前進！

我約走了半個鐘頭，大概是六七里路的曲折山道，到了石牌橋，記者不是親臨，真不會得相信，這距離城直徑不到五里路的山村中間，房屋是那麼的完整，鄉民却也都已經回家，這兒居民，十之八九，是在騰衝城內做生意的商人，所以很富有，房屋建得非常的高大和堅固，和騰衝農村中完全不同。敵人今日還估領着對山來鳳寺附近及城區的但比這裏都要底一些，沒法描準此地發砲，所以使此地民衆能更安心返家的大原因。

×××團廖定藩團長的前方指揮所，就在石牌向南去半里的地方，廖團長住在一個姓楊的民衆家裏，當在攻擊高黎貢山的時候，廖團長率領二營人，繞山間小道，到北離公房山的橋頭，燒去三敵人四三個大倉庫，使敵人有後顧之慮，關於這些戰蹟，記者已經在一寸河山一滴血那篇通訊中報導過了，上次在山上沒有機會見面，今天見到，無限的高興，他把上次攻擊的詳細實況，又親口向記者敘述了一遍，記者更知道當攻擊環境的困難，以及所佔領的橋頭地形的太重要，敵人乃派大軍，數路增援反攻，被迫作肉搏戰爭之後，退回去，他的任務却已達到了。

自從渡江反攻以來，廖團死亡了二位營長，二位營副，四位連長，一位連副，排長以下

幹部及弟兄，死亡將近五百人，對着這些傷亡壯丁們，可以看到我們作戰的困苦，和戰鬥精神的旺盛。

去老峭坡前線

我們急於向第一綫上去觀察，所以在團指揮所內吃了幾杯茶以後，由廖團長帶路，即繼續前進。

走出村子半里地，立刻是本地人稱為深坎壩的一片高原，起初地面開廣平正，除了幾十個墳墓，稀疏的分列在上面而外，一無樹木陰蔽，對面却立着來鳳山，下面橫卧着滕衝城，這樣的地形，我們大羣人通過，是很容易被對面山林中的敵人發覺的，於是大家散成一條很小的散兵綫越過這一百餘平方公尺的開闢地區。

接着翻過一條堤，踐過一個深水塘，就是進了青木叢林的中間，這一個叢林熱帶的高度，仍和前面深坎壩一帶一樣高，因為水源無法積流不能利用他來種五穀就改種了這種容易生長青木林，俾得附近山村及騰城之燃燒之用。

每塊青木林的中間，與前面開闢地帶一樣，有堤隔着，每一塊的大小，那約一百餘平方公尺，大概是林木主有權的分界，我們的砲兵陣地，就利用着這種深密的掩蔽，分佈在靠附城垣的方向，絡繹發砲攻擊敵人的目標。

記者和廖團長走到前面，一面走，一面談着敵我戰鬥的情況，廖團長談到士兵的問題，就

說：「敵人的這種侵略行為雖然為我們深痛惡絕，但是他們每一個士兵的戰鬥精神，值得我們佩服，他們有一顆子彈，就得抵抗，一直等到彈盡的時候，他們一定埋藏了他們的槍枝，不給我們利用，」他結論說：「這次向騰衝攻擊以前，我召集全團將士兵訓話，要學習他們日本的這種精神，來攻擊敵人。」

翻過了許多的堤，大約走了三里多路，到了金塘坡，這兒仍是圍在林木的中間，我們却已於城的正北方向，走到了西北角上，騰西的騰衝公路，就因騰衝的西門出來，經過老峭坡的西麓開闢在這叢林的中間，翻過這一帶，崎地帶，通到滇灘壩中間去。

我們順着公路下面，約一里地之後。叢林已退到山上面去，公路傾斜的蜿蜒在城垣的上面，團長就警戒着記者說：「走公路旁的草地上面吧！否則敵人很容易發覺有人在路上行走，他們會得突然的發射幾顆機關槍子彈來的。」

又下山一里，公路仍繼續向下，前面有一方小高地，這是老峭坡了，幾天以前，敵人數十名，高在這高地上面，憑藉堅固工事，與我軍戰鬥，一直我們把那些敵全數殲滅了，完全佔領了下來。

坡上敵堡壘巡禮

這次騰衝反攻戰爭之中，敵人因為沒有堅守外防綫的兵力，外圍他們的防禦，都是守點不守綫，在每一條通道上面，地勢優越和重要的地方，都建築着極堅固的堡壘工事，裏面藏

着豐富的糧彈，足夠他們半個月或半年應用的軍需，毒高黎貢山上每一個據點如此，在別的地方也都一樣，他們可以頑強的死守，一直到他們遠處的援軍，到來協助。

但是想不到滇西戰場上，他們是失敗了，我們的部隊，已分散到從緬北一直到中南半島上每一個區域，到處有我們英勇部隊牽掣着他們的調度，於是後援是斷絕了，在前綫，時常聽到芒市和八莫方面，有幾千幾千的敵軍，可是等待確實消息傳來的時候，知道那些部隊都是毫無鬥志的印緬偽軍，所以一個也不見前來救援。

老峭坡敵人的堡壘也同樣的情形，於是我們英勇攻擊的結果，也不免白刃相見，全部確實佔領。

記者上坡的時候，巧逢天雨暫時停止了，雲霧向上收縮上去，距離騰衝城垣的地平線上空約五百公尺，變成了一片雲海，把東面的高黎貢山，和西面的高良工的山麓尖上的大峯，都籠罩在雲霧的中間，灰白色的雲，視力可發覺他正向北面飄浮，千里一片，連接城牆的平地上，除了山脚下稀疏的村落的是被古老的樹木包圍而外，稻秧已尺來高，也是綠油油的一大片，走上山坡的頂上遠瞻，似乎整個的世界，是在這數十里方形的一個小天地似的。

老峭坡是一個距城僅一千五百多公尺的高地，城垣的附近，除了西南角上的來鳳山比較這兒略較高而外，其他的飛鳳山，寶鳳山等，都比這兒要略低，山頂的圓周約五千多公尺長，敵人用鐵綫網把它重重的圍着，向內每隔二十餘公尺，就再築一條條的鐵綫網，一直堡壘的四周。

坡頂上有幾十個堅固的石壘，這些石壘，很自然的被敵人利用，作為外圍的工事，聯接這些工事，都有五尺深的交通壕，通到中央的一個大堡壘，他們像蒼鼠拱衛着太陽一樣。

中心的最大工事，是敵人把石壘上的大石頭搬過來。建築成功的，在全山的中間，石牆約厚二公尺，四面有幾個射機閘槍的窗口，有幾條地道通到十幾公尺以外的倉庫和地底營房，營房的二端又是交通壕，這樣一個用小鋼砲也打不開的工事，除了肉搏而外，無論如何不能致敵人死命的。

我們從被炸開的鐵絲網上到達堡壘，只見滿地都是我們大砲迫擊砲的彈坑，手榴彈的木柄，也到處都有，還有許多敵人遺留機槍子彈，和大包的洋芋等食品，那些東西，在地下多已發銹或腐爛得不能應用。

遠眺騰衝城

上坡的時候，李春廷營長從更前線的營指揮所到山上來迎接我們，當我們一同從中心堡壘交通壕中，繞騰城西北方面的時候，記者躍出壕溝，李營長立刻提示記者說：「留心給下面的敵人發現，他們要射擊的。」

真是我太疏忽了，我俯身下來，再向前一看，整個的騰衝城，就在山腳的下面，西城門外的英國領事館的大廈的樓房，突出在林木的中間，我們在山頂守望的兄弟們，雙手握着槍，依賴着向東南傾斜的墳墓，虎視眈眈的對着那兒的注視，營長補充一句說：「英國領事館

敵人最多了。」

記者俯身着向前，選擇了一個叢堆，俯臥在上面，用望遠鏡對這個久仰大名的騰衝城，細細的觀察了一番。

整個的騰衝城區內外，是在密密的古樹林中間，樹林中間影約的見到屋頂和白色的牆角，西門一帶城牆像一條長蛇蜿蜒在林木間，有的地方樹木較少，就顯露在外面，有的地方，就埋在樹林深處，西北城角的拐角樓像是蛇尾，英國領事館是蛇頭，正在向來鳳山游躍而上。

城西幾百公尺，大盈江像一條蛟龍，曲彎地，安靜地睡在城牆之外的水田中間，也自北婉轉下來，向來鳳山脚下游去，最近敵我雙方，就在個這區域中對峙着，我們憑江向東攻，敵人憑城向西守，日來盟機把城牆炸出一個缺口來，西城門也像開啓着，但敵人只能偷偷地走出城門，却不敢爬出缺口，我們守着大盈江上的幾座石橋隨時準備進攻。

蛇被炸中了要害，動彈不得，準備死亡，白龍却活躍的，幽靜的在大地之上舒展身心，從天時，地利，人和上，我們的攻克騰衝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再向南望，來鳳山，的山頂高矗在雲海中間，這山頂一帶早都被我軍佔領了，山的東北麓，是來鳳寺，這兒有四座敵人的堡壘，幾天來，我們飛機時常去炸，大炮時常集中攻擊，但堅固的程度，大概愈勝於老峭坡，重要性些更在老峭坡上，所以敵人以四千五百人，在那兒堅守，我們知道攻城之前，必先要攻克此山堡壘，所以近來，正在發動那兒大規模攻勢，

在這雨勢暫止的時候，大砲聲，機關槍聲，不斷的傳來。

至於攻擊到城中的大砲聲，時常在吾們觀望處的上空，呼然吹過去，在城內發出清楚的爆炸聲，但是為樹木所遮蔽見不到冒出的白煙。

敵人的大砲，留在城區的已經很少，他們很少發砲，並且時常利用城內街道，隨時在城區之內移動發射，這兒發幾砲那兒發幾砲，他們是深怕被我們發現目標後，集中大力攻擊它。

抵達大盈江畔

記者在山頂上觀看了約莫一個鐘頭，師長他們先走了，廖團長來招呼我下山去，才離開俯伏着的墓堆，仍回到中心堡壘後面，繞道下坡去。

這時天公不美，雨點又開始降落，愈下愈大，我們從綠蔭蔭的草地上向觀音堂營指揮所前進，約一里即已下坡，即在大盈江畔二十公尺的舊石子大路上前進，路的一旁都是大樹和叢草，所以不易被敵人發覺，不數十步，即走入觀音寺村，村民因為戰事正在進展中，都已疏散到距離較遠的村落中間去。

大盈江上面的一座大石橋，就在村中向東幾十步路的叉路上，這座石橋的四面，都有樹木繞環，正是一個天然的防禦據點，我們的哨兵，比山上的哨兵，更謹慎，更小心翼翼的守，因為距敵人不到五百公尺。

記者沿着叉路，走到哨兵面前，隨意的問哨兵：「敵人會衝出來嗎？」

「他們不敢衝出來，衝出來倒好了，我們可以殺個痛快。」

昨天下午，被炸開的城缺口上，忽然爬出一個穿藍色短衫褲的人來，他想向拐角樓方面去，他的行動被我們的守軍發覺了，立刻用機槍掃射，把他打死了，是敵人呢，還是城中的漢奸，不得而知，但根據另一件事，記者可以斷定他，這一定是一個漢奸的下場。

另一件事是這樣發生的，前五四天的晚上，我軍派了一排弟兄，在黑夜中摸索到城缺口，一個個的爬了進去，他們以為可以偷營成功了，忽然踏到了一個十幾歲的中國小孩子的身上，小孩子是在城中的漢奸的子孫，他這晚被敵人綑綁，露在城缺口中間，作為活生生的信號，當我們英勇的弟兄踐達到他的時候，他驚駭得叫走來，敵人事先預防着的機槍，立刻集中向目標射擊，製城的弟兄，不幸因之死亡失蹤十數人，那孩子當然也打死了。

記者對着這神秘的城缺口，怎不神往，可是偷視了幾分鐘，除了「多」的雨聲，和「沙沙」的江水流而外，大地上平靜，涼和寂寞，一些見不到城缺口和附近的樹木中，有任何動靜，否則發見個把敵人，用機槍或步槍來親手射擊他一下，手刃敵人，是怎樣痛快的事。

離開橋，退回到石子路上，再向前不到一百公尺，已是祇達李營長的指揮所中了。

小脚想踏平天下

營部有幾個後窗，這些窗中，都可以見城牆和缺口，師長他們先到，已經休息，李營長

準備了一些糯米粉，請大家吃點心。記者端着碗，仍在半啓窗中注視缺口，滿心只怕天下太平，希望有一些變化，可是一直到吃完點心，離開營部，仍沒有見到什麼，在這兒，望遠鏡下，那昨天被射死的人，看得非常清楚，但是面在對着城牆，橫躺在地上，看不出是什麼人，要是敵人的話，昨晚上爲什麼不收屍埋葬呢？

李營長是廖團三位營長中，經過高黎貢山大戰，還在繼續作戰的一位，其他二位，都英勇的殉國了，李營長是行伍出身的，現在却在百忙中偷暇補修英文，外國人送他的英文雜誌，到那兒，也帶着，這種好學的精神，以及打硬仗的勇氣正是少有的。

在營部休息了幾分鐘，順石子大路回石牌去，這兒沿大盈江，在對着城牆、有時石子路上到大盈江旁邊沒有樹木的開闢地區，敵人立刻射擊，有一次某師的幾個弟兄、太大意了，并肩前進，被敵人一顆步槍子彈打來，射死了三個，這顆子彈真是太有價值了吧！也有送飯的弟兄經過，給敵人發槍射擊的，防止這些危險，現在就村內的老百姓家中，打通了泥牆，從屋子裏面經過，我們就穿門越牆而前進。

走過觀音堂，經過一方凹地，約二百公尺，這一個暴露得太大的地區，只有一個個的跡散於前進。爬上凹地的東端，即到陳家營，一個人家園裏長滿了桐葉樹，桐葉結得像蘋果似的，一個個的掛滿了樹，真是可愛，這種桐樹，在滇省頗不多見，這兒既然結得這樣多，連大，大概土質頗適合於種桐葉，那山上的青木林，要是改種桐樹，不是一宗大莖的出產嗎。

這時忽聞大砲聲發射了幾下，聲音很近。一回兒迫擊砲聲，機槍聲，步槍聲大作，打聽

了一下，才知在城北有個村子中，老百姓去斬蘆葦的，給敵人發覺向田中發射了幾砲，我軍發現他白煙起處，就發砲攻擊。

勝北村落相當多，走完一個，到臨大寬邑，太陽從雲端中露出了一些光芒來，我們祈求他天晴，因為天一好，盟機立刻要來炸來鳳山敵人的堡壘了，但只是曇花一現之後，又成了陰天。達寬邑的村頭，有老百姓出來賣牛肉的，此地民衆又漸漸的多了起來，壯丁已組織起來協助軍隊工作。

又約一里，到楊家坡，經過一個小農的門口，忽聞門內有女性大聲叫喊，我和團長入內去看，原來是聚著二十多個年老婦和女孩，孩子在看一個巫婆做法事，他們祭著滿屋的菜，巫婆是小腳，在屋內亂奔亂跳，口中唸唸有辭，旁邊的女人們齊聲和着；「好了，好了，」巫婆見到我們進門，打了一個呼哈，醒了過來。

「我們在求菩薩保佑你們打勝仗，他在踏平天下，保佑勝利。」老婦們說，他們學了幾個新名詞，「踏平天下，我踏平天下……」巫婆喘着氣也對我們說話了。

我們苦笑了一下，繼續前進。

走上歸途

回到團指揮所，這兒姓楊的房主很客氣，準備了七八只炒菜，和很好的升酒來請我們便飯，這一頓相當豐富的晚餐，使我們火線巡禮時的疲勞，已完全恢復了。

吃飯後，沿石子舊路返大部去，經過了大寬邑，下馬場，上馬場，義慈巷，洞覺村和油燈莊等村子，回到護珠寺，這些村子的東面，都是水田，西面接着大山，只有南北有相通的一條石子路，在路的兩端，都有一個石牆圍起，但大都只有一個門，沒有大門，在門的頂上，都用一尺見方的石頭，刻着「詩禮之鄉」，「自然中興」，「承先繼後」等字樣。

歸途上，間或看到有署名為「中央特派員」在牆寫的標語，寫着什麼讀不通的句子，像：「盟國合作自然中興」字樣，有時下面署名「信天」。問老百姓們，說是一個姓李的寫的，這一個的寶貝，真不知是什麼意思。

回到師部，時間已在傍晚七時了，寄語後方同胞，在前方，遠征的武裝同志們，從飢寒交迫的，世界最高的戰場——高黎貢山之上下來之後，在平原上同雨作戰，真算不得一回事了，他們快克復騰衝城了，快打通中印公路了，可是你們怎樣慰勞一下呢？

聽說昆明人士，捐了五百萬元來慰勞，記者在前線知道：那些錢不足夠送每個弟兄一條毛巾，要使那個數目送，實在是多餘的事呀！

（七月二十二日寄於護珠寺）

第三輯

一寸河山一滴血

高黎貢山的戰役

——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止——

進兵高黎貢山

「我國遠征軍進兵滇西，反攻騰龍，俾與遠征駐印軍會師中緬邊疆，打通中印公路。反攻戰爭，於五月十二日，在衛長官×××集團軍霍總司令指揮之下，於滇西高黎貢山之東，北起六庫，栗柴壩渡，水井渡，猛古渡，經緬曼渡，大沙壩渡，雙虹橋，龍潭渡，南迄周家渡，惠仁橋等渡口，主力大軍，相繼渡河登山，攻擊高黎貢山各大小叉口，進襲敵軍，爭取騰衝，戰爭開始迄今，已一月有奇，各路大軍，均已超越最高山峯，抵達區麓龍川江畔，現自

斤馬迄順江江苴為止，數百長方公里之間，敵軍已全部肅清，完成此次戰爭中之第一階段攻擊任務。

克復南北兩齋公房之前夕，記者即隨霍總司令抵達高黎貢山東麓，並立即至最前線之軍師團營部視察，現為使後方民眾明瞭滇西戰爭第一階段完成經過詳情起見，特將全線作戰經過，作系統敘述。

記者可告慰於後方民眾者，我軍雖歷經千辛萬苦，既遭敵猛烈反攻於先，復受雪線以上，嚴寒逼迫於後，又因交通不便，糧食供應不及而遭受饑餓，傷亡奇重。但士氣之旺盛，空前未見，負傷官兵，倘一足可行，一手可握槍支，仍負傷居留戰壕內，與寇軍搏鬥，迄記者發稿之時，我追擊部隊，均已分路再渡龍川江，向騰衝城推進決戰中。

前往騰衝之通路，仍關山萬重，但在我軍旺盛鬥志之下，攻克之期，當不在遠，後方民眾，自可拭目而待，記者於雨季來臨之叢山間，眼見大雨連綿之最前綫所望於後方民眾者，希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目標，大量發動勞軍運動，輸款購買副食品，供應前方，俾英勇將士於食野葛菜，野韭菜，野芹菜獲得僅大戰果之後，略增營養，俾助長戰鬥力量，早日攻克目的地，則不勝馨香祈禱矣。

強渡怒江成功

霍軍全部人馬，抗戰以來，為輾轉東南西南半壁河山之常勝軍，此次自湘西滇南調到滇

西後，×十×軍×師精兵，已奉令調往印度增援，攻擊密芝那戰場，該地之攻勢，賴此部份力量之助力極大，但本軍因分量分散，即以其他×師團軍補充，故力量未見薄弱，協力進攻，更同心一致。

進攻北齋公房主力的×十×軍××師，十一日傍晚七時許，在葉佩高師長領導之下，即開始渡怒江，×××團陶達剛團長率隊由猛古渡過江，師部將領亦由此過江，為正面攻擊部隊×××團覃子斌團長率部由栗柴壩過江，為右翼主力，×××團廖定藩團長率隊由水井渡過江，為左翼主力。

渡江時，怒江水流雖急，但×十×軍工兵營，在湯子斌團長指揮下，已將渡江技術，在大理洱海之大風浪中，訓練成熟，所以在各渡口駕駛木船橡皮艇，皆駕輕就熟，絕無一兵一卒，因渡河而受損失，橡皮艇每艘可坐一班士兵，十隻小艇窮一夜時光，已將全部渡河任務完畢，十二日整天，大軍向高黎貢山北齋公房進軍，其中除了栗柴壩渡登陸，我軍上岸不久，在觀音寺與敵發生遭遇戰而外，全部大軍，沿江向山中推進，都沒有遇到敵人。

自康郎渡，緬甸渡大沙壩渡渡江者，為×十×軍××師全師人馬，在李志鵬師長率領下，分路進兵野豬堂飛頂街及唐習山等地。在唐習山大尖山方面與強敵遭遇，嗣該師奉令以一部佔領雪山，主力由大麥他向高梁弓之敵攻擊。

另一部份同在栗柴壩渡口以北的六庫附近渡河的××師顧堡裕師長的×團人馬，此路由北部向西南推進，翻山越嶺，進襲茶山河空樹河攻擊敵人之後路。

十三日晚，××軍××師，在趙鎮藩師長率領之下，大部在緬曼渡江，××師××團張師長及佟道團長率領之下，通過雙虹橋，即晚到達大尖山夾擊屠習山之敵，這幾師是進攻大塘子及南齊公房的主力軍。

至十四日前後，霍部大軍，均已於各渡口先後渡過怒江，浩浩蕩蕩，向前推進，霍總司令本人，自開始渡江之時起，即率領方天副總司令，閻漢籌軍長，周福成軍長，及高級軍官，親赴雙虹橋之山頂上，指導怒江作戰。

當二年前，騰龍失守時，我國素以善戰英勇著名之遠征軍某軍，在海外歷建偉功，最後不以戰敗，而失利於天時地利，記者當時痛心疾首，認為以後只有保衛怒江，始可反攻緬甸，怒江已成為黃河第二，保衛黃河，守住山西，故都北平有重見光明之一日，保衛怒江，攻克騰龍，國際交通有重開的一天，今日我常勝大軍，破斧沉舟，不入騰龍誓不返，橫斷山脈上之冬雪已開始溶化，怒江的洪流已激增數尺，攻勢迅速完成，從此長驅直入，直蹈巢穴，這一鼓英雄之氣，在我國西南邊疆上向天際直衝。

我軍強渡怒江時，敵人還睡在迷夢之中，高黎貢山之天險，倘敵人早發覺數小時，憑一年來修築之堅強工事，由山頂居高臨下，我過一隻船，他打沉一隻船，無論如何，沒有一兵一卒，可能超過這條大江口的，現在，却因不明我反攻決心，不知我渡江如此迅速，所以被我完成大舉，強渡全部完成之後，敵大舉攻擊，南北兩綫，都發生空前大戰，但已經來不及了。

灰坡小橫溝的大戰

關於爬上高黎貢山的困難情況，記者已在『關山重重去大塘』一文中，略加敘述，當五月十一日在粟柴壩，渡過怒江後，×××團即在十一日晚黑夜之間，與敵激戰，一面攻擊，一面向山上爬，敵人抵抗不了我們的一鼓銳氣，即晚失守，退上數十里，退守丙風丫口和苦竹林。這兒，經過我軍的分頭進襲，敵人十三日即向高黎貢山山頂上撤退，退過勝盤山等二十多公里，到達冷水溝標子北五六公里名叫韭菜地（又名劈柴地）的山地上工事中國守，我軍却自敵人北面追縱而上，十四日經過大吉地，到韭菜地，包圍敵人，作防禦工事圍攻。

於正面猛古渡渡江的×××團第×營，經過雲街向小橫溝十三日拂曉開始，向敵人進攻，一路上未逢敵人，向山頂推進二十餘里，仍無敵人，弄得有些莫名其妙起來。那知敵人忽然自高山之上，向下大地襲擊，大砲，平射砲及機關槍發如連珠，×營營長姚立功不幸於七日陣亡，於是此地改攻為守，嚴密守住敵人。另由第×營由左翼包圍，繞小溝攻擊小十橫溝上十二餘里的灰坡，將到灰坡時，無路可通，即在叢林之中，開路前進。

從灰坡到小橫溝一線之內的敵人，為五十六師團一四八聯隊個二中隊×千餘人有大砲三門，白砲一門，機關槍，步砲極多，因為見到高山後，我軍無路可上，即把大部份兵力置配小橫溝區域之內，正面攻擊。灰坡方面，人數較少，我軍×營乃由灰坡左翼麓路而上，佔領西部高地，敵人死力困守，第三隊德雲中隊長於十七日被斃，十八日佔領灰坡，殘敵向小橫

佔領灰坡之後，葉師長即親至灰坡指揮，一面向上防守冷水溝敵人向下襲我軍後路，另一面即以二，三兩營，開始向敵攻擊，迫擊砲數門，亦在山上之小竹林中協助作戰，七次向小橫溝進攻，不能攻克，十八十九兩日，敵向我反攻，想破我防線，向西突圍，葉師長即向部下宣佈：『不能攻克小橫溝，灰坡被敵包圍，此地即為我葬身之地』。并下令大舉進攻。

二十日我進展到小橫溝敵人營地中心，我機亦來助戰，向激林間之敵人大砲陣地轟炸，二十一日，我軍大量彈藥，亦由小路輸送到達各營部，即全綫總攻，即日經激戰後佔領，敵人傷亡數百。死馬二百匹，遺屍遍地，我軍搜索獲得全部敵砲外，其他得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四挺，步槍數十枝，軍毯子彈等甚多，殘敵數十人，將大砲埋於泥土之中後。即由小橫溝西北小路，向韭菜地敵陣地狼狽竄逃。

即日，我軍兩連，由劉副師長親自率領，向西進襲，當日佔領大松坡，二十二日佔領茶房，二十三日推進至冷水溝東之附近高地，韭菜地附近之我軍，作包圍之形勢，此時山頂上連日風雨，嚴寒，後方給養補給亦極感困難，我將士均與敵人及氣候戰鬥，第一夜凍死士兵五人，第二日又凍死九人，幸而民衆之幫助，送來蓆衣數百件，作為防雨之用。

記者要回頭把十一號晚，在永井渡渡江，作為預備團的×××團幾日來動向，作一個簡單的追述，該團渡江之後，於十三日由西牙街附近，抵達辛有街登山後，得到我軍便衣隊的報告，從辛有街向西，繞過冷水溝的田邊一個丫口，有小路可向高黎貢山西麓敵人一個後方

的要地：橋頭街進襲。橋頭是敵人的補給地，因為現在敵軍大部份已向山頂上北齋公房等地防守，橋頭敵人後路無守備。

這支軍隊得到這個確切情報之後，立刻改為挺進部隊，十四號一日的時間，越過了高山，十五日到達橋頭，立刻攻擊敵人，十六日佔領橋頭街，敵吉元少佐戰死。我軍攻入之後，佔領敵人彈藥，糧食及被服倉庫五個，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收穫，士兵每人除獲得飽食而外，并且每人得氈子，及呢子大衣各一件。

二十日，該團第×營人馬回頭攻擊馬面關及朝陽地，攻入該地後復又退出，另一營回頭於冷水溝之南向六五〇一之高地進攻，二十七日敵人由瓦甸街向橋頭進攻，人數在千人以上，并有大砲六門助戰，二十八日與我接戰，我第×營孤軍奮鬥營長吳耀恆陣亡，我官兵傷亡約五百人，敵死亡亦著，卒以孤軍無援，二十九日晚退至齋公房以南之五元宮，敵五百餘人，向東迂迴上山，前往冷水溝助戰，三十日，我×××團又由三元宮繼續攻進至馬面關及朝陽一帶，襲擊冷水溝以西，敵軍後路。

圍攻大塘子到克復南齋公房

經過雙虹橋附近一帶渡口向南齋公房進攻的×××軍×××師主力，自渡江之後，一路十四日由敢頂街經猛林，攻打磨習山，又分路以×××團自魚塘，與喇魯十六日攻打雞心山，又由二十二日以一部份兵力翻過大麥地，石堡等地，攻擊打魯坊及舊街，切斷敵人大塘子

後路，此是爭遠路的作戰形勢，唐習山與敵發生激烈戰數晝夜。

中路的××師，十三日渡江之後，攻佔浮岸，繼即自馬蹄山山脚，向山頂進攻，此路遭受敵人強大部隊抵抗，霍總司令在馬蹄山對岸怒山山麓，下營村，日夜指揮進攻，以砲兵發揮堅強威力，以少兵奮力進擊，前仆後繼，全師官兵，無不奮勇前進，自十六日拂曉攻擊開始，日夜激戰，經五日之苦鬥，馬蹄山頂之密林中，在我強烈砲火攻擊下，全部炸為平地，最後敵以彈盡援絕，仍堅守優勢戰壕，潛伏不出，待我軍進攻至工事附近二十公尺以內，始大施射擊，阻止我軍攻勢，我軍亦以無畏精神攻擊，及至戰退敵人之後，發現有英勇士兵，已衝鋒前進至敵工事四五公尺以內陣亡者。

××團由雙虹橋過江之後，繞馬蹄山南路，向芒林及干里向大塘子南路百花林進攻，為南路兵團，三路進兵。自十四日開始，二十三日始將大塘子四面各高地全部佔領，即日進入大塘子，獲得赤齋公房一棟的第一次偉大勝利，此役俘團長一人，營長一人，連長十人，亡營長一人，連長八人，美國連絡少校一人，連長以下官兵××人，敵人一聯隊，全部均被覆滅，逃者僅零星敵人數人。

這僅為戰爭的開始而已，我軍×區，二十四日即向西進襲舊街敵退南齋公房，次日我軍即至齋公房附近黃青樹等地與敵對峙，××師於正日攻擊，××師則由百花林向西，經柳崗，龍堂，巴地，抵達路新。

黃青樹及路新兩地，都在拔海四千多尺以上的高山山頂，向山上進攻，黃青樹向南齋公

房去要爬上至六千餘尺以上，此路有約一尺公寬的泥路一條，但受到敵人居高臨下的工事，自二十六日開始攻擊，至六月十日為止，沒有方法可以爬上去，連日在對峙及消滅敵人的準備攻擊中。

自路新向西，對着不面到一尺寬的羊場小道，陡直險峻的雪山正面，連日下雨，路滑難行，××師之一加強營，十六日即強行進擊，十餘里山道，一面以工兵四連，開山推木，建築道路，一面全師推進，二十八日先頭部隊到長坡，主力繼續推進，二十九日攻擊江茸街東南五一八六高地，三十日攻佔，三十一日開始進攻江茸街。

六月四日，敵軍自江茸反攻，五日，敵一一三聯隊自長坡以南之牛屎坡，向我背面作滲透戰，我××師腹背受敵，乃撤退至雪山。此役敵攻勢凶猛，為其曇花一現之最後反攻，我軍因避免損失，於退回雪山後，略事整軍，改變方針，以××師援助××師攻擊南齊公房。

××師之一營及另一連，已於四日繞道南齊公房之北高地，準備側擊，十日，××師即以一團官兵自南向北，助攻南齊公房。我軍之敢死隊十餘人，自南齊公房南北懸崖絕壁攀登而上，一壯士不幸失足身死，十一日下午，敢死隊抵達南齊公房敵人壘壘之內敵人驚駭不及，以為天神降臨，死亡於手榴彈下者極多，時担任攻擊之戰軍，亦自正面向敵進攻，即將南齊公房確實佔領，少數敵軍退守崗房，我軍連縱而下，佔領崗房。

十二日，崗房我軍繼續向西推進，南路我軍亦自雪山向江茸進，十三日攻擊江茸東南大

坡，戰鬥極烈，我傷亡二百餘人，十六日，北路攻克林家鋪，南北兩路夾攻江苴街。

江苴街為敵人高黎貢山西麓之重要退路，所以敵人退却至此，為保持瓦甸界頭等地的生命線，全力固守，我軍自十六日起攻擊，一直到二十一日夜半，自瓦甸等地追擊敵人南來部隊抵達，并以敢死隊二十餘人，奮勇衝進街子，始正式佔領，據當地人士說，克復的前一天，敵人尚有一輛小指揮車，從騰衝駕駛到江苴街來指揮作戰。

××軍原來有駝馬×百餘匹，因為在雪山一條路上運輸；荒山苦寒，又無馬草，饑寒死亡者×百匹，其他×百匹瘦瘠不堪，身體衰弱之士兵，因不堪饑寒而死亡者，一月之內，亦在×百人左右，××師趙師長，曾因無糧食接濟，食稀飯二天，士兵飲食如何，即可想像而得，如此艱辛之戰場為從古以來，舉世各戰場所未聞，而我英勇將士，卒能戰勝強敵，攻佔高黎貢山，真是除了全馮霍總司令指揮有力，全軍官兵的旺盛鬥志而外，記者實在想不出其他什麼原因，可以取巧獲得勝利的。

北齊公房戰役經過

北齊公房方面攻擊敵軍亦已進入了最艱苦作戰的階段。二十五日開始，我軍××團第×營營長魯砥中，向冷水溝北之高地上，向冷水丫口進攻，敵密集反攻。次日，葉師長等由大寨附近，向山上指揮攻擊，工兵以破壞筒進擊戰壕，工兵一排傷亡僅剩六人，魯營長不幸陣亡，我軍攻克北風坡附近一帶地區，即日，××團第×營，由覃子斌團長親自率領，向冷

水溝以北之高地前進，當晚×××團八連包圍北高地後山攻擊。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覃子斌團長率隊至北齋公房，即開始進攻，未及二小時，團長陣亡，北齋公房未能攻克。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及三十日數天，乃準備再度攻擊，三十一日，×××團×營陳品三營長入攻韭菜地高地，將十三日由兩風丫溝退到之人敵，畢竟擊退，得步槍七支，殘敵十餘人，由韭菜地向南退入冷水溝丫口之堡壘內。

六月一日，敵由冷水溝丫口向我×××團六連陣地反攻，六連在北風坡之高地死守，陣地被圍，堅守不退，最後僅存六人，幸我後援來協助，得將敵人驅回堡壘中，此役敵遺屍三十一人，傷亡當在八十人以上，死中佐一名。

五日，我×××團佔領朝陽地，并推進至馬面關，佔領後，即交友軍防守，十二日，敵自西面來進攻，馬面關失守，十三日朝陽地失守，及以×××團第×營部營長率第四第六兩連推進至齋公房及朝陽地間之小石橋，阻止敵軍前進。

十四日早晨，敵自冷水溝丫口堡壘之內，派出五十餘人，與朝陽地敵夾攻小石橋我軍，葉師長乃令郭營長誓死堅守，即日下午二時，派×××團第×營自北向南，向冷水溝丫口進攻，葉師長親自率領砲兵，由東向北風坡攻擊，×××團×營四連，自南向北進攻，并派×××團五六兩連，向西進攻北齋公房。

冷水溝丫口之堡壘，敵自南向北之工事極堅固，有五道防禦戰壕，我之攻勢，分為三波，第一波用手榴彈及槍彈，第二波以衝鋒槍，第三波為輕重機關槍及戰防槍，敵人防禦凶惡

，我軍攻擊得更凶猛，自十四日上午二時開始，在大雨之中攻擊，不分晝夜之大戰二十八小時，十五日晨八時，佔領右翼堡壘，上午十時三十分，佔領左翼堡壘，即日下午， $\times\times\times$ 團攻克朝陽地， $\times\times\times$ 團廖團長率追擊隊，攻擊馬面關，十六日晨八時，攻克馬面關老頭山，同時 $\times\times$ 師佔領某山頭，十時，馬面關完全克復。

是日下午， $\times\times\times$ 師驅除敵人佔領橋頭，二十日已將瓦甸攻克，二十一日，攻入江宜，這記者發稿時，我軍 $\times\times$ 軍及 $\times\times$ 軍，已將隴川江之全部敵人，完全肅清。

霍總司令攻熱新計劃

記者完稿的時候，霍總司令已經又擬具作戰計劃，發出作戰命令，實行第二段進攻騰衝城區的戰爭，日內各路分別建造便橋，渡我軍過江。後方同胞閱讀到這兒，請看第二版上，我軍向騰衝推進（三）勝利捷報吧！

（六月二十三日寄）

血戰來鳳山

騰城外圍的戰役

來鳳山是騰衝縣城南門外三里的一個拔海三千五百尺，距騰城平壩高千餘，尺面積縱長七八里，橫門十餘里的獨立小山，山的四周，除城垣及南門外關市外，騰衝縣最富庶的鄉鎮，如滿金邑、綺羅鄉，大董，和順鄉等，都環繞在它的山麓，山陽有華嚴寺，山頂有來鳳寺，與騰城西南十餘華里的寶鳳寺及珠岩，騰城北面十數華里的護珠寺，合稱為騰衝四大古剎。因為這兒距城最近，向來香火最盛，遊客最多，來鳳山因山寺而得名，到過騰衝的旅客，沒有不上山去玩一次的。

從軍事的角度上來講，此山距城太近，倘山頂被佔領，像紫金山之於南京一樣，全城一目了然，甚至於每一條街道上的行人都看得清楚，所以守住來鳳山，可以保衛騰衝城，來鳳山不守，即使城內有再堅強的部隊，也沒有法子可以固守的，再則，固守來鳳山，即使城垣不守，山左有騰龍公路，右有騰八公路，皆可易地而守。

敵八從高彩貢山自北向南退下山之後，為我大軍緊緊壓迫，百餘里間，不敢固守，一直

退到城垣附近十數里地的飛鳳山，近郊二里地的老哨坡小文筆坡等地堡壘內抵抗了一下，但畢竟壓制不了我軍的威勢，以及從東北，西北二方面翻山越嶺而來的後路包抄，就退守東鳳山頂到城牆四面的堡壘裏面去待援。

我們進攻的部隊，到遠城垣及來鳳山附近之後，即派堅強的挺進部隊，向東南騰龍公路去，消滅了敵人沿路的大小據點，反過來重重密密的建築工事防止，龍陵自敵方面過來的增援，以及切斷守城山敵人的歸路，至於騰八公路方面，另有遠征遊擊部隊，先向那兒，騰衝西南瘴區的土司區域內，向八莫方面挺進。這個區域，因為一片蠻荒，正當雨季，惡性瘴疾蔓延極廣，敵人也無法入內去阻止我軍設防。

國旗昇上來鳳山頂

我們的軍需當局，判斷了來鳳山的重要性，所以一面派堅強的部隊守着東北西三門而外，一面派大軍自南、東、西三方面向來鳳山壓迫。我軍自荒無人跡的高山，到達騰衝城四郊的鄉鎮之後，當地老百姓已紛紛返家，壯年農人，種秧完畢，起來援助軍隊運輸，耆紳們的貢獻力，和勞勞；當日高登貢山的辛勞，已換得了崇高的代價，經過這一個短時間的整軍，七月二十六日正午十二時，盟機三十餘架飛臨來鳳山及騰衝城內，大事轟炸了一次。我軍亦在大砲聲中，向來鳳山攻擊。

敵人保衛來鳳山的據點，來自東南城角高地開始，自北向南每隔二百餘公尺，傾斜向山

匪建築，共有四個堡壘，都在有交通壕相連接。西自西南城角英領事館開始，在竹木間植着
的叢林間，沿大盞江東岸傾斜山坡，挖鑿交通壕，通到騰衝著名的大瀑布壺水河橋上面，有
一個鐵骨水門汀工事，及二個堡壘，一名白衣間，一名小圍坡，其他的輕機槍據點，不下十
餘處。正南在來鳳山頂上，有敵人的四個大堡壘，最西的峯名營盤坡，敵稱第一陣地；第
二個在最高峯上的上面，山峯名大文筆坡，敵稱第二陣地；第三個名二道坡，敵稱中陣地；最
東的一個名象鼻子，敵稱第三陣地。來鳳寺是在這個半圓形的中心點，為彈藥及糧食庫所在
。這陣地，是敵人兩年以內，陸續修築的。

我軍的配備以主力向山頂上四個高地攻擊，東西兩方亦分別側擊協助，我機第一次轟炸
時，一個炸彈正好落在山頂上的營盤坡，即敵人所稱的第一陣地內，這真是再巧也沒有的事
了。所以二時十分，經過一度肉搏之後，佔領營盤坡。四時正，佔領大文筆坡，即敵人所稱
第二陣地內，這真是依次而進，二個陣地之內，敵遺屍有五十餘具。

是日下午六時，敵因第二陣地為全山最高峯，被我佔領，對敵大為不利，即由中陣地及
第三陣地調兵來增援反攻，我軍一度退守，於二十七日上午六時，再度攻克，即日上午，並
將中陣地及第三陣地同時攻克。

這時攻東面右翼的部隊，亦將東南城角外的四個據點，先後佔領，並向來鳳寺推進，於
傍晚克復來鳳山後，即向騰衝南門城外鬧市上推進，二十八日下午二時許，到達南門城外一
百公尺以內的房屋內，建築工事，待命攻城。

西面左翼我軍，則由二十七日下午二時許，由騰八公路向山上白衣閣及小園坡進攻，另一部份，自營盤坡向山下攻擊。是日進攻未有結果。二十八日晨，另一部份自壘水河附近自下向上，背面進擊，敵人腹背受攻，來鳳山上的最後二據點，乃於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許克復，勝利軍亦向英領事館方面城垣推進。

來鳳山之戰，不到二十四小時，光榮的勝利，青天白日已滿地紅旗，在軍樂聲中升到半天空。這時記者正在來鳳山的南面，步行向山頂前進，將到山頂，關軍長漢騫，周軍長福成，顧師長葆裕，李師長志鵬，趙師長鎮藩等十餘位將領，也正分路到山頂去觀戰。敵人見我升旗，即發砲九響攻擊，彈均落於荒郊，記者見砲彈爆炸，我軍一無損傷，乃名之「禮砲」，是賀我升旗的禮砲，也是對我們上山將領的歡迎禮砲。

在機槍掃射下觀戰

記者這幾天來，親眼目睹這一次來鳳山偉大的攻擊。

二十六日中午，我軍開始發砲射擊，記者正走向北門外一里許×××團團部去觀戰城南的戰鬥，行進的路上，正是飛鳳山我軍大砲陣地向城內攻擊的彈道，所以後面「蓬蓬……」幾聲砲聲之後，幾秒鐘後，頭上「呼」然一聲長嘯，立刻城垣附近升起一朵白花，幾秒鐘後爆炸的「彭彭……」聲也傳入耳中。

我被飛砲炸敵的時候，先來了幾架迫擊的戰鬥機，不久，重轟炸機繼續而來，最後六架

最新式的轟炸機，低飛到城內四五百公尺投彈，也有輕轟炸機俯衝投彈，這時步槍聲，機槍聲，更是像放爆竹似的驚動了整個騰衝城垣，這大半天激烈的戰爭，我軍優勢完全壓倒了敵人，這情景使記者激動得眼淚直流出來。

陶團今日是取守勢的部份，記者與陶達剛團長在第一線上觀戰，重機槍和迫擊砲時常在這兒發射出去，望遠鏡中可以觀着友軍攻擊前進而外，此地是安靜和悠悠然得出乎記者意外，除了緊張的情緒之外，沒有一些驚懼的心理。老百姓們也在村落的樹林中靜觀我軍的前進。

二十七日早上，記者決定一個人走在第一線的步兵線上，經過最近的路，到鳳山上去觀戰，因為今晨的情報，我軍已確切攻克了二個堡壘。到城垣西北的拐角接敵陣前，會晤了X團二營姚泉增營長及三營黃福蔭營長，二十五日傍晚，敵人一百餘人，自拐角前乘皮艇偷襲，即是姚營把它們擊退的，記者觀察了一下拐角樓障地，即至一營訪李春廷營長，由李營長派人送記者經老哨坡入友軍前哨去。

經過老哨坡西面的時候，記者上次已經視察過一次，所以走在熟路上太大意了，被一千公尺不到的城垣上敵人發現了，即把機槍向我掃射，一彈在左臂旁下到一分的空間噴着而過，記者立刻伏地而前進，繞道過了老哨坡，向松園小文筆坡前進，又被白衣團上面的敵人發現了，也用機槍掃射，這幾顆子彈比較遠，記者乃特別警惕，經山溝及松林前進，進入松園村，與X團三營白團保營長同上小文筆坡去觀察白衣團，因為小文筆坡比較白衣團低三

四百公尺，所以不易為敵人掃射。

白營長告訴記者，×××團立刻要自騰八公路方面待命向北進攻了，所以到達小文筆坡上的時候，即見山炮迫擊砲等向白衣閣敵人在射擊，白衣閣原來是一所大廠。在一個小坡頂端，有石梯登閣，閣房亦用大石所建築，復被敵人把閣頂拆去，置上粗大樹桿數層，內有重疊的機眼，我們在小文筆坡向下看，看得非常清楚。

砲發數十發，步兵開始前進，我軍一路是由上向下，一條路沿公路上推進，從這方面看去，看得很清楚。我看見搜索前進，也看見小部隊一夥一夥的前進；向白衣閣攻擊，不久，敵人發現我搜兵了，就發砲射擊，敵人很少發揮，如非他發現了目標，幾個弟兄被射倒地，打滾而死，我軍各方面的機槍，都把火力壓制敵人，在記者旁邊的一挺機槍，也不斷的發射，因敵人陣地太堅固，攻擊二小時沒有戰果，記者看到天晚快黑，就由白衣閣下山，向南前進，下山經幾十公尺的稻田及大盈江上竹橋，這都是敵人白衣閣陣地中間的彈射地帶，幸而這時忽下季雨，白霧迷漫，記者雖衣褲淋溼，但是得以安全渡過了危險地帶，到達南關附近。這夜住宿在和順鄉，一位越鄉紳的室中。

像這樣的觀看作戰，倘若不是地形的複雜，不是我軍的士氣旺盛，戰鬥力堅強，像記者赤手空拳的人，恐怕以往參觀戰鬥演習時，砲兵的火力壓制，等待進攻部隊，在山頂上及樹蔭中準備攻擊之前的休息，搜兵的前進，敵人的抵抗，是萬萬不會得在眼前數百公尺外，目睹其相也！

山頂堡壘中的戰利品

記者於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許，由和順鄉出發向來鳳寺山上去視察陣地。有一條寬闊五六尺的石板路，是可以一直達來鳳山的半腹和來鳳寺去的，和順鄉有千餘戶，大都集中在一處，所以像一個小都市似的，本地人有「小上海」的稱呼，正街長約二里，走到村稍頭，有一座百歲坊，是一位老太太百齡高壽時所建築的，這就是上山的大門口，約七里上到山腰，就要爬一個四五百公尺的小坡到達山頂。

正在這時候，記者見着高掛在山頂的國旗正在高興，忽然敵人自城內連續向山頂發炮，二彈越山頂而過，墜落在松林內。其他都在山頂附近，沒有傷到任何人。在短草上走向山頂進，看到地上有一條軍氈及一條皮帶，再上幾步，有一把槍刺及子彈帶，又上幾步有一枝步槍，這一定是我們的一個弟兄陣亡的遺跡，使記者無限的傷心。

到達山頂上的大文筆坡，見到了×師第六團的各連連長趙唐階，張劍由，王才高，張玉平等幾位正坐在個一工事旁休息談心，於是記者就和他們長談起來。張劍由連長攻擊時，一顆子彈從他喉管擦過而過，鮮血直流出來，他說：

「當時我就叫聲『阿呀！』立刻摸摸頸子，後面沒有打穿，就說『還好』！旁邊叫一位排長給我看，知道只擦去一些皮，喉管氣管一些沒有傷到，就繼續再指揮攻擊。」

他的頭下面，今天圍了一大包沙布，有些血殷殷的顏色，記者向他說：

「可以下去休養一下了！」

「不，不要緊，沒有關係的。」

幾位連長帶我參觀敵人的陣地，他們講着敵人頑強的固守情形：

「敵人在堡壘內死守，我們的弟兄一直到了工事的上面，敵人還是不願意投降，弟兄們就將手榴彈伸手到機槍洞口中擲進去，才把敵人完全炸死而加以佔領。」

說時，他們指給記者看炸壞的機槍洞口，這種工事太堅固了，只能炸壞一小部份。所以又由工兵重新略加修理，作為我軍的固守的工事了。

他們因為剛才得到休息，就遇到記者前往，非常的高興，把自己留作紀念的一面日本國旗，許多彩色版精印的日本軍事郵片，敵兵用的軍隊手冊，軍用紙幣給記者，作為紀念，一位連長又把幾張敵屍身上得到的照片，贈給記者，內有一張是一位年輕漂亮的日本太太和他三個兒女的照片，那幾個孩子是一男二女，最大的名守夫，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生，今年才八歲，最小的伸子，最小的十五年二月六日生，才四歲，下山寫着，現住「福岡縣三幡市屋敷「二丁目」。這些字跡都是那女人的筆跡，真是：「可憐來鳳」頭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大家看着這張相片，都惋惜不止，敵國把日本民衆，送到橫斷山脈的大山上面，活生生的送葬，不知畢竟為了一些什麼呀！

在山頂上，記者將敵人堡壘，一個個都參觀了一下從營盤坡上向西面山麓看，也見到二

小時以前攻克的白衣崗及小圍坡，許多士兵正在戰壕內挖掘戰利品。

進入來鳳寺

因為來鳳寺攻克了，所以記者決心向北下山，到騰衝的名勝中去作一次冒險性的旅行，在山頂上，觀音、衝全城已一目瞭然，現在下山去，敵人南門城堡上的陣地，正面對着記者下山的路，起初還有二百多公尺的山溝，不久就到了開闊地帶，除青草而外，敵人很可能把我看得很清楚，記者知道敵人見一二個人行走，很少射擊，所以硬着頭皮向下走，幸而景色和記者衣服顏色相似，平安的走了四五百公尺的下坡路，到了來鳳寺背後的山林中，平安的進入來鳳寺。

這兒有××團第三營駐此。寺的範圍很大，廟子也有好幾院，記者走入靠東面的一個院子內，有八連張文忠連長在，正要談話，蕭振邦營長從中院聞記者轉達，過來歡迎。記者即偕同前往到一所指揮部內去，一面前進，一面談前作戰經過，並指示給記者，敵人在寺內房屋下面所建築的防空洞，有一個洞內，適巧為我彈打中，後又遭遇肉搏戰，洞內死亡了五六個人。

敵人在山頂上第二陣地內，有一個小糧倉，這兒却是一個大糧倉及大彈藥庫，還有幾百條舊衣褲及二三百雙舊鞋，都在這兒，所以三營自東面及來鳳山頂象鼻子堡壘中間空隙的斜坡上攻入來鳳寺的過程中，只死亡一個弟兄，傷五六個弟兄，而得到了鉅量的戰利品，真

是：「沒有吃，有沒穿，敵人給我們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砲，敵人給我們造」。記者不但吃了許多敵人的餅乾和糖，臨行時還帶了許多小袋餅乾走路。

在營指揮所內，見到了副團長李常濬，原來營長要留記者在寺吃了晚餐再往團部去的，副團長說，周軍長他們正在團指揮所內，記者乃由營附馬榮揚領導，下山經過騰衝南門外關市的稍頭，向東前進，這時南門外敵人已全部退到城內去，我軍前哨，已搜索到南門，城牆一百公尺以內的房屋內，準備攻擊城垣了。

經過東部敵堡壘工事的時候，記者參觀了一下，四具敵人的遺屍，擲在一個炸彈坑內尚未掩埋。

在團部，會見了周軍長，趙師長，他們正在和美國聯絡軍官談作戰經過及今後進攻步驟，爲了軍部師部離此尚遠，不久即回走，記者是晚住在團部，與張儒彬團長閒談到半夜十二時許才睡覺，張團長遼甯人，出身於東北講武堂，已從戎二十載，今年已三十九歲，他說：「當年內戰，無一不參加，眼見弟兄死亡極多，而本人一次也沒有受傷，真是留我生命，作爲抗戰用」。所以這幾年抗戰以來，他即奮勇轉戰各戰場，在台兒莊大捷時受了傷，流血太多，休息一年半，又入五十三軍，先後受傷共七次。爲了眼見弟兄們一個個陣亡，心中不忍。現在他是：

「老是一種恐懼的心理存在着，不敢小看敵人，每一次作戰的時候，我時常想着：用什麼方法來減少弟兄的犧牲，以減輕私德上的損失」。

「這次作戰，自二十六日早上開始攻擊，二天一夜，我在前線指揮，受到山頂上的敵人側擊，第一天攻不下，考慮結果，認為有兩個大原因；第一，砲步不能協調，第二，距敵僅四十公尺以內，步兵動作遲緩。所以第三天，砲兵指揮由團部來指揮，并筋弟兄在火線上，發揮最大機動性，我指揮砲兵後，不到三分鐘，步兵即衝鋒，第一波每班十個人，每人攜帶手榴彈四枚，第二波由衝鋒步槍攻擊，第三波為機槍衝鋒。

一來鳳山東線敵人四個據點，主力共三連攻擊中心堡壘，第一天中心堡壘四十餘人，傷亡小半，第二天增援來敵人三十多人，全線敵入百三十餘人，結果全部消滅，這次第二營張福善營長主攻，我軍傷亡一百五十餘人，二營正面敵不到二十人，我軍傷亡極微。

「當指揮主力作戰的時候，我說：『我只見你們五個連長，不見敵人堡壘，就是你們三個人，那一個頭頸長得結實的向我訴苦』。當時，我的電話只有向前通話，後面問訊的，我一律以『先通前面』來應付，有捷報我自己會報告的」。

東線上以×××團二營人馬，攻克敵人四據點，進入來鳳寺，挺進到城牆下面，不是沒有原因的吧！

向騰城前進

二十九日的上午，記者在團部聆一個從城內敵人槍彈下面逃命出來的一個老百姓，向張團長報告城內敵軍現狀，知道城內敵人，共約一千五百餘人，內有三分之一傷病者，在一四

八聯隊藏重慶美國隊長，劉其聯隊副，松崗大隊長，及憲兵司令，行政部長等領導之下，分守四部門，有大小砲十餘門，重機槍四五十挺，馬三百餘匹，牛二百餘頭，隨年營妓朝鮮女人三十多個，台灣福建持通司（即日語譯員）三人，有為虎作倀，為非作惡的漢奸楊學品，熊世會，楊楚蔭三逆及其小嘍囉家眷等二三百人，通司三人有投降我軍的意思。

即日正午，記者自上綺羅團部出發，經小綺羅，和順鄉，到達白衣閣小窪坡等陣地。憑吊，這個記者親眼見到攻擊的敵堡壘，僅隔一日，即得泰然經過，心中無限的歡欣，當經過壘水河上敵人鋼骨水門汀築成的雙重堡壘時，見到那樣險峻奇特的形勢，那樣優美可人的風景，想不到給敵人佔領了二年，化了許多壯士的血汗，才重見光明，這兒的一個大瀑布，可發數千匹馬力的電力，以前雲南省政府當局，曾計劃修築水力發電廠，來供給騰衝全城的照明，這計劃已完成，並開始建設，不幸戰事發生而遭中斷，現在重振旗鼓，恢復水利工程的時期，當不在遠了！水利工程是我們中國新工業發展的重要原動力，諒當局者必定會隨抗戰勝利來臨的時日，立刻動工建築了吧！中印公路打通，騰衝是需要大量電力的。

沿路上見我軍又已紛紛向城垣挺進，許多行程甫定的弟兄在樹林內的村落房屋中間擇地宿營，百戰士卒，無一不精神飽滿，戎裝整齊，來鳳山攻克是滇西主力戰爭第二階段的完成，雖然騰城已被包圍，但千餘頑敵，憑城死守，記者的推測，決不是一件輕易成功的大敵事，最後一着棋，在「不畏敵，不輕敵」的精神之下，本着領袖訓示：「我不怕敵，敵人必怕我」，又在遠征軍英勇的長官衛立煌將軍，霍揆彰將軍指揮下，各軍師團營長，一直到連

排班長及弟兄們，不長久的日子，會得有捷音向後方同胞告捷的。

這天傍晚，少數盟機又來東城一帶轟炸敵陣，不幸有數彈落在城牆東北城角飲馬水河的我軍陣地，少數弟兄及一位排長陣亡。這天晚上敵人見我數個工事被炸毀，又見我大軍日來攻來鳳山及南門的方向，所以於八時許即藉新月的光芒，向飲馬水河以東北的田心一帶攻擊，想乘我軍新步驟未完全之時，作突圍之舉。

敵人那裏知道，守田心的是他自己稱為「一九八師死對頭」的，當日攻擊北齋公房大捷的五九二團陶達剛團固守呀！敵人以大砲，機槍，炸彈等死命攻擊的結果，我軍只傷亡了七八個人，而敵人的死亡數十人。敵攻擊我軍大約有三個鐘頭之久，戰況的激烈，不亞於二十六月我軍向他攻擊的凶猛，但是我守軍寸步未退，發揮了真正國民革命軍的偉大精神。

一九八師葉佩高師長，是晚指揮陶團堅守外，並命令在西北拐角當日襲擊橋頭的五九三團，發動向拐角樓敵人取攻勢，想一舉而衝入城內，但攻城時間尚未成熟，沒有進展，這一幕；是血戰來鳳山的結果，是大軍進騰衝城的開始。

(七月三十一日於騰衝城西觀音堂)

(完)

鐵城頑寇就殲記

攻取騰衝的戰役

——自八月二號至九月十四號止——

反攻騰衝的我遠征大軍，自從飛渡怒江，肅清高黎貢山及來鳳山地等一萬五千餘平方華里面積內的敵寇以後，全部作戰的目標，只剩下了十二見方的一個大城區了，為什麼這樣一個小區域，老是攻不下呢？後方的同胞有這個疑問嗎？

到過騰衝的人，他立刻會得來辯論，說：這一個城牆是全市三四尺寬的大石塊，造成的一個堅固的堡壘，我國數千年歷史上，西南的歷次邊患，促使這個城牆，一天比一天建造得完整和堅強。再者：這個城的東西北三個方向，完全是大盈江流域平原的水田及河流縱橫交雜，現在正是水稻生長的時期，翠綠水田，平洋一片，它是敵敵人期久駐的準備下，鼓勵鐵蹄下的民衆種的，如今却成爲拱衛城垣的天然屏障，向城牆接近，只有南門外及東南西南二城角。

有石頭及泥潭保護之外，二年來敵人受我淪陷區內的國軍攻擊，早在城垣之上，步步爲營，建立了幾百個小堡壘及防禦工事，又爲了防止我空軍的進襲，每一所房屋的下面，都用大石塊造了很巨大的堅固防空洞及交通壕，這些條件都造成了這次反攻騰衝城垣時，攻城及

巷戰中，我軍遭遇的重大困難。

發出攻城作戰令

我軍血戰攻克鳳山之後，騰衝全城，早已在居高臨下，大砲射程之下，敵寇的命運，原是全部被控制的，可是頑強的敵寇尚以為他的武士道精神應用得當，後方的援軍，更及時來臨，所以憑藉他二年來所儲藏的大量的彈糧以及從近城各鄉鎮中搜羅去的牛豬等副食，準備死守到十月底，來完成他的迷夢。對我自來鳳山上直衝到騰城垣的大軍，輕蔑和忽視，當全城被圍時，仍隨時再派無恥漢奸出來收集情報。

八月二日，反攻騰衝城的作戰命令，是由霍總司令發出到了攻城的軍師中間。這天早上，大砲開始隆隆發射，我空軍亦來助戰，來了九批飛機，共四十架，把石頭城炸了又炸，所炸的目標，是城牆，因為炸開缺口之後，我軍可以爬登，向內攻擊。

飛機轟炸和大砲射擊，是這次攻城的前奏曲，倘使沒有這一種武器，這個堅固的石頭城，真可稱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以血肉之軀，要想超越十多公尺高的城牆，真是一個理想，這個理想被我們的步砲空三軍切實的聯繫，畢竟得於發佈攻擊命令的日子，開始實現了。

一千磅重的炸彈，是被空軍從遙遠的祖國空軍根據地，很正確的炸中在石城的上，當攻擊令未下以前，四週的城牆上面，大概早有十個缺口了，敵人對這缺口，往往是連夜把他重新阻塞起來，他們的方法是利用城內的漢奸及被強迫入城的苦力，打木椿圍鐵絲網，黑沙包

。阻止我軍的登越，當我軍明瞭了他們這個辦法的時候，二號這一天，飛機又來炸了幾十個缺口，最後一批飛機於二點十分轟炸後，我們東南城角下的四十二名步兵，立刻奮勇的登上了城牆，率隊登上的趙師毛團霍副營長，他上了城牆，立刻構築工事，來防止敵人的砲擊。

敵人對於我們這第一支登城的部隊，是攻擊不遺餘力的，二側的敵工事中，幾挺機槍向這兒射擊，幾十個頑寇分路向上肉搏，手榴彈，槍榴彈集中了力量來攻擊我登城的部隊，但我軍沉着應戰，英勇的鬥士，一個個的負傷退下來，後繼的人，又補充了上去，工兵也同時在建築交通壕和防禦體，以後敵人每天早上，垂暮的時候，總有四五次的集中火力來攻擊，可是我軍抱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這一個據點，自攻克的那一分鐘起，一直到次日的早上，我們是站穩了脚跟。

騰衝城頭觀戰記

攻擊開始的時候，我軍的佈置：某某某師担任自西門經北門至東門的城外一線，這是防禦敵人的突圍綫，也是自北向南的攻擊綫，這區域內，域外的據點有拐角樓及飲馬河，某某某師及某某某師担任向西南向西門的一角攻擊的，這區域內城外敵人的據點，尚有英領事館及西林寺等地。某某某師担任自東南向南門到東門一角的攻擊，這區域內的敵人的據點，有稅務司衙門及幫辦衙門。

記者爲了明瞭攻擊的實際情況起見，特於開始攻擊的時候，去到各師的前線觀察了一番。向飲馬水河攻擊的部隊，是某某某師××團陶連剛團長在此指揮，團指揮所是在東北城角外三里地的田心，出了田心的村梢頭，便是茫茫的水田區域，敵人知道我軍的不易在此地固守，所以當日曾經幾次在此突圍，可是我們的陶團長，率領着他手下的××名英勇的官兵，從平地上壘起了二條堤岸，像螃蟹的二隻大鉗，把飲馬水河封鎖了起來，敵人攻擊一次，我軍強烈的抵抗一次，敵嘗試了這兒的苦味，才停止他在這兒突圍的企圖。

向拐角前攻擊的部隊，自觀音塘，陳家巷等地，便是五百多公尺寬的水田區域，中間再橫卧着一條三十多公尺寬的大盈江，這是根本上没法接近的一個地帶，我軍的防禦，也只能在五百公尺以外，建立起一條數里長的防禦工事，準備敵人的突圍，但敵人也知道我軍没法接近，就在拐角樓附近陸地上建築工事，防止我軍的突擊。

除了這東北，西北二角的敵我嚴密防禦而外，東南及西南的戰鬥，是利用房屋的牆壁及交通壕的推進，兩方面逐步的與敵人接近，西南角上我登上了城牆的部隊，爲敵人的嚴密封鎖，根本抬不起頭來，於是向前推進的辦法，就在城牆的上頭，分頭向北及向西，掘地洞，于地洞中向敵人城牆上的工事接近，再用爆炸的辦法，去一個個地滅敵人陣地。記者於十號的下午，自交通壕中，登上東南城牆，小心翼翼居高臨下，從機關槍眼中，觀察城內的形勢，這時我們城牆上的地洞，向北已挖了三十四公尺，向西已挖了三十七公尺，在地洞的頂

上面，敵屍縱橫的暴露在上面，他們是看起來攻擊我們登城的部隊，當被我們擊斃之後，就沒法前來收屍。我軍也沒法前去把它埋整，這探的敵屍，一直從受傷，死亡，腐爛，風暴，而露，到最後被鳥啄成爲白骨的，自攻城開始到全城克復爲止，何止數百具。

首次圍攻戰

全城被我圍攻的開始，據被虜的漢奸及敵寇的報告，大致城內有六七百敵兵，一千二百多傷兵，以及五十多名朝鮮營妓，二百多漢奸，敵寇中輕傷的官兵。還是每人擔着一個城牆上的槍口，來抵抗我軍的攻擊。

那時敵酋是一四八聯隊的聯隊長張重康，司令部在東北城角，幾所獨立屋中間，就他担任着東半城的防禦，同時由敵憲兵及行政部員的來協助防禦，副司令官官劉興守西北角，大隊長松江守西南角。

敵人在城內，這時尚有大小砲十五六門，機關槍百餘挺，每一個重要的陣地上，由二三十個敵寇，攜帶四五，挺重機槍及七八挺輕機槍來封鎖敵人退守城內的時候，把附近各村莊的牛馬豬等擄掠進去不下六七百頭，米糧五六百萬担，敵國運來的餅乾，罐頭等物，總共可維持三四個月。

他們的彈藥，更是分布在每一個陣地的工事中間，天天大量的消耗，聽說也足夠維持半年之用，所缺少的，却是醫藥，只夠短時期的應用了。

當我軍得了這些情報之後，決心再以空軍砲兵的力量，來大批消耗他的軍需品，自八月十五日開始，飛機連續的炸了兩天，四個城門的城牆上，都準確的投中了幾個重磅的炸彈，把厚達五六尺的城門洞，完全炸穿，就在這次大轟炸的中間，敵酋藏重及十多個官長，在北城門洞的中間，完全炸死在裏面。

我軍爲了加強攻勢，這時攻城的部隊，亦已加以調整，南門城堡起始向西，由×××軍各師攻擊，以東由×××軍攻擊，北門只留了廖團的一團官兵來防守。

自十六日起，我軍開始大舉攻城，曾二度進入城內，敵人八次反撲，我軍在城上，只攻佔了幾個工事，十八日晨，西南角的部隊攻克了英領事署西南城郊，全部敵寇被肅清，十九日正午自東南城角稅務司衙門出擊的我軍，攻克了東方醫院，二十日下午四時，自南門城堡起，向三百餘公尺的我軍，攻入城下，攻佔東岳廟，電報局等地，二十一日攻佔督辦公署，九元宮等地，向武侯祠，省黨部等敵堡壘攻擊。同日正午十二時，我軍攻佔南門城堡，乘勢入城攻克東岳廟、電報局等地，向文星樓攻擊，同時東南城角之我軍，亦突入城下，攻佔營宮，捕獲罪大惡魁之第一名漢奸楊華平，及男女漢奸二十餘名，并續向文剛及李峯山攻擊。

天天來的戰鬥，我軍總共攻克全城三分之一弱，與敵軍對峙的，是城內敵人第二線的堅固堡壘工事所在地，文星樓是最厚十數公尺，全部以石塊造成，炸彈把他的頂炸空，可是四聲屹立，依然一所堡壘，秀峯山是城中的一個高地，周圍長半里餘，南部是房屋，北部是文廟內的學校，東面是莊莊堅固的文廟大殿，敵人據高臨下，不易接近，武侯祠是西門的一個

敵堡壘，與文星樓，秀峯山城爲一個三角形的弦線，緊緊拉住，我軍的攻擊，真不是易事了。

斷牆下的巷戰

記者於攻克南門城樓的時候，踏上了城樓上面去觀察全城，這個西南邊陲上的第一個大城，自從敵寇佔領二年以來，城內除了少數的貧窮居民而外，全部的民衆，早已遷往外面去，敵人爲了在城內設備防禦起見，以前偽縣政府，敵行政部等，也都在南門城外的市街上辦公，城內除了敵寇居住的房屋而外，其他的地方，都已長了一人高的茅草，房屋的下面，全都建築了很堅強的防空洞。雲南每個城市，都有終年常青的高大樹林，騰衝城也不例外，這一切的環境，都促進敵人得到了一個天然防禦的好場所。

在城上，很清楚的可以觀看樹林叢草中的斷壁危牆間，發着槍砲聲，白煙迷漫，黃沙飛舞，敵人這時已沒法見到城牆上的我軍，所以我們的戰車防禦砲，山砲，都已搬到城上來，向敵人堅強的工事射擊，秀峯山在城樓北面約五百公尺，山頂上的一隻亭子，起初還在上面，正好做了我軍大砲最好目標，山頂和城牆上的大砲，都集中發射。

城內的巷戰，也正在積極的推進，我步兵和工兵，分擔着攻擊和建築工事，挖交通壕以便向前進，在第一線上，沒有一個弟兄不是非常緊張，興奮的工作和防禦。他們眼着親愛的官長和弟兄們，一個個負傷或陣亡，他們沒有一些悲傷，滿腔的熱血在沸騰，他們要爲死者復仇。團長，營長，連長一直到兄弟，自從開始攻擊以來，沒有一個人得到一晚安眠過，

他們滿身上是污泥，是血跡，臉土也是一樣污穢，但是在第一線上，他們活躍和緊張，當他們攻擊下一個敵人的堡壘，或者推進了一堵牆壁的時候，他們背着敵人的槍枝或戰利品，來到營地的前面報告。

有幾個弟兄掃蕩二旁側擊的敵人，跳躍到了敵人地平面上堡壘的上面的時候，有時還有敵人在他的下面，他們就伸手把炸彈塞進敵人的槍口中爆炸敵人。

有一次，兩個弟兄到了一個敵人工事上面了，他們的手榴彈用完了，就把還有兩個填滿起來，敵人就用手榴彈向上刺出來，想刺死上面的我軍，也想挖個洞來得一些空氣，我們的弟兄立刻又把洞口填塞了，結果敵人悶死在地下面。

另一次，一個弟兄帶了爆炸的藥品，去炸一個地下工事的三個敵人，被一個敵人從交通壕的門口上跑出來，一把牽入了洞內，這時後面另一個弟兄也到了，就立刻發動爆炸藥，把洞內的三個敵人和自己的一個弟兄，一同炸死在裏面，那被炸的弟兄是他的好朋友，他當勝利的攻克這個工事的時候，傷心的流淚來痛悼他的朋友。

一種新到的火焰噴射器，對於攻擊工事是很有力的武器，常距敵人的工事只有二三十米，而仍然遭受到敵人強烈反抗的時候，把汽油發出火焰，噴射到工事中心，那強烈一千度以上的熱度，沒有不把敵人活活燒死和驅逐出來的，那時，倘有敵人逃出來，我們的機關槍，早就瞄準着他，敵人死在這種情況下的，為數也不少。

巷戰繼續在進行，手榴彈，衝鋒槍，都使敵人聞而喪胆。我們對敵人並不願意如此的一

個個結果他們，可是他們的頑抗，不接受我們忠心的勸降，我們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沒法以博愛的慈悲心理，對付這些昏迷不醒的強盜哪！許多在戰地上的美國友人，見到活的敵人時，也同樣的痛恨，往往會結束他們的性命。

再度的進攻

霍總司令起初在城北的山下指揮的，二十六號那天，就從北面繞到了南面的來鳳山來就近指揮。自八月三十日起，我們再度的全線攻擊，前幾天之內，西門外我軍已攻克了西林寺，繼向西門城堡攻擊，三十一日東門外幫辦衙門，東門內武廟，秀峯山，都發生與敵激烈的爭奪戰，西門附近城樓，萬壽宮，西門街都已攻克。中部文星樓，經過一度英烈的肉搏戰，敵死二十餘人，我軍一位連長，率隊奮勇的攻入，忽然閃出一個敵酋來，用他的指揮刀把連長殺死，一位班長見到，氣憤萬分，擲去一個手榴彈，把敵酋炸了一個粉碎，文星樓乃全部攻克。

九日的上午，我軍克復幫辦衙門，秀峯山及文廟，中彈向縣政府攻擊。次日，西綫攻擊圍城局，三日的上午，忽有敵機九架，乘陰雨來襲，敵機在上空耀武揚威了半小時，在來鳳山頂上掃射了幾百發機關槍，在飲馬水河村子中投擲了四五包東西，就一溜烟的逃走了。

這天的下午，敵人大概得到了什麼補充，就對東綫的我軍，作相當激烈的反攻，都被擊退，這是敵人臨死前霎時的迴光反照，自從這一次之後，敵寇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反攻的力量了。

四日這一天，我軍自文星樓向北推進，圍保局北側房屋被攻克，縣政府土主廟方，進佔東極迅速，而門外已經到了拐角樓前面三四十公尺的地方，五日，東錢攻克鍾鼓標，西線攻克土主廟以北，並向極樂廟進攻，六日西門外拐角樓攻克，七日縣政府克復土主廟全部佔領，東門街方面亦越過街頭，向北推擊，八日上午佔領北門城頂，續向北門街以東超越百餘公尺，同日克極樂廟。九日攻克財神廟北段。

七號那天，捕到了十四個日俘及一個朝鮮人，能說中國話，他說：「自從我部軍投擲下來召降的傳單以後，天天想投降，可是看得太緊，所以沒法出來，總於在六日晚上，率領了四個日兵，從飲馬河方向逃出來，逃到我駐軍的地方自首」。

投降的感想

一個敵俘名叫秋吉大三的，他是一一四聯隊的輜重兵，是一個日本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一個小說家，記者就詢問他，既是民族主義者，怎會出來投降，他在紙上寫：「日本專制的帝國主義國家，昭明十一年被捕，罰二年六個月徒刑，投獄，出獄派入軍隊」，他說：「日現存社會主義十二萬人，民族主義者十萬人，共產主義五六萬人，現在執刑者六萬人」。他給記者寫了一張「投降的感想」，現在把他翻譯在下面：「我實在不想出來，想不出來，文明繼續在轉變中，我們中國很好的情義救我的罪，現在我第一步得住下之後，要把我的心放在中國軍隊之內，做我可以得到的事達到中國將來和平的目的，這目的是必能達到的

親愛的中國同胞，我們日本軍官是那麽激烈的對你們作戰，對你們的情義很刻薄，而我們有此結果，現在我才知道光明的前途，中國的同胞諸君，要理解我們，愛護我們，我是很希望的」。

九日那天，又捕到為敵人翻譯的台灣人白炳輝。他是曾在高等農校讀了八年，畢業後在台州農林部作造林的工作，他說：入伍已三年，在敵人行政部內任通事，現在有父母及第一人在台灣，據當地老百姓說，白通事當日對我軍便衣隊很優待，常設法放走他們。所以白通事被捕之後，我軍對他也很好。

另外又捉到一個女子，名蔡蘭輝的，她是騰衝人，曾在騰衝文惠女中讀過一個學期，現在還有一個弟弟在昆明，她是這二年之內，與敵前行政部田島部長正式結婚的一個人，據她說：當她父親死了之後，在家中，有一次，田島大尉經過門口，見到她，要她為行政部工作，偵探敵憲兵的罪惡行為，及漢奸的無恥行動，向他報告。她想：不妨乘此做一些工作，就答應了，田島見她做得很好，幾個月之後，要求她結婚，田島說：「蘭輝，我們結了婚之後，到深山間拜菩薩去，中國人日本人的事都不管」。她答應了，在四保街正式結婚，這天日本人一個人也沒有到，由偽縣長某證婚，據她說，結婚後即幫國軍投日語傳單，促使日兵思家厭戰。田島有些知道她，但沒有獲得證據，今年田島調走了。現在芒市，想要接她去。還沒有去成功，國軍就來攻騰衝，她就不能去了。她說：有一個女同學叫陳××的，現在到仰光去為國軍探取情報了，將來國軍前往，她可回來報情報的，這個女孩才只十九歲，說話却

很有條理，要使他言行真能一致的話，這種女孩子加以教育一下，却可為國家作一些工作，當屬衝開始圍攻的時候，她在城內的防空洞中生了一個孩子，現在天天抱在手中。

敵空軍來送禮

白通事說：「明日有××架敵機要來炸騰衝」。自從騰城被我包圍以來，敵軍一再的謠傳，「日軍要派大批飛機載援軍來了」。「日軍的飛機要來炸平騰衝圍城的中國軍隊了」。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三號那天敵機乘雨天來了一下，被我空軍去尾追之後，就沒有再來過，白通事說此情報的次日上午，天高氣爽，白日當空，因為昨天的大批敵軍及漢奸男女被捕，全城都轟動了起來，執烈和緊張的空氣，顯然完全勝利，克復騰衝的日子，已經要來到了。

正好十二時，忽來敵機十三架，八架是戰鬥機，三架是轟炸機，二架是運輸機，當牠們到上空的時候，我空軍戰鬥機八架也同時到達，於是一場激烈的空中大戰，與地面上的步砲兵相協開展，我軍連身的七三十八戰鬥機據高臨下，開戰不到二分鐘，敵人的一架轟炸機，直落在上空火燒起來，一直跌到東風山的岩盤坡頂上，轟然一聲，敵機下的炸彈爆炸，把飛機炸成了千萬片，敵空軍四架，連空都粉碎，東一們頭，西一隻手，這兒一塊肉，那兒一攤血，敵人想來對我軍施暴的，結果却是自食其果。

在五分鐘的空戰之內，敵人另一架轟炸機及一架運輸機都被我空軍當時擊落，一架落在

護珠寺附近，一架落在明朗鄉附近，可能另外有三架也被擊落，二架落在騰龍橋附近，一架落在南向附近，敵機的炸彈，在空中亂竄下來，一些也沒有傷到人畜，運輸機中的東西，那天是滿天亂竄，醫藥，彈藥，都給我各鄉村的老百姓拾去了。

我機八架，當獲了全勝之後，在天空繼續列隊巡視了半小時，才安全向空軍基地飛回去。

今天的敵機，是來給垂死的敵寇打強心劑的，他們想把病入膏肓的敵寇救活過來，但是回生已無術，毀滅已在目前了。

勝利進行曲

十日開始，我軍小包圍的形勢已經完成，攻擊東門城堡的我軍，城內和城外，各有一門平射砲對峙攻擊，另外在附近安置了二挺機關槍，把退路封鎖了起來，大砲一攻擊，敵人有當時斃命，有的想尋路逃生，也被打死在路上，十一日，東北城角被我軍完全佔領，同時由北向敵攻擊，下午，東門城堡也完全佔領，十二日下午，拐角樓又攻克。十三日下午，東門城外敵人全部被肅清，自東北角到東門城樓一條城牆也被我軍自南北兩路夾攻而會師，全部的日寇，是被包圍在南北一百公尺，東門五十公尺的一個小區域內了。

這一個小區內，是敵人一年來的司令部所在地，所以工事特別堅固，進攻路線特別困難，當我軍向這個區域進攻的時候，敵軍三四百傷兵及百餘戰鬥兵，以及五十多個朝鮮營妓，

都在中間頑強抵抗，我軍接近的時候，敵軍傷兵都用手槍來攻擊，我軍於是集中了火力，四面夾攻，弟兄們的殺喊聲，也四面相呼應，「捉活的」，「衝呀」！「殺呀」！聞着槍聲砲聲，把這些敵寇的靈魂也叫出了幹體。

十四日大雨傾盆，我軍於黎明開始，即縮緊包圍圈，於上午十時許，將全部敵軍完全解決，記者於解決的時候，即冒雨視察最後攻克的一個小區域，這兒地名李家巷，當入巷後，即見敵屍遍地皆是不下四百餘具，每一個工事，防空洞或炸彈坑中，以及沿街的兩岸，斷牆的脚上，森林的草叢間，有的四五個一堆，有的數十人一堆，有的是最近一二天內死亡的，有的已經死了許多天，爛得成一張皮，被蠅蛆爬滿的。

最為慘無人道的一件事，是營妓數十名，都被敵人蒙了雙眼，一個個槍決了，她們有的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有的穿着軍服，有一個營妓還生了一個孩子，大概有一歲多了，死時還抱在懷中，這一大堆女屍，都被殺死後正在火焚，她們的臉上是焚着深青的顏色，不知是塗的香粉呢？還是最近來天天哭泣哭腫了眼？還是敵兵臨死以前，過度的縱慾，促使她們如此的？敵人臨死了，向來被他們泄慾的可憐虫，最後也被迫同時死亡。

十四日勝利的攻勢之中，共捉捕到三名敵酋，四十多個敵兵，及十五個營妓，先後捉到漢奸男女及苦力，不下六十餘人，最少數的敵兵，自東門外開闢地向東南逃亡，但是給我軍的守軍，先後擊斃的也不下二十餘人，全城敵寇，全數一網打盡，這樣的勝利，是我國的第一次，可是有了第一次，從此第二次，第三次……也必隨之而來了，我國抗戰必勝的

信心，也在這次反攻騰衝之役中，更能得到證實。

身先士卒的將領們

來鳳山是這次指揮作戰的司令部所在地，軍部師部的機關所都在山頂上，霍麟彰總司令，自從高黎貢山以來，即想一口氣收復騰衝，可是遇到敵人的頑強抵抗，他的心中，有如沉下了一塊大石頭，他是喜歡「哈哈」大笑的。可是一個多月來，他笑不出來了，他從晚上想到早上，從早上想到晚上，天天想早日完成勝利，來拯救我水深火熱中的騰衝老百姓，於是他爲了便於就近指揮，每天一早就到山頂上，去督率大軍進攻，他一直到克復前二三天，我軍小包圍的形勢完成，勝利立即在望的時候，壓着重担的身心，才開展起來，他臉上現了笑容，他又哼起幾聲京調來。

X X X軍的副漢軍軍長，是一位個子高大，精神飽滿，性情爽直，英勇善戰的一位大將，不論怎樣煩忙的指揮中，永遠沒有一天，會停止他練習寫字的，他寫的字每個都如斗大，下筆有如大砲發射，十張長一丈多的紙上，他一天要練習寫幾回，黎明起來就寫字，在寫字的時間，決定了他一天的攻擊計劃，寫完字，他立刻上山去指揮了，在山上，他沒有一秒鐘停止用他的腦筋的，他的計劃，他指揮下的三個師。總是很快的執行他的任務，晚上回到軍部，他又開始寫完十張大紙，數百個大字，這時，他又在檢討着他一天的行事及明日的計劃了。

××師葉佩高師長，這次反攻騰衝之戰中，已建立了最偉大的戰功，沒有他的一師弟兄，這戰事可能更延長相當時間，他是已受令升為××軍副軍長，但是在來曾攻克騰衝城以前，他不願意就職，他定九月十五日就職，因為他早已計算到，十四號以前，他的百戰雄師是會給他取得完全勝利的，果真，他的計算一點沒有折扣，在十四號完成了，葉師長從小失學，所以他的志向是辦學校，使青年們不再失學，他曾辦了一所岳巖中學，成績極良好，在指揮的時候，在馬上行進的時候，在盟友人談話的閒暇，他沒有下子離開他手中一本英文書，自開始攻怒江時起，他就學英語會話，現在戰事告一段落，他的英語也已學好了！

××師劉英奎師長楊培生副師長，楊麗岩參謀長，陶達綱，廖定藩，曹鐸三位團長，以及全體的官長及弟兄們，他們的反攻騰衝的功績，他們英勇敢戰，軍紀良好，已被整個騰衝民衆五體投地的敬服，將給這一個師，造一個長生碑來永誌不忘。

總部的劉台東參謀長和周子奇副參謀長，一位後方總部主持大政，一位隨軍總司令在前綫作戰，他們是總司令的二隻手膀，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想一切的計劃，完成這次遠征軍反攻騰衝的戰鬥。騰衝戰役，他們兩位是有最大功績的。劉參謀長於勝利來臨的時候，即擬發了一個電報，通電全國，周副參謀長却在大家歡耀慶祝中，繼續他任重繁忙的善後指揮。

其他××軍周福成軍長，××師趙鎮藩師長，××師顧葆裕師長，××李師志鵬師長，××師王理寰師長，總部的謝宣渠高參，××軍的劉廉一參謀長，以及任何一位

在戰地工作的官長弟兄，沒有一個不是盡了他們最大的職責，同心協力，衆志成城，共同完成了此一大舉。

攻克騰衝的攻日，霍總司令在騰衝和順鄉，特召團長以上官長，作了一個盛大的聚餐會，會後，各師團又分赴各處防地去了。

光榮的來來

霍總司令於十五日早上，在騰衝城郊召全軍官兵訓話慰勞，勸勉全軍檢討過去，求得未來更大勝利。的確，遠征大軍，反攻滇西，自開始以來，已四個半月，瀘怒江，越高黎貢山，攻來鳳山，一直到騰衝克復為止，攻無不克，戰無不利，我們的國軍，從此開始了偉大的反攻先端。

在火線上，不，敵軍已在遠遠的地方了，騰衝的每一個人的心中，如火一般的沸騰，這兒立刻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會，在來鳳山的正面對着城牆，有偉大的烈士紀念攻要造起來了！對着勝利的慶祝，我們在如何的靜默來思念陣亡的將士呢？（九月十五日於騰衝遠征軍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部）

第四輯

滇西前線無名英雄羣像

這次反攻騰衝的戰役之中，除了戰鬥的將士而外，有許多無名的英雄也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

英勇的救護兵

擔架隊的弟兄們，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滿臉污泥，草鞋也沒有一雙。他們，要是在只見金錢的都市中間，一定被「高貴的人們」，認為是乞丐也不如的，但是，看輕他們的人，要使知道了他們在第一線上，隨着衝鋒肉搏的勇士，進出敵人火網之內，把我們負傷的戰士，一個個敏捷迅速的急救抬到後面，那種英勇的精神，和戰鬥兵實在沒有絲毫的差別，這次，為了救護負傷勇士而不幸自己遭受敵人射擊，負傷和陣亡的，多到不可勝數。「擔架勇」這個名字，以及負責擔架重任的弟兄們，在這個時候，我們大後方的民衆，應該切實懺悔過去錯誤的心理，來默禱和追認。

有二位擔架的救護兵，提着一付擔架，伏着身體，在交通壕內向前爬去，救護傷兵，一顆砲彈起來，把後面一個弟兄的腿射穿了，因為沒有傷及骨頭，能行動，可是鮮血直流出來，他坐下壕溝內塗上了一些藥，暫時止住了血。這時更前面的一個擔架弟兄，背了負傷的戰鬥弟兄出來，就和未曾受傷的那位把他置在擔架上，抬起走了。

那位負傷的救護兵在戰壕內休息，三四分鐘，前面的機關槍聲音很緊，在槍聲稍止的時候，他聞到附近有呻吟的聲音，那顯然又是一位弟兄負傷了。他抬頭出戰壕一看，却見前面十多公尺的掩蔽體的後面，一個戰鬥兵是鮮血滿了頭，正在這時候，他給敵人發現了，「彭拍」一聲，對他射擊，一顆子彈，擦在他的耳朵旁邊飛了過去，他急急縮下的頭來，自然的伸手去摸耳朵，立刻抹了一手的血，那是耳朵上又負傷了，他再止血藥抹上了一些。

但是，嚴謹前面一個弟兄是他的責任，那負傷的弟兄是黎明前暮色中，就爬到那掩蔽體中間去的，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想上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敵人對我們的掩護工事，都用火力封鎖，因為困難而不救嗎？他心上似壓着一顆重擔，非常不安。

他舉了一舉足，覺到並沒有多大的苦痛，攥了一攥耳，也沒有大量的出血了，於是他決定了一個計劃，他的手拖了一捆草，陡然向東面一擲，自己却奮不顧身，向西一躍一滾，跳出了戰壕，滾在一個凹地裏面，敵人發射了，又是「拍彭」一聲，却對着那草射去。就在這一下之間，他避免了第一次的危險。

從凹地內，他接近了掩蔽體內的弟兄，在他負責傷的手膀上抹了藥粉後，草草包紮了一

下，他用同樣的辦法。又躍回了交通壕內。這時他自己的傷口却重新流血，耳上也重新流血，和污泥混成一片，他在交通壕內動彈不得了，二位擔架弟兄，把他抬出了戰壕，送入了醫院，掩蔽體內的那個弟兄，也得救了。

這僅是千百件故事中的一件而已！在高黎貢山，在來鳳山，在騰衝城內，我可以講幾天幾晚講不完這樣的英烈故事。

困苦的運輸兵和駝馬

運輸兵也是爲人們所輕視的雜兵，在大風大雨中，他們的背上負了四五十公厘的彈藥或米，曾經翻過高黎貢山，大部份的戰鬥弟兄，尚有一件雨衣來蔽雨和「略事」禦寒，但他們僅穿單衣，早爲雨水所浸透了，在這北風怒號的山頂上，他們沒有完成任務，因饑寒交迫而死的日有××人以上，那時，在高山泥塘之中，滿地見一個個凍僵的運輸兵，慘狀實在令人不敢回憶。

不少的民伕，也是臨時作爲運輸子作的，在高山上也死亡了不少。

後來在騰衝平壩上，他們比較減少了一些苦痛，但是雨季中的晴雨無常，雲南的氣候總是白天熱，晚上冷，他們在行進途中，會兒乾，會兒濕，到得晚上，又是酷寒。這種情況，是生惡性瘟疫的原因，他們是防不勝防，避不勝避，國家對他們的保障，實在應該加強一些。

在騰衝城內，我曾拾到敵人爲七匹馬作的一塊靈位，當西來以前，記者向來不習慣騎馬，當翻怒山，越大江之後，才知道馬的助力，實在太大，漸漸的學習了騎馬和愛馬。但在高黎貢山時，滿地見到死馬，心中實在不忍。時常想寫一篇紀念亡馬的文章，及至見到敵人亡馬之靈位時，心中更有感觸，馬雖然是不能言語，但是他對人類的幫助實在太大了！自古以來，可以說（至少是中國）無馬就不能作戰，千百成羣的馱馬，自後面，馱運軍需品供應前方，教養有數的戰馬，衝鋒陷陣，幫助了多少戰功。他們的力量，與運輸部隊的弟兄，連爲一，對於陣亡的馱馬，記者在這里也同樣的對他們深深的哀悼。

艱苦奮鬥的二位女護士

這次有二位女護士，它們向來在昆明的空軍醫院中服務，待遇很舒適，但它們認爲還沒有盡最大的力量。特地從昆明到了保山。它們想到高黎貢山上去爲負傷將士服務。

在保山，她們在英國公禮救護隊工作。當國軍渡怒江的時候，該隊一部份人員出發，她們要求一同去。一位×國的負責醫生說：「你們中國女孩子吃不起苦，不要去，×國女孩子都沒有渡怒江的」。

「笑話，我們中國真正的新女性，比任何一國的人都堅強勇敢，中國人，不論男女，同樣的支撐最困苦最偉大的時代，我們必要到高黎貢山去服務」她們說的話，是爲新中國的女性真正的爭了一口氣，因爲它們是言行一致的，它們從保山坐汽車到四十多公里的老營街後

，即步行翻越了五十多里的怒山，過了怒江，過了數百里的高黎貢山，到了騰衝城附近不到十里的師部前方綏帶所，在樹林彈雨之下，為第一線上送下來的負傷將士服務，她們二人手下包紮的負傷將士，不下二千餘人，現在她們仍在最前綫上面服務負傷者。

一位是山東小姐吳雪貞，在上海瑪利亞護士學校畢業，他曾在蔣夫人的新運救護隊工作，二十九年隨遠征軍入緬甸服務過，另一位廣東小姐蘇翠霞，在香港伯特里醫學院內畢業後，去年回國來工作，他們兩位의 耐苦和決心，和他們兩位的精神，是真正中國新女性的代表者，他們沒有說過要求男女平等，他們的地位，從來未曾和任何男性有過不同，英美人在前線服務時，時常想家，想到失眠，他們兩位說：

「中國那一個人不是流浪，在流浪中生長，我們到處有親愛的同胞為伴，我們離開了小家庭，到大家庭中生活着。」他們的行言是一致的。

從他們二位的精神中間，我們知道什麼樣才是真正的新中國的女性，新女性該走什麼路，任何地方，只要是「幹」，「實幹，苦幹，硬幹」男女各盡其職，性別是沒有關係的。

火線上的醫生

作後方的醫生是服務人羣，救濟人類的慈善家，……。在前方却缺少醫務人才，現在學院畢業學生，要強迫到軍隊中服務數年，這在記者看來，的確比剛剛離開大學之門，自己掛起牌子來稱大醫生，發大洋財，是重要一萬萬倍。

在前方的醫務人員，是可以不必上火綫上去救護的，他可以在數里以外的野戰醫院或衛生隊去服務，他們已經可以盡最大的責任了！

但是，前方的情形怎樣呢？我可以興奮的報告讀者諸君的！在前方的醫務人員已經是令人佩服了，可是不少的軍醫學校或旁的醫學院出來的醫生們，他們爲了不忍見英勇將士受苦時間太長，他們走上了火綫後面一二百公尺的地方，選擇一方避免流彈直接射得到的斷牆壁之下，來盡他們最大的責任。

救護負傷者，早一分鐘得急救，比十分鐘後，功效要强千百倍，所以在火綫上的醫務人員，他的工作是如何神聖及偉大呀！對他們，數千里路，甘願當的服務精神，記者對你們深致敬意。

在火綫上的安全問題，却也無法保障了，敵人受包圍於小圈子中，恐急萬分，叢草殘樹，不見我軍進攻路線，所以最後困獸猶鬥，剩下的砲彈，即無目的的向外面發射，九月十二號晚上，他們連續發砲，不下二三十發，這樣，使我們第二綫上的戰士，無辜損失不小。一位上尉醫官何吉福君及一位上士看護安正禮君，正在火綫附近看護傷兵，這時同在的人很多不幸這一個區域之內，落下敵砲四發，負傷一位營長，一位衛生隊長，他們脚上受傷，上述二位醫務人員，不幸彈片打破腦袋，把頭骨炸去一半，重傷陣亡，另一位連長羅紹義君，也同情形，皆腦漿四散，頭部成一空殼而陣亡，他們要是貪生怕死，只要遠離半里路，也就絕對不會陣亡了！

他們的死，我萬分難受，因為親眼看到活生生的去世的，但我沒有流淚，我也不會嘆息，他們的死是光榮的，他們的死重於泰山，他們手下，不少的負傷者得救了！

像這樣死亡的很多，醫務人員在西戰場，陣亡不下十位，他們是醫界的勇士，是真正服務人羣，救濟人類的慈善家，要是他們同學間有人在掛牌做醫生的，那「大醫生」牌子是一件最大的恥辱。

戰地翻譯員

大學生往何處去？抗戰以來的大學生帶方帽子，畢業之後，失業一件事已經不再聞到了，他們不怕失業了，這是一件國家的大幸事，但是，大學生往何處去，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嗎？把眼光放得遠一些，記者才學太淺，實在不敢說。

曾指出昆明的報紙上，有許多教育專家，對青年的現狀說了許多沉痛的批評和檢討，他們指出青年在苦悶和煩惱的原因，這些大毛病現在如何了？記者也曾在不散說。

一二年以來，大學生從軍任翻譯員的任務，隨時代需要而大量發揮了，這一件事，從自動考選到徵調，經過了二個不同的階段之後，訓練方面，已漸漸走上了軌道了，在各地服務的翻譯員，人數也極多。因記者久離後方，沒法作統計報告。

在前方，記者接觸的翻譯員不下五六十人。當然，那是少數中的少數，記者當然不敢以接觸後所聞的作為真理定論，可是，在這兒，却願意作一個檢討及報導。

先從翻譯員本身上課，向來精神健全，勇敢耐苦，服務努力，意志堅強，身體康健的，在前方，他們是可以大大發揮他們能力的所獲了，他們有愛國的教育及思想，在在站着中華大國民的風度上，傳達了我高級官長和英勇士兵的言辭行爲於盟邦，使他們對新中國的新部隊，有了真正的認識，在國際宣傳萬分重要的現代，他們已經盡了宣揚中華民族的立國精神的責任，使盟友有了深切良好的印象。

他們對自己所學的功課有興趣的，那就在前方，在國防線上，同樣隨時隨地有研究的機會，學地理地質的，實習了高黎貢山地質研究的一課，學政治經濟的，對我國的邊地上經濟的過去狀況，敵人鐵蹄下的設施，以及他們的成功和失敗原因，大有研究的可能，學民族學的，那更是千載難逢的良好機會，世界上民族最複雜地區之一，即在這兒，學生物學的，學土木工程，學社會學的，那各處各地，沒有不是實地學習研究的機會，就是機械的，前方沒有機械可見，學化學的，前方沒有化學實驗室，但現在科學戰爭時代，新武器，新戰具，那一樣不是他們在學校書本上面可以學習得到的呢？

這兒舉二個例：在前方，雖然『作戰第一』，但老實說，餘暇時間可能獲得緊張生活之中，抓得一些學習機會，也未嘗沒有，有一位才由師長升副軍長的葉佩高將軍，他從小失學，但學習精神，值得為尚在求學時代的青年借鏡，他英勇善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數次作戰，必親自觀察火線上的情形，率隊作戰，但這次反攻戰爭戎馬慳慳之中，他已自學了英文會話，現在已經學得很好，至於以寫聞名的閩漢騫軍長，二十年軍隊生涯之中，沒有一天

不寫一千個斗大的字，他的戰功，更不必記者形容，閩軍長的字，魄力雄偉，見其字如見其人，字體已自成一派，學字有天才者非有二十年之恆心，決沒法學習到他的字，誰說戎馬倥傯之中，沒有學習機會，一切只在自己罷了。

翻譯員本是健全的，他是得到了他從小學至大學，所向沒有這樣良好學習的時間，和機會了！

再從翻譯員表現上來說：的確能為國家民族爭了大面子的，表現出大國民風度，表揚了國格正氣的，也大有人在，可是，有否失了國家體面，放棄了良好學習機會的，那是每個翻譯員值得自我檢討的一件事，尤其，有否任何人，他在穿上外國人給他的衣服及得到了盟軍飛機投來的洋點心之後，忘記了自己是中國最高學府中出來的學生，更是應該虛心三思的。

的確，翻譯員是受苦了！起初以每月三四千的收入，比起金錢化都市的待遇，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尚還足以維持，但後來，根本就領不薪水，更加前方物價，因物資供應無來源，昆明高昂的物價下的物品，現在比前綫還要便宜三倍到四倍，這樣的生活，又無薪水可領，如何維持得了呢？不少人向記者叫苦連天，記者也沒法解釋只得把自己的生活請他們與作戰的弟兄們比較而外，沒有別的話。但是，叫苦的一件事，大多數的青年，是咬緊着牙關，沒有恨，沒有怨，他們磨練自己的志氣，克服一切困難，任勞任怨，以爭取個人的將來，國家的將來。

說到在盟軍聯絡組或軍隊內任翻譯員，在前方是相當空暇的一件事，所以不少人也向記者說：『浪費時間』，是『浪費時間』嗎？任何地方，浪費時間的責任，只在自己，不在任何別一個人。

對於翻譯員的制度，是否已健全，那是訓練者的責任，但最大的責任，記者認為是直接管理他們的部份：第一、管理是否認真，還是把他派出去了就百不管，還是應該派出去後，加以隨時調查，照顧，愛護他們？第二、學生學的功課不同，現前方也有大不相同的工作，學化學的在盟軍化學部隊任翻譯，學土木工程的派到搶修造路工作隊任翻譯，學社會科學的派到各級聯絡組任翻譯，……：不要派得過份相差，那翻譯員也可以盡其用，學問也可繼續學習及發揮，各人的工作趣味自然大大加強，不管他，放任他，派他們做毫不相干的工作，那是管理他們的人在浪費國家的人力物力是國家的大罪人，盟軍在滇西，很少軍校的人，也是普通的學校出來的，從分派職務，各派其所學，各盡其所能一點上，是已經完全做到。

參謀業務人員

在軍隊裏的參謀業務的人員，他們也屬於無名英雄的一羣。各級指揮部他們作命令傳遞，他們指揮運用，他們是耳目，他們是執行命令者……：更多更多重要的工作，都是由各級參謀業務人員來推行的，參謀業務人員是指揮官的神經，沒有了神經，腦袋就沒有作用。

參謀人員的確太忙了，有幾位參謀業務的人員，手中永遠放不下電話機，從天沒有亮開

始，一直到半夜三更，還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聲音，能使一個白天睡眠太少，有失眠症的人員，因聽到聲音太多太響，以至睡不着覺。他們的聲音能夠使後面的人知道作戰情況，緊張到如何程度，他們整天的報告命令及分發彈藥數量，有如世界上最美好的音樂一樣，那是勝利之音。

參謀人員時常派在火線上視察，他們在前面，可以使前方官兵，知道指揮官如何在注意他們，想念他們，他們可以加強各級的部隊作戰力量，促使每一戰役，得到迅速成戰果，因為在最前線，他們就是指揮官的代表。

但是，勝利之音發佈了，戰果獲得了，參謀人員却不能因此得到了首功，他們力量是偉大的，可是，他們的功績，却不為人們所歌頌的。

對參謀業務人員，記者在這兒，願意慎重的介紹他們，他們是造成戰鬥勝利的功臣。

那一羣無名英雄，也值得提的，就是後勤業務人員，他們是在兵站中間工作，他們也盡了強大的力量，他們是指揮官的血液，沒有血液，身體也根本不能支持。

這次遠征軍，後勤人員已盡了他們最大的力了，尤其是他們指揮的運輸兵，是把軍衣來抵抗於高山頂上的風寒，因為抵抗不住，自然力的襲擊，死亡的數字頗大，我們只能這樣說：第一、對他們應該要更好的，更開明公正，為國家努力的人員，充任各級幹部。第二、要以最新最有力的交通工具，來代替人力，若血液不能使他流通，正常的流動，在未來的抗建工作中，甚至於我國的百年大計，是沒法應付的。

通信兵仗仗及雜兵

通信器材的完備，這次增加我軍反攻騰衝的成功。這些通信器材中的細胞，是通信兵。記者隨高級將領在前方，不論如何的窮鄉僻谷，只要人到，在十分鐘以內，沒有一次不立刻可以向任何一個地方通話，可見我通信兵的努力，也可以想像到他們的辛勞。

接線兵是在路上整天的奔波，接線調查線及收線，他們永遠在注意着有否任何脫節的地方，要使脫節而不能立刻修整，他的罪是足以有誤戎機，但沒有脫節，他們似乎不到犧牲可能最大的火線上，他們是不能當戰鬥員，也就不受一般人的注意了。

另一羣是在室內戰壕通電話工作的接線兵，他們整天也沒有休息的可能，幾十個地方集中要他通電傳話，他的嘴巴是在叫，他的耳朵是在聽，他的雙手在拔這個聯接另一個，他們是最用腦力和體力的人，但也是有罪立見，有功不聞的人。

，仗仗雜兵是為人所輕視：『這個仗仗真笨』，『這些雜兵真沒秩序』，他們的工作是整天在忙，可是不能與列兵同等待遇，從他們本身說，大部份是從行列中退出來，作人家的私人助手，對待得好一些的，他們忠於主子，若對待得壞一些，病和逃亡，常在他們心中旋轉。

對仗仗，如何加強他們的衛生常識，這是首要的一件事，對雜兵，現在一個官長一個勤務兵的制度；實在有改良必要，我們可以計算他們的工作，早上掃地，打臉水，燒開水，添

飯，平時在行動是看守行李，晚上打水洗足，有時也為官長盥被褥，要使改少數量，幾個人用一個勤務兵，而對一個勤兵加強他的生活條件，這些輕而易舉的事，是可以加強勤兵勤勞習慣，且可減少他們整天無所事事，老是倒在牀下睡覺的習慣的；再從官長本身來說，自己把不必費力的事，大可料理一下，因為雖然「忙」字，在前方的確十足的表現了。可是化二分鐘盪一下被，化三十秒鐘倒一杯開水，走二步路開關一扇門，這些小事是不化腦筋，不影響工作，且可助長他本人勤勞的美德的。

這些火線後面的士兵們，都是十足不扣的無名英雄，在烈士墓上，永遠見不到他們的名字。

修路小工和民伕

一條公路在叢山中間流通，汽車的通行，加重了大腹賈的錢袋，可是誰人在行進道上，跟隨着工程師們艱苦工作的修路工人，作一下子的紀念？

修路的工人有微調的也有僱工，他們的來歷不同，各有他的社會背景，可是因為修路而來則一，修路工人有女人，有小孩，有白髮老婆或駝背老婆子，為了天時地利的不合，以及他們在行進道上，除了要他們工作而外，衣食等物，簡直稱得到不管，因時疫而死亡的，因飢餓而死亡的，不可勝數，路成功了，車通行，投機者成了富翁了，而那些修路的工人，死的死了，貧窮的依然在飢餓線上苦鬥。

民快對反攻勝利也有極大的功績，他們，十之八九是農民，簡直少到看不見才是商店的夥計，他們從挑彈藥糗糧，一直到指引道路，什麼事都要輪到頭上來，有的還要自己出錢來買飯，在路上充饑。

他們生活水平，從來是在水平線之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只要是中華民國的莊稼人，他們的命運，就註定要如此，只要他們工作，沒有他們享受餘地，勞苦終身，臨死尚無一席之地，對於民快，從征用，管理、組織各方面，如何使人盡其力，如何能改善生活，如何能增加他們工作效力，都是我們當三思的事。

公路上的司機們

最後，對於司機們，這一羣無名英雄，記者願意用一百篇幅來記載他們，人們對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把不良名字加在他們身上，真像學生羣中發現了不良學生，可能說學生都不是好的？

數不清的大腹賈，因為司機用血汗和生命來替他們把商品從仰光，臘戎，運入都市而發跡起來。他們繁榮了昆明，桂林，貴陽……：各市場，在這次滇西反攻大戰之中，也盡了他們運輸兵員，運輸彈藥的最大力量。

幾位年輕有為的司機向記者叫怨，他們駕着三噸重的軍器或軍需，流着滿頭大汗，睜着大眼，咬緊牙根，那機件既陳舊又損壞的卡車，從千餘公尺高山凹地，駕駛上近三千公尺的

山頂，車復又在陡坡——向深懸莫測的峽谷衝下。

『先生，我走這條路五年了，為誰辛苦為誰忙！』一位姓葉的司機向我說。

『你不是為國家作偉大的運輸嗎？』

『是的』，但他又擺了擺頭：『司機不是人做的』。

緬滇路上的司機，真是從英雄時代，進入了無名英雄時代了，當年這英雄角逐的場所，陡坡荒蠻，路狹泥滑，一些不留神，時常連人帶車，一翻身十萬八千里，滾入深山太谷之間去了！那時，司機從仰光到昆明，又從昆明到仰光，二千多公里漫長的道路，一天又一天，黎明出發，黃昏投宿，繼續走十幾天無休息，一餐飽一頓餓，眼看著友伴們一再的失足成千古恨，今天未安睡，明晨又來翻大坡，幾個友伴再度犧牲，臨死還是沒有席子一張。

安份守己的——他們佔大部份——怨天恨地，把怨氣放在敵人身上，只要敵寇有一天打走，他們也才有希望，他們二年以前，從敵人的大砲機關槍之下逃回來，現在又在更艱苦，更困難，小心翼翼的駕着超過應用年代的，載重過度的壞車輛，來協助軍隊遠征。不能把理智克服苦痛的，（記者忍痛說出這句話），在他們出進中，得到一個可以休息的夜晚時，他們在「今天不知明天」的生活狀況之下，大吃大嫖，得過且過，……於是，更多危險的故事，被繼續在公路奮鬥史上寫出來。

今天，我遠征大軍節節勝利，中印公路打通，滇緬公路亦將重開的日子，「救救司機們吧！」這責任應該誰負？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新的規模，將比以往偉大數百倍，如何建立一

種新公路上管理的新制度，像司機食宿場所，停車場所，司機的教育問題，徵稅的統一簡化問題，行車運輸的效率增加問題，是值得在勝利來臨的今日，立刻加以注意的了！當然，負責管理的當局，當早已注意這件事了，記者也大可不再麁舌吧！

（九月十八日於騰衝）

西線上的盟軍

滇西戰場上，從長官司司令部，總部，到軍部，師部，直到團部，都有盟軍——美國友人——在服務，他們是什麼兵種？做些什麼事？怎樣和我軍配合？他們的生計如何？那些盟軍是些什麼人？受過什麼教育？以及他們征調到中國的經過如何？到中國來抗戰的感想如何？對我國軍隊作戰的感想如何？更有其他許多的問題，記者未離開昆明以前，後來抵達前線以後，心中老是打着一個「？」號沒有方法解答，在昆明市的人民走着南屏街：曉東街，崇仁街上衆多的盟友們，也有些疑問吧：記者在前線上，一再和他們接觸之後，才解答了一部份問題，現在敘述在後面，向讀者報導。

哀悼一位陣亡的盟軍

先說一位盟軍斯希勃里中尉在灰坡英勇作戰，壯烈殉難的事蹟，作為開端，斯中尉是派在X師的一位步兵連絡官，美國的俄亥俄州人，今年才二十二歲，一年半以前，到中國來服務。先在步兵訓練班任教官，他聰明的學習才能，使在我國短短的時期之內，已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為他的同伴所敬佩和羨慕，他父親也在軍隊裏服務，是一位中校軍官。

美軍也像我國軍隊一樣，在滇緬公路六百十二公里的瓦窑車站上，被怒山主峯的限制，拋棄了乘坐汽車的翻山越嶺，向怒江沿岸的漕澗，汶上，楊柳壩等山寨步行前進，享受慣了

物質文明的美國人，面對這個大山，起初是新奇和興奮的，但不久就孛勞和疲乏了，但是山越來越大，越走越高，年輕的中尉，他是愉快和努力的前進着，不曾說過一句怨言，他何嘗不疲勞呢？

斯中尉心內已經計算好了，怨氣藏在心裏，發泄到「脚八」(JAP，即倭寇)的身上

去。

當渡過的怒江，爬上了高黎貢山的時候，斯中尉開始發揮他的勇敢了，在國軍進攻灰被的時候，敵我的死亡頗大，我某營奉令猛攻，斯中尉隨向梅生連長同時攜着衝鋒槍向前衝，這一場肉搏的結果，我軍佔領了重要據點，殺了許多敵人，可是向連長和斯中尉都陣亡了，他們是被步槍打死的。

猛古渡的渡口上，斯中尉的這遺體埋在那兒，上面豎着一方石碑，用中英文同時刻着他的名字，和簡單的事蹟，斯中尉死了，他算不得美軍中的典型，像他這樣勇敢沉着的人並不少，却也並不多，他的職務上並不會要求他如此做，但如此做了，却也並不錯，對這樣英勇的友人死亡了，我們像對祖國的成仁壯士一樣，對他有無限的哀悼。

盟軍工作的性質

步兵連絡官僅是盟軍工作中的一種，在史迪威將軍的參謀長實恩准將領導下的駐滇盟軍，在遠征軍長官司令部前方指揮所在地的附近，也有幾所房屋和幾個篷帳是盟軍的前方指揮

所，在總司令，軍長，師長的前方指揮所附近，同樣有他們的前方指揮所，除了憲恩本人在長官部附近主持一動而外，各級前方指揮所中，都有許多盟軍，也有各一個職級最高的人，在員全部的責任，是這一部份的領導者，要使他職級是上校，大家就稱他『上校』，是少校就稱他『少校』，這是他的官銜，也就是他的職銜。

在領隊者的下面，有許多軍官和士兵，他們分陸空連絡。醫務，砲兵，步兵，通訊，獸醫，空軍，駕駛，機械，工程，訓練……等多的部門，每一部門，各級指揮所中，也有一個校官或尉官領隊，主持他們這部門的事，他手下也有官級或士兵級的部下在分頭工作着。

舉一個例來說：×××師的師部內，是有一個『少校』領隊，他是時常和師長們在一起接觸，一面觀察師部是怎樣的在作戰，戰果怎樣，對美國供給的武器，使用的情形怎樣，放果怎樣……，他隨時在發出戰報，報導一切的情況，另一方面在聽取師部的需要，也發出電報去向後方索取，用飛機補充上來。可以這樣說，對我國部隊配合方面，是在吸取情報供應需要，他們沒有作戰的任務，沒有參加作戰計劃及發佈作戰的命令的權力。至於人事方面，那更是風牛馬不相及。

但是，記者得在這兒慎重的提示的，每一個戰區的作戰計劃及命令是我國軍事當局所決定的，但全世界上反抗侵略者的作戰計劃原則，及滇緬戰場發動攻擊的日期及命令，以及盟軍在華最高將領人事的決定，都是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及美國羅斯福總統，有全盤計劃的，這些不在本文敘述範圍，只是指出來使讀者知道中美盟軍的關係而已。

在『少校』之下，師部有一位少校陸空連絡官，幾個尉官及士兵，有一位上尉醫官，有一位上尉獸醫官，一位電訊主持的上尉，他們手下，看工作的忙碌情況，有中尉，少尉，士兵各數名，其他的各兵種軍官，看需要而定，目前爲了訓練新式武器，就由運輸機帶來了幾位軍官，從降落傘上，降落到高黎貢山這一邊來。同時，許多新式武器也就帶來應用了。

個別訪問了幾位盟友來推測知道的疑問

甲，×××師的領隊，格林威少校，是美國加里福尼亞州西部的人，今年三十八歲，他的家裏是像我們的山村一樣，一有廣野的農田，丘陵的山地，也有沙漠和樹林，地形是相當複雜的，他回憶着他家鄉可愛的田園，和清潔的農村，他家裏有一位太太及三個孩子，他太太以前在教書，「當初結婚的時候」，他說：「我的個人經濟沒有獨立，我太太可以自給，減少我們的負擔」，現在却在家裏，教養着子女和料理家務了，也就是她的個人收入已足夠養家的時候了。

他是在華盛頓州立大學畢業，學細菌學，當一九四一年以前，是在一家牛奶公司內當助理經理，這種工作，和他學習和進修上都很方便，所以很樂意的在做着他的職業，當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前一年，他就被征調到軍隊內服務，當時他在學校內有軍事訓練，所以服役的時候，就做軍官，現兼在中國，朋友很多，非常高興，並不怎樣想家，但希望戰事早些結束，可以回家去，他希望：「這次世界大戰中間，把凶暴的敵人滅除，世界永遠得到和平，下一

望的孩子們，不再受戰爭的痛苦」。

在師部內，他和師長處得很好，天天上午比較空的時候，來教師長讀英文，在師部吃中國早餐，他說：「這一師在這次戰爭中的成績極好，世界上一切領袖及他的高級部下，對工作的負責，僅不過如此了」。

乙，陸空連絡官斯頓迪虛上尉是一位語言學家，他也是加里福尼亞州的人，同時在那兒進大學，他父親和他本人都在新聞界服務，今年三十歲，從征訓到今天已三年，起初為士兵，三個月後入航空學校受訓，出來做預備兵，後來升為尉官階級了，他希望早些回家去，因為「生活太不痛快」。他的太太比他大二歲，當他二十五歲結婚的時候，他太太前夫已死，帶來了一個六歲的孩子，現在他又生了一個一歲的孩子了，他愛他的太太，以及二個不同父的孩子，前面一個不是親生的孩子，他一樣的看作親生子一樣，他的工作，是打電報召盟機來轟炸或投糧食彈藥。

丙，醫官羅德抱夫上尉的父親，是俄亥俄州的農夫，有五個弟兄，他是長子，今年三十歲了，在大學內，學過了四年醫學，一年實習，畢業十個月即出來服務，對現在的工作很有興趣，他太太是一位看護，結了婚還沒有孩子，因為他父親也是一位醫生，所以他就在父親的那兒服務。

羅上尉的職務是幫助中國軍隊取得美國的醫藥，他說：『和中國醫官，簡直是每一件事都很合作，絕少不合作的事情發生』，他在野戰醫院內，醫了五百以上的傷病官兵，『但有

的醫療器材太不完全了，所以不能用更大的力量施行救濟工作』，他對『病重萬分的中國傷兵不訴苦』，覺得『非常的佩服』。至於他見到：『沿路的老百姓，吃的水太不清潔了。』

他對人很誠懇，沒有一些輕浮和蔑視別人的狀態，顯出他是一位未來很有希望的醫生。

丁，通訊官辛克雷上尉能夠用中文寫他的名字，他自一九三一至三八的七年之間，曾到我國北平一帶，担任無線電訊方面的工作，那時候，他就感到中國很有趣，中國老百姓很好，那時他已經見到了敵人對中國的壓迫，以及我國軍隊在沒有武器的情況之下，對敵人作局部的反攻，他是一個荷蘭種的美國人，今年三十三歲，滿臉的鬍子，下巴下面的一束長約四五寸，家在美國密西根州，太太和二個小孩子在家中，以前在本鄉中學畢業後，在三個電訊進修班學習電訊，父親也是一位電機工程師。這次到中國來，沒有見到他許多中國朋友，「因為他們在北方的淪陷區中」，他很想回去看看他的家庭，在這一羣美國人的中間，他除了領導電訊工作人員而外，他也照顧伙食的事，他們沒有管理雜事的副官的。

戊，年齡最小的一位美國小兄弟弗來門，才只有二十一歲，六月前派到中國來服務，現在是中士階級，紐約中學內畢了業，就被派出來服役了，現在協助陸官連絡的工作，他對這工作很有興趣，對中國的印象很新奇，他父母在紐約開一個商店，哥哥在空軍服務，現在玩不到足球和壘球很覺掃興，因為玩撲克牌的習慣沒有養成，他很少參加年長的官兵們玩的紙戰。記者和每一位盟軍談話時，除了少數的時間走開而外，一直天真的旁聽着，記者問他：『想家嗎？』

『有時很想家，有時不想家』，這是他衷心的回答。

享受一頓美軍晚餐

與盟軍談話的時候，適巧他們吃晚餐，雖上尉借了一個大盆給我，請我參加他們的軍隊的便飯，這使我增加了一些對他們食的認識。

他們食的用具，有一個圓形的瓦盆，上面有一個蓋子，這二件東西，就是他們放菜和飯的地方；他們取湯刀叉，只用羹匙一把，有時也學習用我國的筷子來代替羹匙，他們學習握筷子的方法，可以回國去表演給他太太和朋友看。

他們吃的東西分很多種，第一種是小菜，今天有炒白菜，洋芋泥（洋芋，牛肉，香料匙等的一種混合物）他們每個人用羹匙把每一種菜，置幾匙在盆內，數量的多寡，大致視人多少，自己來分配，這幾種菜放到盆內之後，另外在一只大筒之中，倒一些菓醬或蕃茄醬在上面，這動作完成之後，他就取一盒上面寫着『晚餐』字樣的紙包，倒一杯咖啡，帶着食物，尋找一個地方去吃晚餐。

這盒『晚餐』是第二種食品，裏面還有一個臘紙包，包中更有許多小包，這小包內的種類也時時不同，今天『晚餐』中的物品，有：香烟一小包，共四支；口香糖一條；巧格力糖一小盒，共十五塊；餅乾二小包，共七片，檸檬茶一包，牛肉一小罐，白糖三小塊，這些東西，當時吃不完的，就可以自己收藏起來隨時享受，這些紙盒都是用飛機送來的。

至於咖啡，這是他們必不可少的食料。

吃晚餐的時候，羅上尉說：『這洋芋是在美國把水份取乾了，飛機運來的，只要加下水去燒，就和新鮮的完全一樣』。有時他們也吃米飯，因為他們『在美國時，有時也吃米飯的』，在戰地上，麵包不易做，運輸機運來也容易壞，所以現在也『好久不嘗麵包味』了。

他們，已經是減低了物質上的享受，可是在目前我國人看來，這些享受，不是一個中等人家可以求得的了。

一些觀感

盟軍住的方面，每人有方的掛牀一只，裏面包括一頂帳子，二三條羊毛軍氈，頂是橡皮布的，掛時可以防止雨。行走時就變成了鋪蓋外的皮布，在樹林內可以掛着用，在屋內也可以掛空着，或掛在牀的上面，這種牀共重三磅，加上軍氈等物，共重三十磅，這是政府規定他們每人可帶物件的重量，至於他們的衣服共五套，一套內衣，二套外衣，官長領衣服，要扣除幾塊錢，士兵的不扣錢。其他應用的物品，如紙烟，肥皂，牙刷等一切日常必需用品，全部是公家發給的，衣飾及裝備方面，常使他裝得很整齊和清潔。

他們行軍的時候，身上只有最輕便的東西，行李武器等物，全用馬來馱，他們見到中國士兵，每人身上背着軍氈，槍支和數天的糧食，向極高極難行的山上爬，到了山頂，立刻又建築工事和戰鬥，這種情況，每一個盟軍官兵，認為：『世界上人類沒有再比這更偉大的精

神了』。

對我們的步兵，他們是非常佩服的，尤其是：『打衝鋒時，高級軍官長親上最前線指揮』，『步兵以血肉之軀來攻擊及佔領敵人優勢的堅強的堡壘工事』，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步兵而外，運輸兵種的混亂，供應軍需的缺點，醫藥衛生不清潔，砲兵威力的不如步兵，盟軍也誠懇的向我指出來。

這一次，記者在前綫上，長期觀察和數小時接觸的結果，旁的不說，願意指出三點很值得注意的事實來。

第一點：他們從官長到士兵，在接受一個工作命令後，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及主張，當他奉命做代表的時候，可以作任何原則的範圍內的決定意見。這個意見，當他做代表的時候決定了，上面就一定尊重他和確切的執行，所以每個盟軍官兵的工作，都是自動的，勝任的，活潑的，愉快的，不免強的，命令的，刻板的。

第二點：他們沒有『副官』只有執行的人員，副官的工作，每個官兵全部自己分別的擔負起來了。這結果，減少了我國『副官』許多弊病和缺點，並且增加了工作的效率和功能。

第三點：他們官兵之分，是職務之分，不是人類階級之分，每一個士兵可以有他獨立的人格，在工作時絕對服從，在平時大家在一起吃飯和遊玩，當記者臨行的時候，『少校』，『上尉』和『下士』們，一同在玩紙牌遊戲了。（七月二十五日於騰衝油燈莊）

覃子斌團長之死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早上兩點鐘的時候，天色還沒有亮，集合在猛古渡粟柴壩渡，廖師渡等渡口的我國陸軍××師，龐大部隊奉令於黎明以前，全部渡過怒江，向西推進。這二年來，這幾個渡口上，是時常引我游擊隊過渡的，所以敵人在對面尚未發覺，未曾加以注意。何況敵人想：

『皇軍這兒有最堅強的工事，有足夠長時期應用的糧食，怕怎的支那兵』。

敵人的估計是錯誤了！十一日天色拂曉的時候，我軍五九四團覃子斌團長的部隊，在過河後四五里的郝瓦寨，觀音寺等地，開始強硬的姿態，向敵人作第一次的遭遇戰。

覃團長自東戰場輾轉來到雲南，已經三年冬了，去年於滇南調到了滇西，準備反攻，自團長以下，全團官兵是無以形容的興奮，覃團長平時訓誡的話：

『戰場上的槍聲，要緊接着操場上的操聲』。

『操聲，我們操得差不多了，什麼時候接着戰場的槍聲呢？』第一次，十一日的黎明五時，和敵人作了首次的遭遇。

這是敵人意料之外的事，覃團長機槍連連長李仁，帶着他的一排部下，搜索前進，遭遇着敵人的時候，他們散了開來，『格、格、格……』為敵人一場大戰的結果，敵人死亡十名，我們的李連長四肢負五處槍傷，腹上亦傷一彈，後來模糊的被救回到後方醫院，敵人

七十八個人，向後退走了。

變龜，變雲街，小橫溝，一個個的被我們攻克，十三日的晚上，五九四團是挺進到了灰坡。

灰坡是高黎貢山最高峯到齊公房的一個大門，四面有高山峻嶺，滿山上是生長着密密的叢竹，有如到齊公房東部的大塘子一樣，敵人兩年來建築了許多工事在上面，他們準備死守半年。

敵人在這兒有一個大隊，四個中隊守着，有八門大砲，有四百匹新購的蒙古種大馬，以及大量的糧食。

覃團長對於地形的不利和敵人糧食的充足是更加痛恨。

『敵人要死守六個月，我們要六天內攻克灰坡』。

每一山道是被封鎖了起來，一條竹林里的大道也被開闢了出來，我們的大砲已開始向灰坡攻擊，我們的飛機也炸死敵人和戰馬。

十七日的上午，灰坡，到齊公房的大門上，高懸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是血和肉換取得到的勝利，敵入的八門砲起初是發射了他的威力，開始了大規模的射擊，想張開大砲的口來吞盡了我們的攻擊軍。

臨到最後的一天，八門砲是全部的被埋在大山中間。被包圍着的敵人，由六七百個剩下了三十多個，他們狼奔豕逐的奔走。接着，我軍發現了三門大砲。

更緊張更堅苦的一個階段臨在正面，冷水溝和齊公房的白雪已眩耀在目前，北風坡，那六千五百尺的高山上仍在飄着雪花，剛才克復了灰坡的覃團長，沒有得到休息，又已奉前進軍的命令，繞過了冷水溝打到北齊公房。

北齊公房二面二北小山是在敵我的對峙中了，我們在東面，敵人在西面，二小山的距離相隔三四百公尺，我們的後面有殘留的敵人，敵人的後面也有超超的友軍，覃團長留第一營守山，自己率領着一營人馬，於五月下旬去封鎖從馬庫關到北齊公房的大路，三十號那天，已完成了任務。

敵人的工事用直徑三四尺長的大樹造成的，我們的迫擊砲發彈射擊了他的四周，仍不能把他毀壞，當我們完成了包圍圈的時候，開始向前衝，敵人以逸待勞，起初是一彈不發，一直到他機槍射程的時候，五架重機關槍，十幾架機關槍，同時大事攻擊，這一役，我們的損失甚大，第一營營長魯砥中，負傷殉國。

次日，覃團長為弟兄們的陣亡而發憤殺敵親自率隊，由西面向敵後路再攻，全團士兵，無不以一當十，奮勇衝鋒，我們佔領了北齊公房，敵人退到了北齊公房外圍。

覃團長卻在這天負傷了，一隻手，一隻腳，都被敵人的槍彈打斷，由戰場上送到江邊後方醫院醫治時，因為流血過多，於六月三日逝世，全團連長負傷在醫治中的，也有五位之多。

團長的靈柩從前方向後面運回的時候，經過師部軍部的前方指揮所在地。軍長師長都舉

行莊嚴的馮吊。

覃團長是五十二歲的老軍人了，湖南人，民國二年離雲南講武堂之後，當了九年連長，九年營長，九年團長，在未入部隊以前，曾經參加革命工作，做個因際間諜，在上海在天津，在瀋陽，爲了革命，時常數天抄腹從公，民國三十八年時，才任本團的團長，現在，他家中有一位老母和一位髮妻，有三個女孩，最大的只有十五歲，最小的十歲。

覃團長是少說話，硬幹的士，說做就做，對部下公事絕不顧惜，但私事，慷慨幫忙明瞭部下每一個人的生活情狀，部下對他都是畏敬萬分，稱他爲『老虎』。

（六月八日寄於保山前線）

敵隨軍營妓調查

騰衝城內的一羣可憐虫

當騰衝城尚未打下的時候，國軍都知道城內尚有五十多個敵人隨軍的營妓，也被包圍在裏面，果真我軍登上了南門城牆之後，面對着北門的一條小巷上面，常能發現三三二二的女人，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在那兒急忙的經過，後來，攻擊的小包圍形勢形成的時候，被我們軍小砲及機關槍封鎖上面，也會見到，一個個營妓花枝招展的在封鎖口上經過，我軍士兵停止了射擊，招手要他們過來，那營妓却回頭一笑，姍姍的溜走。

這種營妓制度，在全世界的軍隊，尚是稀有的事，於是在人們的談話中，都像神話一樣的傳說着，可是包圍已經那樣的小了，為什麼一個也不見停呢？上那兒去了？不久從被傳的敵寇中，才知道的確尚有四十八個姑娘及五個老板娘在裏面，可是她們的生命，也像垂死敵人一樣，將在最後五分鐘，全部被結束了！

敵人在十二三號的晚上，固然把慘無人道的手段對待這些被軍割羔羊，一個十歲左右的中國女孩子，向來是替妓女們打洗臉水的，她在死中逃生，出來報告：她們在防空洞內，一天黎明的時候，忽來個敵人、用手槍結束了十三個營妓的生命，她嚇昏了過去，當醒來的時候，逃到了另一個地方，被我軍救了她的生命。

十四日上午，我軍攻克了騰城最後幾個敵人的工事的時候，在一個牆角的中间，發現了一堆十幾具女屍，有穿着軍服的，有穿着軍袴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們是被敵人蒙閉了睛，用槍打死，堆在一起，那兒，有已死很久的，有剛才打死的，有的手脚還在搖動，慘不堪言，這些女人，生前為敵人泄慾，最後又被處死刑，犯了什麼罪呢？

十四號的早上，有兩個老板娘，帶着十二個妓女，從東門城缺口中逃出來，經過水田，無目的的在向前奔逃，給我們駐軍看到了，因為其中多人穿着軍服，就被發槍射擊，打死了一個，打傷了一個，他們舉着白手中投降，共被俘了十三個女人。

營妓的被俘，哄動了人們，她們是那國的人呢？她們是怎樣的人呢？長得漂亮嗎？她們的生活情形怎樣？……一大串的問題，鼓動了人們的好奇的心。記者特作了一個詳密的詢問、報告給大家聽。

一個老板娘是能說中國話的，他被作為詢問的對象，也被認為臨時的翻譯，他告訴記者：他們統統是朝鮮女人，一年以前，被敵人送到中國來的。

他們的來，却不是強迫的，敵軍創立了營妓制度，於是由敵人派人在朝鮮去招收貧苦的女孩子們，用錢給朝鮮衣食住無着的母親或無父母的孤女，把女孩子買了作為她的養女，帶到中國來供應敵人。因為營妓的生活相當舒適，這些生活於貧苦線下面的女孩們，也樂於做這種事情。他們羣中，却亦有生得醜，為朝鮮丈夫所遺棄，走上這一條路上來，維持生活，積幾個錢，過她的下一半生活。

敵人對於朝鮮營妓，免除旅費，運送到前方。他們的身體，每一個星期被檢查一次，有病的加以治療，平日管理極端嚴格，白天是士兵的機會，晚上是官長的機會，營妓私人可以出外遊玩，敵官絕對不能帶了營妓到門外面去遊玩，倘若發現有違背的，官兵及營妓皆要受到嚴重的處分。

記者曾在南門城外克復的時候去參觀過幾所營妓的「公館」，那時前門臨城牆，不能通行，是從破牆中間爬進去的，每所房屋內有二十幾間小房間，每間的門上，粘有他們的花名，以及醫生檢查的合格證，這種合格證，是每星期貼上一張，上有名字，及醫官的印章，房內的設備，有如日本式的家庭一樣。這種營妓的「公館」以前在南門外有七處，城內有一處，遠在瓦甸，界頭等地，也有分出所。

這些可憐的女性，是怎樣的人呢？記者特作了一個社會調查，二個老板娘，都是朝鮮平壤人，她們是和丈夫一同做着這種生意的，名叫黃南淑的，丈夫在東三省開設食館，她讀過幾年書，也能寫不少的中國字，在中國十二年，一年以前，爲了這種生意比做飲食館還賺錢，於是父母子三人，一同買了十三個女孩子來到勝衝。另一個叫崔玉山的，家中本來務農，也因爲這樣生意好，與丈夫帶了八九個女孩來中國。現在她們出來了，她們當然由政府處置，記者特地作一個反問：『你們準備怎樣呢？』『我們不知道，但心中希望仍能繼續做這生意』。

十一個營妓，他們本來的名字是中日合璧的，像丁九淑，崔金珠，金七原，林金順，申

長女，尹仁珠，李紅蓮，他們的花名完全是日本式的，像八重子，市丸，大丸，松子，君子，吉子，寸代子，花子，羅宿子等等，至於年齡最小的十八歲一個，十九二個，二十一及二十三歲的最多。有三個已經二十八歲，一個是丈夫死了，另一個的丈夫遺棄了，於是自動的淪入紅樓，過非人的生活。

其他的營妓，以籍貫是平壤和京城，家中有父母的二人，僅有祖母的一人，只有叔母的二人，家中父母兄弟全無的四人，有家人的，他們每月由敵人郵局中免費寄錢回去養家，有寄一百元的，有寄六，七十元的。他們的收入，因為這是一種包辦性質，敵人除了加以統制兩外，對他們並沒有收取任何的稅收，他們不犯規，敵人就不加以任何壓制，所以他們在敵人的麻痺之下，一直到敵人的殘殺他們姊妹的時候，才覺到了敵人的殘暴。

在這羣營妓的中間，曾經讀過三年書的，只有花名市丸的崔金珠一個人，她父母雙亡，只叔母一人縫衣為生，以前在飲食館內做女招待，一年前才被招來騰衝，這些女孩子，由老板娘買來。價格都在一千三四百元左右，現在每個月的收入，紅的可多至四五十元，最少的收入是一千元左右，於是生活方面，也不相同，有過着奢侈浪漫生活的，有愛穿衣服的，有愛吃東西的，也有愛香粉的，也有省吃儉用的。

對於他們的前途，真像我們國內的婦女們一樣，天天過着日子再說，前途如何，只看命運的來臨，最好有一些錢，嫁一個丈夫，過着平淡的生涯。其中根本沒有親人的，對回國一件事，不曾想起的也不少。但有幾個人，希望能回本國去。

把他們歌喉來引動人的，十一個人中只有三個人，他們能唱日本歌及朝鮮歌，有一個叫金台素的，是向來做歌妓的，已做了四五年，異想天開，來到了騰衝操神女生涯。自從騰衝城被我國攻以來，他們的衣服被毀於炮火之下，他們的紙幣，已成為廢鈔票，他們的身體成為俘虜，他們才有一些覺悟。

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我們提起的，就是敵人現在對營妓制度管理的嚴格，騰衝戰後一直到最後，敵人還有一些私有的淫亂行動，在戰壕中面對着我軍進攻的敵兵，和在防空洞中的敵兵一樣，仍舊有秩序的平均獲得性的享受，並不因為死神飛舞而失去人性。她們的生活，也像敵兵隊同樣的待遇，每天二碗飯或二包餅乾，她們在麻醉之中，也隨時為敵人搬運糧食和彈藥，也有少數人在最後的第一線上，把手槍來抵抗我軍的進展。

敵人崩潰的時候，把她們一個個處決，少數營妓也以為自殺是成仁，用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在臨死之前，第一線上距離敵人數十公尺的我軍，沒有聽到過一過女性哭泣的聲音。

我們的政府將如何處置這一羣可憐虫？從他們的身世上，我們知道營妓的社會背景，像這樣背景的女性，在國內大後方，前方，淪陷區，數千百人如此，我們要救濟這些營妓，對國內生活沒法解決的女性們又將如何？抗戰勝利，一天比一天近了，這一個嚴重社會的問題也應該是建國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我喊出一聲：「救救可憐的女孩子們！」（三十五年九一八十四週紀念日於騰衝）。

特務連中訪戰俘

一個雨過天晴的傍晚，記者從××屯的松林中，走向保山向特務第×連去，訪問一個從大塘子捕獲的敵俘岩永京吉。

特務連是借着一個老百姓家的房屋，馬連長借那屋主的堂屋中輔了一隻床，放着一隻方桌，作為辦公室，他因事外出，常副連長正在裏面工作，記者通報入內，欣然的見面。

談話的很快轉到俘虜身上，常副連長立刻叫衛士把俘虜找到辦公室內來，他一面繼續說：「這個俘虜樣子笨頭笨腦，心裏却很明白，現在，晚上我和他睡在一起，我教他中國語，他教我日語」。

旁邊一位衛士補充一句說：「他還是一個中學教師呢！」

俘虜跨進了門，他穿着我們士兵的衣服，身上一些也沒有繩索把他纏縛起來，樣子也很溫和，和我國人一模一樣，要不是知道他是敵俘，要不是很寬闊的腳趾把布鞋綁得緊緊的，簡直就一些也分不出是敵人來。

他顯然沒有學好中國語，對記者的問話一句也不能回答，於是記者就和他作筆談，知道他是日本九州佐賀縣杵島郡六角村人，今年二十八歲，曾在事東京美術專門學校卒業，服役以前，在一個中校內作美術教員。

「你的家有幾只人？」

他寫着只有：「母一人。」

「沒有兄弟姊妹嗎？」他用口回答了：「沒有，獨子。」

「那日本獨子也要當兵嗎？」

「是的，獨子當兵。」他仍用語言回答了，說話的時候，帶有一些茫然。

「你母親誰養活呢？」

「學校養活。」他寫。副連長在旁邊給他補充說：「他把自己的錢，都寄回家中去給母親用。我們晚上提到他家中的事，他總是非常傷心，有的時候，還流下眼淚來。」

副連長接着說：「他有一個女友在日本中學校讀書呢！」

「你來中國幾年了？」

「到緬甸三月，跨銜兩年，」他又用口迷。

「你在何部隊中間？」

他寫了：「五十六師團一四八聯隊第三機槍隊做曹長。」

這時，來了一位遠征軍政治部的日文專員某君，就對他用日語談起話來，他告訴那俘虜關於戰爭罪惡，以及發動戰爭的責任，在於日本軍閥。

敵俘知道戰爭的罪惡，但是「天皇是好的，東條是天皇的兒子，」他心裏不想打仗了，但對軍閥依舊崇拜。只是這次戰爭中間，他知道了：

「中國的炮火威力真大，眼看弟兄一個個的死亡，心裏覺到非常的悲哀，不知何時戰爭

才能結束，可以回到日本去。」

但他心理是矛盾：「想回去看看母親」。但有時他却說：「戰爭結束以後，想常住在中國不回去了。」

我國對俘虜如此的好，他是永生不會想到的，除非親自經歷過「對中國俘虜，你們如何對待呢？」他沒有法子回答了，他只能苦笑，從他的苦笑中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俘虜，是實行非人道的對待的。起初他非常的怕，怕受到報復，但是，完全相反的結果，他心中永遠是在矛盾。

『可以讓我寫一封信給我母親去嗎？』他曾問一位政工人員。政工人員回答他：『可以的』，但是他沒有寫。

他在熟悉起來的時候，才敘述他的被捕經過。

一天早上，在大塘子附近的一個小山頭下面，有他們三十多個人同在，前面可以望見怒江，忽然山上有中國軍隊向下射擊了，三十多個人大部死亡，一部份人逃跑，只剩下三個人同伴逃走，一同逃了二天二晚，二個同伴先後死亡了，只剩他一人，想想回去也沒有面目，就向怒江邊去，想去投河自盡，這時，飢餓得使他不能再走路，狼狽的爬行中，給中國軍隊捕到了。

他的結論：『我們從來不曾想到中國軍隊這樣英勇。』

這是他向心的供狀，他說：『在日本國內，宣傳上只有勝沒有敗，天天在佔領中國的縣

人

幾，那知在中國所見，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他在平時，也愛畫圖畫，他畫了幾幅富士山，畫了幾幅『日本娘』，畫了幾幅山水和櫻花，都用鉛筆畫，人像畫是他的得意之工作，山水畫很平常，這是他最好的消遣了。

閻在特務連，他很自由，精神上，也很愉快——除了他心內的陰霧而外，但是沒有工作做，一再向副連長要求：

『給我一些工作做』

政治部準備把前綫戰地上幾個傷虜運到後方，給他們工作。

（六月七日寄於保山前綫某地）

附 輯

國 門 血 戰 史

漢西國門之戰的偉大戰果，是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上將指揮的超越成功，自從遠征大軍開始發動攻勢以來，高黎貢山的險峻艱阻和松山的堅強要塞，均經一一克服了，衛長官在每一次重大攻擊的時候，無不親自到第一線上，從容指揮鎮定如神。騰衝打得最慘烈的時候，衛長官坐着飛機，到上空去一再的巡視，他目睹了弟兄們英勇的巷戰；及至龍陵芒市遮放等地大戰時，衛長官又在適當的山頭上面指揮步兵如何的去摧毀工事，如何的去消滅敵軍，如何的去追擊賊寇，無怪併肩作戰的盟軍，亦為之驚佩不置，要賜以「百勝將軍」的徽號了。

一月十八的那天，國門之戰已經到達了最後的階段，我大軍已自中路及左翼先後進入了畹町壩子，強敵却在大黑山和黑山門一帶憑險固守，到過畹町的人們，一定記憶着黑山門一帶右臨龍川江，左有重重大山的那段險要地帶，衛長官又在這時，以大無畏的精神，由保山到了最前方，在敵人砲火射程中的迎龍山，親自去指揮砲兵攻擊，空軍轟炸，和步兵的肉搏，他用無線電和有線電發出命令的時候，我全體大軍，無不精神百倍，以一當十，雖然敵人頑強，總是敵不過我軍的旺盛士氣，於是十九及二十兩天之內，畹町，九谷先後克復，黑山門之敵，落荒而逃，我軍尾進，克復國境以外近百里之土地。

當時的指揮命令，由衛長官發出，遞代過黃總司令，傳入每個軍師團營到每一個弟兄的時候，我們的可親的弟兄們流着血汗，造成了偉大的戰果，我們應該這樣說，任何一個細胞不強健的話，絕不可能有今日整個成就的，記者報導滇西數千方里原野克復的時候，對每一個部隊的官長弟兄，同樣的崇敬他們，歌頌他們。

壯士的血已流遍了祖國西陲荒野山頭，數十年來從未發生過戰爭的叢森密林之中，到處都躺着被侵略狂的魔鬼所驅使來的倭奴屍體，這一個用血肉所爭回的邊陲，從此將被建立為我永久國防基地。

追擊到畹町外圍的時候

去年十一月底及十二月初，我軍先後克復芒市遮放等地後，立刻推進到了畹町外圍的各個敵人據點附近，那時中路是第六軍所攻擊的區域，他們沿公路到達×××公里及公路左側的重疊大山——掃線山，雙坡等地。左翼是第一軍攻擊的區域，他已由芒放一直向南，到了中緬交界的邦打山頭和交界河上的猛古街一帶。右翼是五十三軍，他們從反攻騰衝勝利之後，又翻越了騰衝西南的土司山嶺地帶，抵達了最西端的瑞麗設治局附近，準備向猛卯區域內的敵人進攻。

三路大軍的目標——畹町，畹町更南的國防線上。

提到畹町這個名字，在滇緬公路未通以前，是從來沒有人知道，地圖上也沒法找到的渺小鄉村。一個邊地的民衆告訴記者說，這兒過去是騰龍邊區一帶，許多沒法解決生活問題的

亡命之後，爲着求生慾的驅使，往往糾集千餘人，組織成爲武裝走私鴉片入緬的團體，攜帶着多量的煙土，翻越了重重的山著小路抵達的走私地帶，他們半夜偷渡過江，進入緬甸境內的南坎土司區域，又在從無人行走的山徑，到瓦城去做賣買。

及至滇緬公路通車之後，此地頓然重要起來，接連不斷的車輛，往來不絕的行人，爲着國家的需要，或爲着私人的圖利，羣集來到，於是各式各類的機關，也都在此設立關卡，征稅和管理。尤其是滇緬路上的國門，所以更被未曾到過的人們，加以種種懸想，把他神化了起來。

二半年以前的五月間，這個關係重要的國門，却在莫名其妙中，淪入敵手，敵人經過此地，比撤退的難民還要快，他們很快的趕到了前面去，不曾犧牲一兵一卒的佔領了。

如今，畹町平壩早已在望了：國軍面對着敵人，在高高的山頂上向這兒追懷，却是可望而不可接。畹町附近一直向南去，山間的壩子相當大，遠遠望去，似乎和猛卯壩接連在一起，但和國境交界所在，是圍着一羣羣的山嶺。那些山嶺的高度及山谷，都在千尺以上。追擊到畹町外圍的我們的將士弟兄們，是要繼續翻上山頂，和外圍羣山叢林中的敵人，作更艱苦的戰鬥，才有克復我們西陲國門的時期來臨。

左右兩翼的進展

×××軍由騰衝南下，沿龍川江西岸進展，當大軍通過隴川壩，抵達中緬邊境的時候，緬甸方面我駐印軍已克復八莫，正向南坎前進，於是他的地位，在國境之內，是爲右翼大軍

，同時也成了駐印軍方面進襲敵寇的後衛，當若干次血戰之後，今年新歲四號下午二時，牠們已將猛卯的敵人消滅，完成了龍川江西岸戰鬥，繼即追擊前進，大隊人馬，渡龍川江，有切斷南坎與畹町間中印公路的趨勢，倘此路被切斷，自八莫向東南退到南坎的敵寇後路，即被我完全切斷的可能所以敵人在此頑強抵抗，阻止我軍前進。

左翼第×路軍，開始攻擊的時候，一部份由邦打山頭接替了第×軍最左的前線：（這時第×軍已向中路攻擊），二十九日攻擊羅古空樹等地，三十日主力攻擊黑猛籠附近的九個高地，並向謝連標子西南的粟粟寨攻擊，當日攻克羅古空樹等地，三十一日攻克黑猛籠附近的四·六·八三高地，三十四年元旦的那天，將九高地全部攻克，次日粟粟寨克復，三日攻克謝連標子西部高地，下午五時先頭部隊自山頭上衝下，進入畹町壩，因為受兩側敵人的襲擊，退回山坡上，待命攻擊。

另一部份於反攻開始，即越過了中緬交界的五十一號界碑，攻擊畹町東南敵人，由南平標子發展，三十日攻克邦東泡冒，今春元月二日攻克雷中山頂地母寺，三日攻克猛海，南琪及拱歸等地，四日佔領拱歪山的二寨子，五日以後，搜索部隊即向拱卡及孔怕等地前進，他們將繼續由東南向西推進，攻擊敵人由臘戍到畹町的後路。

記者於四日的清晨由總部出發，經過雙坡後山的叢林地帶，進入謝連標子，在前方指揮所中，會見了陳克非師長朱學孔副師長參謀長蔣治英及邱健團長諸位，他們正在謝連標子最西端的山頭上，指揮大軍進攻，在這兒，記者由於陳師長們的指點，知道對面山下的一個平

壩，就是碗町壩，在一個小山坡下面一推斜傾的三角形叢林，就是碗町寨。寨子前面有一條公路和小河，彎曲着前進，在小河和公路的西南方向，就是緬甸境界之內的九谷寨了。現在我軍的最前線，已在這平壩的附近，可是受到敵人的頑抗，以及兩翼的側射，沒法進入壩子，去將這個國門克復。

當我們正在觀察的時候，已是下午二時，太陽已由西面斜照到我們所在的山頭，於是師長告訴我們必須要退後一個山頭，因為敵人可能發現我們的所在，發砲攻擊的，果真，當我們退到後面小山頭上，觀察不久，敵人就發砲數發，向這方面射擊，砲彈落在四五百公尺以外，參謀長說：「這種敵人的九二式步兵榴彈砲，威力不大，三十公尺以外，就不易損害。」記者深深的記着這句話，在黃昏垂暮時返回總部。

拱撤標子肉搏戰

中路第X軍的攻擊，以羣山最高點的雙坡為指揮所，分二路攻擊敵軍，一路沿公路，以及公路二旁的崎嶇小山頭，向中緬交界的黑山門和大黑山前進。這一路的戰鬥留在下面去敘述，另一路是在山坡向西的叢林中攻擊拱撤標子，然而下山坡，再分二路，一路攻擊迴龍山，一路攻擊大吉山。

中路是碗町外圍最重要的據點，所以敵人二年來，配備着多數的重兵，建設着重重的工事。由雙坡向西前進的我軍，二十八日於懸崖上向下攻擊拱撤時，敵人第一步的工事，是將森林的大樹，砍斷了數十棵在標子的中央，阻斷了進行的可能，這些樹未受敵人的重武器所

封鎖，沒法移動，於是我們攻擊前進的部隊，只能在絕壁之上，繞道搜索，設法接近盤據在拱撤寨中的敵人。拱撤寨的敵人，在中心工事前面，建築戰壕兩道，戰壕前面，又修築蘆葦工事，三層，這一層工事，使懸崖絕壁之上，向上面爬行前進的部隊，又無法進攻。

當我軍在郭琦團長率領下，數度設法接近沒有成功的時候，第二天，決定以最愚笨的辦法，用繩子縛住了蘆葦，用好幾個人，在敵人射擊不到的地方，一根根的拉去，開出了一個缺口，然後集中自動武器，向敵人接近。這種辦法，果真使用成功了，我軍在最外面的蘆葦工事中間，開出了幾個缺口之後，即分路躍入戰壕之內，與敵人肉搏，足足二小時火拚，除少數敵寇向西面山頭中竄逃而外，全部被肅清。

拱撤標子上面，還有四個山頭，二個在山嶺高處，二個在數百公尺以下，可是距離山谷間的最低水溝，尚有三四里的陡坡。敵人知道要保持這四個山頭，一定要守拱撤寨，所以於當夜即大舉逆襲，由半夜一直攻擊到黎明，沒有達到他的目的。

三十日的這一天，我軍即繼續攻擊，克復了高處的一個山頭，次日又繼續攻擊，將最高標子上的敵人全部肅清。元旦這天，搜索向前進，下面二個山頭的少數敵人，即不戰而退，拱撤標子，於新歲開始，已全部克復，元月二日，我軍在葉敬團長率領下，追擊敵人，一直越過了山谷，登上了大吉山的第一個山頭之上。

三日，另一團人馬，又搜索迎龍山，經過數次的戰鬥，克復了山腰的迎龍寨，他登上了迎龍的山頭，距離山頂只有五六百公尺的地方。可是數日的繼續攻擊，却無法再進展，每晚

遭受多數的敵人襲擊，敵人的數量愈來愈多。只用一團人馬在上面攻擊，已到了山窮水盡時候。雖然左翼的友軍，派了一部份人馬上去協助作戰，也無成功。

總攻迴龍的一日

迴龍山戰略上的重要性，顯然更明顯起來，他可以阻止左翼的我軍向皖町推進，更可以牽制右翼向大吉山大黑山攻擊，我們想以一團的兵力把他做幸的克復是萬萬不可能的事了。於是黃代總司令決定以一師的兵力分路向山頂進攻。

一月十日是總攻迴龍山的日子，第X軍的一團兵力已調到了西面去攻擊大吉山，接防的是XX軍的XX師的兵力，事先的佈置是周密和偉大，決定以滇西反攻戰爭以來，第一次最集中炸彈飛機和大砲協助攻擊。這天，天色未明，記者即被同住的美軍連絡組的人員，興奮的情緒所驚醒，蒙着未散的雲霧走上山頂指揮所，白霧迷漫中，見到指揮用的電話機，已由披着棉衣的電話兵，裝置了五架之多，他們都在拂曉的使人手脚凍麻的寒風中，完成任務。

東山頭的陽光從樹林中射到山頂之後，從指揮所遠望，只見遮放壩和遼遠的龍川江沿岸，全部為白色的雲海遮蔽，迴龍大吉，大黑以及更遠的羣山，都矗立在籠罩大地的白雲之上，露出一個頭，像這樣白茫茫一片的幽美靜雅景色，自從到山頂上居住以來，已屢見不鮮，可是暴風雨以前的寂靜，是特別引人入勝的。

飛機在十一時半來到我們的上空，一小時內，輕重型的轟炸機集中到了近三十架，一架

架輪流的低飛到迴龍山頂上去投彈，把山頂的泥土和敵人，炸成粉碎，滿天都飄着了黃色的塵土，末了的兩架投下了燃燒彈，白煙就開始籠罩了山頭，有如一座火焰山，不久飛機在天空巡視了一圈，安然的返防。

當飛機任務完畢以後，砲兵開始發揮他的威力，第一次是用三十多門砲發射了五分鐘後，繼又集中連續發射了十分鐘，繼之各砲分別的射擊，一時迴龍山頭上，又揚揚着黃沙。這時已在下午二時，於是步兵開始前進，一團兵力由北向南，一團兵力由東向西，兩路向頂端攻擊，山頂於下午五時完全克復，另外一團兵力，接着向西部山麓的敵人追擊。

攻擊的時候，睨視的敵人，向迴龍山南麓的敵人增援，被我隨步兵第一線前進的砲兵觀察員和空中巡視的小飛機發現了，指揮發重砲攻擊，打死了不少敵人。當夜雖有敵人來逆襲，但已回生乏術，次早，我軍又向下進擊，擊斃了不少殘敵。

步砲空協力攻擊的結果，迴龍山的血戰，已得到了令人興奮的戰果。

憑吊迴龍山

十一日的早上，記者決定由掃線總部指揮所，前往迴龍山去視察，因為這樣多的炸彈，砲彈的攻擊，以及我英勇弟兄們的肉搏後的大戰場，將成為怎樣一番的景象。備行的有總部美國連絡官司徒德，維爾德和翻譯官馬維周等三人。

經過了拱撇標子下山，這條荒山中的標子，經過數天的戰鬥和大軍的經過，森林叢草中，已走出了一條平正的大路來，要使沒有陡直的那些山坡的話，吉甫車已能在這些道路上暢

行無阻。沿路上到處都是折斷的，彈痕墨墨的樹木，敵人和我軍先後建築的工事，以及被敵人所焚燬山頭人所住的草房的屋樑。因為我軍已經推進了，所以只見少數運輸兵運送砲彈前往而外，沿路顯得荒涼寂寥，數天以前砲火連天的戰場，今日看去，頗令人有憑吊古戰場之感。

由拱撤下山，走了一小時的傾斜度在三十五度以上的下坡路，起初我們是騎馬前進的，到此馬已無法再騎，只得把馬停在路旁吃草，我們小心翼翼的在彎曲的路上向下，一直走到山凹間的小溪上面，才見到了有迴龍山上面攻擊部隊的伏房。這條小溪的兩岸，是由東向西傾斜而下的一個小壩，當地的居民，就在上面種着梯田式的水稻，現在穀子早已收割，在冬季，原是種罌粟花的時候，可是戰神的來臨，罌粟花却未曾下種。居民跑了，田地正荒蕪着。

過了用竹頭架着的臨時便橋，再走過幾畝荒田，我們就爬上了迴龍山的山脚，這條上山的路，闊度不到一尺，到處都長着比人還要高的蘆草，水珠自草根旁邊流出來，道路泥濘難行，是我軍攻擊山頭時，臨時開闢出來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傷兵，正用担架向下輸送到後方醫院去，路就被阻着不能通，我們站在路旁邊蘆草上等待他過去時，血滴從他的抬架上滴落到泥路上。

半山上的迴龍寨附近沒有敵人工事，所以山頭人的竹蓬沒有被燬，可是山頭人自從敵人來了之後，躲到別的地方去，房屋也都破爛不堪，這兒是歐陽年團長的防區，他的部下，

已由此向迴龍山右面山麓，攻擊敵人去了。

前進不久，就遇到了向山頂去的叢林地帶，約有半里長的傾斜樹林，到達林梢見到了危耀東團長，他告訴記者，日前他在此接防之後，次日即開始向敵攻擊。他一面說，一面就把記者引到了與敵人作戰的一帶叢林中去，這也是一條山脊，約三百多公尺長，上面有三四個小山頭。他接防時，第一個山頭已由××師佔領，開始攻擊時，因為距離敵人太近，沒有用飛機轟炸，只用大砲轟擊，繼之以步兵肉搏，殺死了許多敵人，下午四時，就把全部佔領。這條山脊之上，記者見到二三十具敵屍，尚未敵埋，在山凹裏面，同時有不少弟兄在作敵埋敵屍的工作。

山頂一廬險記

到達山頂最高峯去的時候，見到幾個弟兄下來，他說敵人正在發砲，勸我們不要上去，但我們來的目的，想到最高頂上去的，所以沒有聽他的勸告，繼續向上。將達頂上的時候，敵人的第一聲砲，真的來了，在附近樹林內爆炸。記者想到數日前，第九師參謀長說，敵砲在三十公尺以外，就不易損害的話，就壯了胆前進。

這時已經到了昨天被炸的地方，全山叢密的樹木，沒有一顆完整的，炸了之後又被砲轟，所以整個的泥土都翻了一個身，我們走在上面，頗有走在沙漠上的感覺。

在山頂的陰面，見到了劉德偉團副，他帶領記者到頂端去參觀，司徒德他們也同去，走在一條戰壕內，忽然敵人的砲彈又來了，一砲在較遠的地方爆炸，一砲却「施」的一聲，落

在很近的地方，顯然不出五六公尺，我不禁心理叫出一聲：「完了」。那知沒有爆炸，於是我們急急退出所走的戰壕，換一個方向前進，目的是看畹町壩。

現在是走的中心的一條戰壕，當從一條戰壕躍出，進入另一條的時候，見到我們的一個士兵，被炮轟陣亡，安祥的仰躺在山頂的中央，看不到傷在什麼地方。

當到了最南面一條戰壕的時候，記者和馬君在一起，正抬頭出壕溝，與畹町見面的那雲，呼然一聲，二顆敵彈又相繼而來，其中一顆在戰壕前二十多公尺的地方爆炸了，一朵黑煙，一陣火藥味，幸而我們的戰壕比落彈的地方較高，彈片沒有傷到我們。可是這下子却賠傷了胆，我和馬君回過身來就跑。馬君跑在前面，他見到一個在戰壘旁邊坐着的弟兄時，急忙的問他：「前面可通？」那士兵沒有回答，再細細一看，那士兵已被彈片傷了頭頂，坐在戰壕中陣亡了。

幾次的驚懼，記者就和團副躲了一個蔽體內談了一會兒攻擊山頂的經過後，時間已在四時許，回棚掃線已在三十里以上，就急急的回頭下山。當下山之前，敵人又向我們發過四次歡送的禮炮，及至回到拱撤標子，走到中途，天色已黑，回頭向迴龍山望，只見山陰背面到處都是我軍所生的野火，一點點，連接成爲一條條，一重重，遙遠望去，有如南岸看重慶，有如九龍望香港，敵人的炮火已停止，機槍聲間或的傳來。

敵炮對於我軍只是對新克復的地方，來一下「馬後炮」而已，他並沒有多少威力的。記者回到總部時，馮鍾達翻譯官特地準備了牛肉麵來接風，我們歡欣地回憶着勝利的憑吊。

從大吉山到大黑山

中路攻擊的大軍，登上了大吉山之後，這蜿蜒在迴龍山和大黑山之間的邱陵地帶，敵人爲了呼應起見，同樣的到處建築強固工事來死守，攻擊的部隊，在登達之山頂之上，向前推進，最先遇到的是數百公尺長的鞍部叢林地帶，第一天，我軍是深入了三分之一的距離，敵人大爲驚駭，從後面調了大部隊來增援，於是再度的攻擊，繼續遇到敵人的抵抗，每到深更半夜，敵人一再來我陣地偷營，可是他們是完全失敗了，我們的初期守勢，給予敵人重大的損失。

當迴龍山攻克的次日，我們攻擊大吉山的部隊，克復了叢林地帶及其南部的幾個山頭，當天晚上，我們的弟兄，並沒有睡覺，由高吉人師長熊笑三副師長呂省吾參謀長率領着由迴龍山攻擊後，調防回來的董瀚團長的人馬，連夜攻擊，他們忍受着一切的辛勞，埋頭把敵人殺盡趕走，次日的一早，立刻報着捷報。同時先頭部隊，更向南推進，向橫阻前途的幾子山頭上的敵人攻擊。

中路攻擊虎尾山的百戰雄師，當起初攻擊的時候，除了正面的敵人而外，又受着拱撤和擊邦等地左右兩翼敵人的三面包圍形勢，這種不利的形勢，攻擊的部隊並不因受敵威脅感覺困難，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們冒着堅苦，攻克了虎尾山的北部諸山頭，將敵人驅到了最南面的一個山頂上面。

這最後一個山頭的攻克，是值得大書能特書的，我軍先後攻克了五次，爲敵人反攻了五

次，到第六仗，才正式佔領，這一個翻覆肉搏的場所，我們曾用二種辦法來取得了勝利，第一種是用埋伏來代替堅守，對付敵人的反攻，當我軍攻克之後，立刻把部隊分守兩翼，用少數弟兄佯守，敵人反攻的時候，很容易的攻入了堡壘之後，立刻為我兩側部隊夾攻，反予撲滅。有時我軍在反側面做了工事，敵人反攻時，衝過了我們的前面，反被我在後面潛伏的弟兄殺死。第二種辦法是集中一點來攻擊，將強敵的一個據點突破，而予以全部消滅，這樣，把虎尾山攻克了。

當攻虎尾山最後一個據點的時候，還有一件值得記載的故事：那是一個特務排的弟兄，名叫蔣世華的上等兵，他奉命向敵攻擊，在交通壕中，他找不到自己的班長，於是他大聲向旁邊的二個弟兄說：「我們不要怕死，你們帶着手榴彈，隨我來」。他當我們自己山砲轟擊復，黃沙瀰漫的時候，就跳進了敵人的交通壕，手刃了二個敵兵，獲得了敵人的支輕機槍。繼續搜索前進，又殺死了敵人一個少尉，取得了他的領章，向長官報功。記者與他見面的時候，他說：「我打一回，學一回，胆子就愈大。」他曾經自思：「敵人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就不應該怕敵人。」現在，他已連昇三級，做了中士班長，得到師長三千元的獎金。

虎尾山克復之後，這路彭勳師長率領的大軍，當晚追擊敵人，越過了曼中河，這時在臨蚌的我軍，攻擊亦極順利，同日克蠻蚌，追擊曼中寨中的敵人，二支挺進軍，一直攻到了大黑山的頂端，克復了三個山頭，前面遇到敵人，不能前進。同時大黑山右面公路上的我軍，也追擊敵人，到了九四九公里黑山門的附近，與敵對峙。

統帥聲威下的畹町

三路大軍圍攻畹甸，小包圍形勢已完成，衛長官陪同何總長到了芒市，復乘指揮車到畹甸前線，視察砲兵陣地和步兵前綫攻擊情況，十八日中午，二十餘匹高頭大馬，自砲兵陣地出發，經過虎尾山和拱徽山的山麓，到達了迴龍山頂。

衛長官對這個攻擊，非常滿意，他知道他自己指示下的戰略，一些沒有錯誤，他指示大軍，務必再接再厲，一定要在最短時期內，將國境內的最後據點，從敵人手中全部收復過來。在荒無人跡的國境山頭上，中國陸軍遠征軍的統帥，突然光臨，數萬名勞苦功高的官兵，精神上無限的興奮，他們很快的互相傳達着，他們的勇氣陡然增加了數百倍。

大中華民國三十四年的一月二十日上午十時，在敵人鐵蹄之下的滇西國境，全部被我軍克復。畹町是三十二年五月初淪入敵手的，整整兩年又八個月的日子了，這西陲的國防勝地，昏天暗地，不見青天，現在，各路大軍，已由每一個山頭之頂，並駕前進，左翼由謝連子標，右由猛卯龍川江畔，中路由迴龍山，大吉山和大黑山，同時會師，到了畹町平壩之間，先頭部隊，更由畹町以南的山頂或山谷之間，深進到緬甸境內，去迫擊殘敵。

勝利的昇旗典禮

一月二十一日的正午十二時，何總長，衛長官從芒市的前方指揮所驅車經過黑山門，到達了畹町。

記者曾於數日前，與方誠團長到臨黑山門附近，當時駐軍在公路上的工事中間對敵人嚴

密防禦，大黑山的懸崖，一直伸到龍川江岸，公路蜿蜒在江畔山麓間，幽靜和沉寂，江水也靜靜的向南流去，大地給人以寂寞。

僅只三四天的工夫，今天黑山門前，指揮車，卡車，駝馬，黃牛，民伕，以及運輸兵隊爲了增強我軍追擊的部隊，都絡繹於途中，向南前進，此地在二十四小時以前，尚有殘敵少許，與我搜索前進的壯士肉搏，現在已是光明無阻的通行大道。

這時黃代總司令，邵指揮官，周福成軍長，王凌雲軍長，史宏烈軍文史國英副軍長，陳明仁軍長，高吉人師長，李志鵬師長，陳克非師長，彭勳師長，及各軍副軍長，副師長，參謀長數十人，他們已於叢山之中，會師到了畹町來，八個多月來的戰鬥，二十五天的分路攻擊畹町，今日得到共聚一室，真是無限的歡欣。

在場的也有美軍連絡官數人，和中外記者五人，大家都一同呼吸着帶有火藥和敵兵腐屍氣氛的空氣，熱烈的在一方平地上面，由後方來的軍樂隊，奏出了中美的國歌，並由中美士兵四人，在雄偉的音樂聲中，將中美兩國的國旗，升到了中緬邊境的上空。

何總長衛長官，在昇旗典禮中向中美全體官兵訓話，廣場上充滿了勝利，愉快與信心，這是抗戰史上極光輝的一日，盟國勝利聲中一個偉大的盛典。

國境內的保密段中印公路已通車了，畹町克復後，遠征軍駐印軍會師在即，畹町到八莫去密芝那的國境邊疆的中印公路，也立刻可以通車了，從此，我們國際通路重開，盟國援華物資，可以大量湧進，這一偉大的勝利的戰役，真是非同小可，全中國的人們，應當如何的

感謝遠征將士，如何的崇拜百戰功高的官兵啊。

光榮的預兆

晚町克復了，滇西國境內的全部敵寇消滅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國門的上空，西綫的戰士，滇西的民衆，全中國的同胞，全世界的盟友，同聲的歡呼勝利。歡呼遠征中國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偉大的勝利。

當國旗飄揚在上空不久，在數十公里以外的殘敵，已清楚的發現一我們的光榮，他們狹小的心腸，嫉忌的態度，又在此時開始表示，敵人的山砲，從遠遠的地方，陡然的憑空降來，呼然一聲，第一顆砲彈，在一百公尺以內的山頭上爆炸。

敵砲連續了若干發之後，每個人身上都籠罩了一層灰土，每個人身畔十幾公尺左右，皆有砲彈爆炸過，可是，在十分鐘之後，敵砲停止命中的射擊後，一個人也沒有受傷。

現在記者在這兒可以暢快的說：敵人的命運，在這一場炮火之後，已經宣告斷絕了。我們可以給我們永遠不能彌補的損失的，但是現在，我們一些也有有損失。

這是一個光榮的預兆，光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飄揚到了滇西的國境，立刻，他是要飄揚到全中國的淪陷區域上面，滇西的國門已經重開。黎明已經開始！

戰們見到晨曦的時候，天明

，還會遠嗎？

（一月二十一日於芒市）